

一·流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黎明時分，一位有明亮外表的天神照亮了整個祇樹給孤獨園，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仁者，你是怎樣度流的呢？”

“賢友，我不攀緣、不嚮往，是這樣來度流的。”

“仁者，你是怎樣不攀緣、不嚮往的呢？”

“賢友，若我攀緣時便會沉沒，若我嚮往時便會被沖走。賢友，我不攀緣、不嚮往，是這樣來度流的。”

“歷久才一見，
寂滅婆羅門，
無攀無嚮往，
度過世間愛。”

那位天神說了以上的話後，導師認可他的說話。那位天神知道導師認可自己的說話，於是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二·解脫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黎明時分，一位有明亮外表的天神照亮了整個祇樹給孤獨園，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仁者，你知什麼是眾生的解脫、放捨、出離嗎？”

“賢友，我知什麼是眾生的解脫、放捨、出離。”

“仁者，據你所知，什麼是眾生的解脫、放捨、出離呢？”

“於有愛喜盡，
想識皆盡除，
受滅得平息：
此是我所知，
眾生之解脫、
放捨及出離。”

三·趨短少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壽命趨短少，
老來無處藏，
見死亡之畏，
應修福求樂。”

世尊說：

“壽命趨短少，
老來無處藏，
見死亡之畏，
捨世尋寂靜。”

四·消逝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時光消逝速，
年歲漸遠去，
見死亡之畏，
應修福求樂。”

世尊說：

“時光消逝速，
年歲漸遠去，
見死亡之畏，
捨世尋寂靜。”

五·斷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斷何棄何者，
修習於何者，
超越何依附，
成度流比丘？”

世尊說：

“斷五棄五法，
修習於五法，
超越五依附，
成度流比丘。”¹

六·醒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何醒何者睡？
何睡何者醒？
何者令染垢？
何者令清淨？”

世尊說：

¹ 在《相應部》的註釋《精義顯揚》(Sāratthappakāsinī)之中說，斷(除)的五法是指五下分結：身見、疑惑、戒取、貪欲、瞋恚。(捨)棄的五法是指五上分結：色界貪、無色界貪、我慢、掉舉、無明。修習的五法是指五根：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五依附是：貪欲依附、瞋恚依附、愚癡依附、慢依附、見依附。

“根醒五蓋睡，
蓋睡五根醒，
五蓋令染垢，
五根令清淨。”

七·不洞悉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法義不洞悉，
緊隨外道說，
猶睡不覺醒，
今是覺醒時。”

世尊說：

“法義善洞悉，
不隨外道說，
覺悟具正知，
於世正直行。”

八·忘失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法義常忘失，
緊隨外道說，
猶睡不覺醒，
今是覺醒時。”

世尊說：

“法義不忘失，
不隨外道說，
覺悟具正知，
於世正直行。”

九·我慢欲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不能調伏我慢欲，
沒有聖智心無定，
獨住林中心放逸，
不度生死到彼岸。”

世尊說：

“捨棄我慢善入定，
心境善淨脫諸縛，
獨住林中不放逸，
能度生死到彼岸。”

十·林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比丘林中住，
寂靜修梵行，
日中只一食，
為何外觀淨？”

世尊說：

“不追悔過去，
不期盼未來，
生活於現在，
因此外觀淨。

因追悔過去，
及期盼未來，
愚夫常乾枯，
如被割蘆葦。”

第一蘆葦品完

十一·歡喜園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從前，一些三十三天的天眾在歡喜園裏，有天女眾伴隨，追逐天界的五欲享樂。當中有一個天神誦出一首偈頌：

“聞名歡喜園，
天神聚集處，
未見此園者，
不知何為樂。”

“比丘們，那個天神說了那首偈後，另一個天神以偈頌對他說：

“愚者你不知，
羅漢之說話：
“諸行皆無常，
是生滅之法；
止息生與死，
此是解脫樂。””

十二·歡樂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有兒子者有歡樂，
有牛畜者有歡樂，
人因所依而歡樂，
無所依者無歡樂。”

世尊說：

“有兒子者有憂愁，
有牛畜者有憂愁，
人因所依而憂愁，
無所依者無憂愁。”

十三·子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至愛莫過子，
至貴莫過牛，
至光莫過日，
流水海為尊。”

世尊說：

“至愛莫過己，
至貴莫過穀，
至光莫過慧，

流水雨為尊。”

十四·剎帝利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剎利兩足尊，
耕牛四足尊，
童女妻中尊，
長子兒中尊。”

世尊說：

“正覺兩足尊，
駿馬四足尊，
順者妻中尊，
從者兒中尊。”

十五·寂靜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炎夏中午時，
鴉雀俱無聲，
唯有林寂靜，
使我心恐懼。”

世尊說：

“炎夏中午時，
鴉雀俱無聲，
唯有林寂靜，
使我心歡喜。”

十六·昏睡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懈倦與不悅，
飯後欲昏睡，
眾生具此法，
不能知聖道。”

世尊說：

“懈倦與不悅，
飯後欲昏睡，
精進除此法，
得清淨聖道。”

十七·難行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愚者作沙門，
難行亦難忍，
大多陷於中，
為癡人群集。”

世尊說：

“若心無節制，
追隨不善覺，
步步陷於中，
行道能多久？”

如龜攝身於甲中，
比丘攝意攝諸覺，
不害他人無攀緣，
不受譴責得人滅。”

十八·慚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世間可有人，
有慚不受責，
猶如良駒馬，
無需受鞭策？”

世尊說：

“甚少人有慚，
兼具正念行，
更能得苦盡，
於世正直行。”

十九·屋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仁者可有屋？
仁者可有巢？
仁者可有網？
仁者解縛否？”

世尊說：

“我實無有屋，
我實無有巢，
我實無有網，
我實已解縛。”

天神說：

“何謂我說屋？
何謂我說巢？
何謂我說網？”

何謂我說縛？”

世尊說：

“汝說屋謂母，
汝說巢謂妻，
汝說網謂子，
汝說縛謂愛。”

天神說：

“善哉汝無屋，
善哉汝無巢，
善哉汝無網，
善哉汝解縛。”

二十·沙彌提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多頗達園。

這時候，沙彌提尊者在還沒天亮的時候起床，前往多頗達園洗手腳，洗完手腳後返回岸上，穿著一件衣、站著來乾身。在黎明時分，一位有明亮外表的天神照亮了整個多頗達園，跟著前往沙彌提尊者那裏，然後站在空中對他誦出這首偈頌：

“比丘但化食，
不受飲食樂。
汝應受此樂，
莫浪費時光。”

沙彌提尊者回答：

“死亡隨時至，
何時我不知，
故不受此樂，
莫浪費時光。”

於是，那位天神空降下來，站在地上，然後對沙彌提尊者說：“比丘，你在年少、髮黑、壯健、人生的早期時便出家，不享受欲樂。比丘，你受用人間的欲樂吧，不要捨棄當下的事物而追求將來的事物！”

“賢友，我不是捨棄當下的事物而追求將來的事物，我是捨棄將來的事物而追求當下的事物。賢友，世尊說，欲樂會帶來很多苦、很多困擾，當中帶來很多患；法義是現生體證的，不會過時的，公開給所有人的，導向覺悟的，智者能在其中親身體驗的。”

“比丘，為什麼世尊這樣說呢？”

“賢友，我出家不久，是一個新人，不能詳細解釋這段法義。世尊·阿羅漢·等正覺住在王舍城的多頗達園，你前往世尊那裏問這個義理，當他為你解說時，你便受持這個義理吧。”

“比丘，世尊受一些大能力的天神圍繞，我是不容易前往他那裏的。你可否前往世尊那裏問這個義理，而我跟著你一起去聽法呢？”

沙彌提尊者回答那位天神：“好的。”於是，他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以上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世尊，沙彌提尊者進一步問：“大

德，那位天神的說話是否真的呢？那位天神就在附近嗎？”

沙彌提尊者說了這番話後，那位天神對他說：“比丘，你問吧。比丘，你問吧。我到了這裏。”

於是，世尊對那位天神誦出這首偈頌：

“解說不遍知，
於中生我想，
眾生住其中，
將來有生死。

解說若遍知，
於中無我慢，
此眾無痕跡，
世間找不著。

“夜叉，如果你聽到的話，請說話。”

“大德，世尊這樣簡略地說，我不能明白當中的道理。如果世尊為我詳細地說，使我明白當中的道理就好了。”

“較高較低或同等，
此般比照惹爭執，
平息三種我慢心，
不計高低與同等。

“夜叉，如果你聽到的話，請說話。”

“大德，世尊這樣簡略地說，我也是不能明白當中的道理。如果世尊為我詳細地說，使我明白當中的道理就好了。”

“捨棄計量無我慢，
截斷名色之渴愛，
斷結離欲不動搖，
若欲尋找此眾生，
或天或人或他世，
所有住處找不著。

“夜叉，如果你聽到的話，請說話。”

“大德，世尊簡略指出的義理，我知道它詳細的意義：

“於諸所有世間中，
無身口意之惡行，
正念覺知斷貪欲，
不作無義之苦行。”

第二歡喜園品完

二十一·刀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如遭刀脅迫，
如救頭燃急，
比丘具正念，
斷除於貪欲。”

世尊說：

“如遭刀脅迫，
如救頭燃急，
比丘具正念，
斷除於身見。”

二十二·受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瞋心對善人，
不會無果報，
果報成熟時，
惡業還需受。”

世尊說：

“愚人若然存惡念，
來對清淨無垢人；
猶如逆風擲人土，
惡業返回愚癡人。”

二十三·結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內結與外結，
人受結所纏，
我問喬答摩，
誰能解此結？”

世尊說：

“住戒有慧人，
修習心與慧，
勤智之比丘，
彼能解此結；

不染貪與瞋，
不染於無明，
漏盡阿羅漢，
彼能解此結；

各種名與色，
還有諸色想，
滅盡無餘者，
彼亦斷此結。”

二十四·阻止意念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各種意念皆阻止，
各種苦惱無由生；
所有意念皆阻止，
所有苦惱得解除。”

世尊說：

“若想內心有節制，
不用阻止所有念，
當惡意念欲生時，
才用阻止此意念。”

二十五·阿羅漢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所作已辦得漏盡，
持最後身阿羅漢，
還會否說‘我所說’？
還會否說‘我聽說’？”

世尊說：

“所作已辦得漏盡，
持最後身阿羅漢，
還會講說‘我所說’。
還會講說‘我聽說’。
世間言辭彼善知，
僅只用於互表達。”

天神說：

“所作已辦得漏盡，
持最後身阿羅漢，
是否我慢之原因，
而說‘我說’、‘我聽說’？”

世尊說：

“斷除我慢無纏繫，
各種結縛皆摧毀，
清除我慢之智者，
會說‘我說’、‘我聽說’。
世間言辭彼善知，
僅只用於互表達。”

二十六·光明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光明有幾種，
照亮於世間？
我來問賢者，
從何可得知？”

世尊說：

“世有四種光，
無有第五種：
日光白天照；
月光晚間明；
大火之光明，
日夜俱明亮；
等正覺之光，
最高最優勝。”

二十七·水流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因何水不流？
因何無輪轉？
因何名與色，
無餘得滅盡？”

世尊說：

“地水與火風，
俱無立足時：
於此水不流；
此時無輪轉；
此時名與色，
無餘得滅盡。”

二十八·大富人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即使大富人，
治國剎帝利，
時常相覬覦，
貪欲無厭足，
此眾長渴求，
競逐有流中。
誰能斷貪愛，
於世無渴求？”

世尊說：
“出家捨家庭，
捨財捨妻兒，
及捨貪與瞋，
不染於無明，
漏盡阿羅漢，
於世無渴求。”

二十九·四輪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眾生貪所縛，
具四輪九孔，
我來問大雄，
怎離此沼澤？”
世尊說：
“截斷喜貪縛，
清除惡貪欲，
渴愛連根起，
如是離沼澤。”

三十·纖瘦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纖瘦之龍象，
如獅獨往來，
儉樸飲食少，
不著於欲樂，
我來問大雄，
如何解脫苦？”
世尊說：
“世間五種欲，
意根為第六，
六處俱無欲，
如是解脫苦。”

第三刀品完

三十一・讚揚善法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黎明時分，一些有明亮外表、讚揚善法的天神照亮了整個祇樹給孤獨園，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站在一邊。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習近諸善士，
常與彼交往，
從彼知正法，
善法增無減。”

另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習近諸善士，
常與彼交往，
從彼知正法，
智慧唯此得。”

另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習近諸善士，
常與彼交往，
從彼知正法，
苦中無憂苦。”

另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習近諸善士，
常與彼交往，
從彼知正法，
眾中放光芒。”

另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習近諸善士，
常與彼交往，
從彼知正法，
此眾得善逝。”

另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習近諸善士，
常與彼交往，
從彼知正法，
此眾長安樂。”

另一位天神對世尊說：“世尊，我們誰是善說呢？”

世尊說：“你們每一位都是善說。你們也聽我所說的：

“習近諸善士，
常與彼交往，
從彼知正法，
解脫所有苦。”

三十二・吝嗇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黎明時分，一些有明亮外表、讚揚善法的天神照亮了整個祇樹給孤獨園，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站在一邊。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吝嗇放逸故，
使人不布施。
祈求福德者，
當知要行施。”

另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應懼於吝嗇，
應懼於不施；
吝嗇之愚人，
此世與他世，
俱受苦果報，
常於飢渴中。

故應除慳垢，
布施無吝嗇；
眾生具福德，
他世有護持。”

另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世上施者少，
此是古常法，
彼等受讚揚，
毀中無損毀。

世上施者少，
不願贈予多；
敬心行布施，
善果千倍還。”

另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善人作布施，
難行能實行；
惡人不行善，
難隨善法行。

善人與惡人，
趣向各不同，
惡人往地獄，
善人生天界。”

另一位天神對世尊說：“世尊，我們誰是善說呢？”

世尊說：“你們每一位都是善說。你們也聽我所說的：

“片刻修習十善法，
及作小施供妻室，
縱使百千禽畜祭，
所得功德不能比。”

另一位天神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為何禽畜大祭祀，
不被視為最上施？
為何舉行百千場，
功德不及小布施？”

世尊說：

“宰殺獻供有悲傷，
帶有淚水有棒杖，
以不正行作布施，
不被視為最上施，
如是舉行百千場，
功德不及小布施。”

三十三·善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黎明時分，一些有明亮外表、讚揚善法的天神照亮了整個祇樹給孤獨園，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站在一邊。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有感而發，說出感興語：

“仁者，布施善！

吝嗇放逸故，
使人不布施。
祈求福德者，
當知要行施。”

另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有感而發，說出感興語：

“仁者，布施善！
小施亦美善！

世上施者少，
不願贈予多；
敬心行布施，
善果千倍還。”

另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有感而發，說出感興語：

“仁者，布施善！
小施亦美善！
有信之施善！

人說布施如戰鬥，

以少精兵勝多人，
具敬信者作小施，
能夠贏得他世樂。”

另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有感而發，說出感興語：

“仁者，布施善！
小施亦美善！
有信之施善！
得法之施善！

得見聖法精進人，
如法得物來布施，
能越閻王地獄河，
死後生於天界中。”

另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有感而發，說出感興語：

“仁者，布施善！
小施亦美善！
有信之施善！
得法之施善！
施予賢聖善！

善逝稱頌之賢聖，
世人施彼供養彼，
能於此施得大果，
猶如種子下良田。”

另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有感而發，說出感興語：

“仁者，布施善！
小施亦美善！
有信之施善！
得法之施善！
施予賢聖善！
自制憫眾善！

於諸眾生不加害，
因畏惡故不作惡，
眾人寧讚畏惡者，
不讚強悍之武夫。”

另一位天神對世尊說：“世尊，我們誰是善說呢？”

世尊說：“你們每一位都是善說。你們也聽我所說的：

“布施實受多種頌，
然而法義更優勝，
久遠以來諸眾生，
唯有智者得涅槃。”

三十四·無恆久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黎明時分，一些有明亮外表、讚揚善法的天神照亮了整個祇樹給孤獨園，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站在一邊。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五欲於人無恆久，
只見貪欲為束縛，
於出離道心放逸，
死神領域不能離。”

另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貪欲生不幸，
貪欲生苦惱，
貪除不幸除，
不幸除苦除。”

世尊說：

“世間悅事非貪欲，
心中欲思是貪欲，
世間常有愉悅事，
智者除此貪欲思；
捨棄忿怒斷我慢，
各種結縛皆超越，
更於名色無貪染，
各種苦惱何由生！

捨棄計量無我慢，
截斷名色之渴愛，
斷結離欲不動搖，
若欲尋找此眾生，
或天或人或他世，
所有住處找不著。”

目伽王尊者對世尊說：

“或天或人或他世，
入滅之後均不見，
如此究極行義者，
應受禮敬受稱頌。”

世尊對目伽王尊者說：

“此等比丘受稱頌，
此入滅者受禮敬；
知法斷疑正直行，
此等比丘亦受敬。”

三十五·高慢想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黎明時分，一些有明亮外表、有高慢想的天神照亮了整個祇樹給孤獨園，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站在空中。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汝說的一套，
自行另一套，
如此受布施，
如賊如騙徒。”

另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怎說便怎做，
說不便不做；
智者能了知，
汝說不做者。”

世尊說：

“不僅止於說，
不單止於聽，
我能隨順行，
堅定修正道，
如此禪智者，
解除魔羅縛。

智者不欺瞞，
深知世間後，
具智得寂滅，
超越世間愛。”

這時候，那些天神空降地上，頂禮世尊雙足，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們犯了錯！我們這麼糊塗、這麼愚癡、這麼不善。我們竟然冒犯世尊！大德，願世尊接納我們的悔過，好讓我們將來約束自己。”

這時候，世尊展現出微笑。¹

於是，那些天神更加高慢，然後上昇回空中。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過犯我已說，
汝心有瞋怒，
不脫忿恨縛，
不受我懺悔。”

世尊說：

“若我無過犯，
行為不偏離，
忿恨得平息，

¹ 在《註釋》中說，佛陀只是展現微笑而不是接受天神的懺悔，原因是那些天神起初認為佛陀是一個虛偽的修行人而攻擊他，之後向佛陀懺悔都只是認為佛陀跟那些天神同等，不知佛陀是一位最高的聖者，因為天神懺悔的想法與心態跟事實不乎，所以佛陀在這裏沒有接受天神的懺悔。在之後的偈頌中當佛陀讓天神明白到自己是一位最高的聖者後，才接受天神的懺悔。

何處說我過。”

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若人無過犯，
行為不偏離，
有念無迷癡，
此人是智者。”

世尊說：

“如來得覺悟，
悲憫一切眾；
如來無過犯，
行為不偏離，
有念無迷癡，
如來是智者。

過犯汝已說，
非因有瞋怒，
不脫忿恨縛，
不受汝懺悔。
我無諸忿恨，
現受汝懺悔。”

三十六·敬信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黎明時分，一些有明亮外表、讚揚善法的天神照亮了整個祇樹給孤獨園，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站在一邊。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敬信是人之良伴，
若然敬信能確立，
名聲成就常相在，
捨此身後生天上。”

另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捨棄忿怒斷我慢，
各種結縛皆超越，
更於名色無貪染，
各種貪染何由生！”

另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愚人無智慧，
常行於放逸；
智者不放逸，
護此最勝財。”

另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勿行於放逸，

勿近於欲樂，
習禪不放逸，
完滿究極樂。”

三十七·集會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和大約五百人的大比丘僧團住在迦毗羅衛釋迦人的大林，那些比丘全都是阿羅漢。在十個世界中，有很多天神聚集一起探望世尊和比丘僧團。

這時候，淨居天有四個天神心想：“世尊和大約五百人的大比丘僧團住在迦毗羅衛釋迦人的大林，那些比丘全都是阿羅漢。在十個世界中，有很多天神聚集一起探望世尊和比丘僧團。讓我們也前往世尊那裏，然後逐一地在世尊跟前說偈頌吧。”

於是，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那四個天神在淨居天隱沒，在世尊跟前出現。之後，那些天神對世尊作禮，然後站在一邊。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叢林大集會，
天神各相見，
我來此法會，
探望長勝僧。”

另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比丘修習定，
自心得正直，
智者護根門，
如馬伏策馬。”

另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具眼之龍象，
行踐無垢道，
除蓋除妨礙，
拔障不動搖。”

另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皈依佛陀者，
不會墮惡趣，
人身捨棄後，
投生天界中。”

三十八·碎石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曼直林的鹿野苑。

這時候，世尊的腳被碎石所傷¹，產生強烈的感受，身體上生起了苦痛、劇烈、刺痛、苦楚、不快、不歡喜的感受。世尊保持念和覺知，忍受這些痛楚而不

¹ 在《註釋》中說，提婆達多在靈鷲山上推下大石來謀害佛陀，但大石在中途撞擊另一大石後成為碎石，其中一塊碎石擊中佛陀的腳。

受困擾。世尊把大衣摺為四疊，在上右側睡獅子臥，一隻腳比另一隻腳高些，有念和覺知。

在黎明時分，七百位有明亮外表、讚揚善法的天神照亮了整個曼直林，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站在一邊。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有感而發，說出感興語：

“喬答摩賢者真的是一位龍象！即使身體上生起了苦痛、劇烈、刺骨、苦楚、不快、不歡喜的感受，你這位龍象也能保持念和覺知，忍受這些痛楚而不受困擾。”

另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有感而發，說出感興語：

“喬答摩賢者真的是一位獅子！即使身體上生起了苦痛、劇烈、刺骨、苦楚、不快、不歡喜的感受，你這位獅子也能保持念和覺知，忍受這些痛楚而不受困擾。”

另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有感而發，說出感興語：

“喬答摩賢者真的是一位純種馬！即使身體上生起了苦痛、劇烈、刺骨、苦楚、不快、不歡喜的感受，你這位純種馬也能保持念和覺知，忍受這些痛楚而不受困擾。”

另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有感而發，說出感興語：

“喬答摩賢者真的是一位壯公牛！即使身體上生起了苦痛、劇烈、刺骨、苦楚、不快、不歡喜的感受，你這位壯公牛也能保持念和覺知，忍受這些痛楚而不受困擾。”

另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有感而發，說出感興語：

“喬答摩賢者真的是一位雄獸！即使身體上生起了苦痛、劇烈、刺骨、苦楚、不快、不歡喜的感受，你這位雄獸也能保持念和覺知，忍受這些痛楚而不受困擾。”

另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有感而發，說出感興語：

“喬答摩賢者真的是一位馴獸！即使身體上生起了苦痛、劇烈、刺骨、苦楚、不快、不歡喜的感受，你這位馴獸也能保持念和覺知，忍受這些痛楚而不受困擾。”

另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有感而發，說出感興語：

“我們看見的世尊善修定、心得解脫，當中沒有貪著、沒有憎惡、不用作出修行防止污染，若我們用如龍象的人、如獅子的人、如純種馬的人、如壯公牛的人、如雄獸的人、如馴獸的人諸如此類的稱呼來形容世尊，豈不是跟所見的不貼切嗎！”

世尊說：

“即使苦修婆羅門，
百年習頌五吠陀，
內心不得正解脫，
低劣不能度彼岸。

雖行百年之粗苦，
不離渴愛與戒取，
內心不得正解脫，
低劣不能度彼岸。

於我慢中無調伏，
無定人中無大師，
獨住林中而放逸，
不度死神之領域。

斷除我慢善修定，
心淨處處不受縛，
獨住林中不放逸，
能度死神之領域。”

三十九·波珠那之女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毗舍離大林的尖頂講堂。

在黎明時分，拘迦那陀·波珠那夜叉的女兒照亮了整個大林，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眾生之首等正覺，
現今住於大林中，
波珠那之夜叉女，
拘迦那陀禮世尊。

具眼覺者所說法，
之前我已得聽聞，
今我親身自證知，
善逝牟尼所說義。

若然無智愚癡人，
詆毀聖者之法義，
叫喚地獄中受生，
長受恐怖之大苦。

若然能以平息心，
受持聖者之法義，
命終捨棄人身後，
取得美滿之天身。”

四十·波珠那之幼女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毗舍離大林的尖頂講堂。

在黎明時分，拘迦那陀·波珠那夜叉的幼女照亮了整個大林，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波珠那之夜叉女，
明亮外表前來此，
禮敬佛陀與法義，
今以此偈說其益，

法義如是範圍廣，

能作多種之詳說，
現我簡略說此義，
此義常記我心中：

於諸所有世間中，
無身口意之惡行，
正念覺知斷貪欲，
不作無義之苦行。”

第四讚揚善法品完

四十一・焚燒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黎明時分，一位有明亮外表的天神照亮了整個祇樹給孤獨園，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家宅火燒時，
財物搬屋外，
因其有價值，
莫讓火焚燬。

世間亦如是，
會受老死燬，
布施如善把，
財物搬屋外。

布施所得果，
盜賊與惡王，
不能奪其去，
火亦不能燬。

身體與家產，
時至皆分離，
智者知此義，
財物除自用，
亦用作布施，
因常布施故，
現生受稱譽，
死後得生天。”

四十二・施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請為我解說：
何者氣力施？
何者外觀施？
何者緩和施？
何者眼目施？
何者各種施？”

世尊說：

“食物氣力施。
衣服外觀施。
車乘緩和施。
油燈眼目施。”

施予住處者，
此是各種施。
為人說法義，
此是甘露施。”

四十三·食物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天神與眾人，
祈望得食物，
所有諸眾生，
皆望得食物。”

世尊說：

“具信布施者，
內心有淨信，
此世與他世，
食物俱相隨。

故應除慳垢，
布施無吝嗇；
眾生具福德，
他世有護持。”

四十四·根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仙人越深海，
內有十二流，
一根二旋渦，
三垢五長路。¹”

四十五·圓滿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圓滿之人見真義，
授人智慧無貪欲，
洞見一切之智者，
行踐聖道具威德。”

四十六·天女

¹在《註釋》中說，內有十二流的深海是指內外六處，一根是指無明或是渴愛，二旋渦是指常見與斷見，三垢是指貪欲、瞋恚、愚癡，五長路是指五欲。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此有天女惑，
亦有惡鬼捉，
如此迷惑林，
如何能出離？”

世尊說：

“此有正直道，
無畏為方向，
車乘不偏倚，
置於正法輪，

慚心為護欄，
正念為車篷，
正法為車伕，
正見為先鋒；

如此妙好車，
不論男或女，
俱能以此乘，
得近於涅槃。”

四十七·植林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誰能日與夜，
福德得增長？
誰具法與戒，
往生至天界？”

世尊說：

“為人建橋梁，
及植諸園林，
打井供飲用，
布施諸住處；

此人日與夜，
福德得增長，
亦具法與戒，
往生至天界。”

四十八·祇樹給孤獨園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現此祇樹園，
仙人僧依止，

法王居其中，
使我心歡喜。

以明及正業，
以戒及正命，
以法清除死；
非以俗世財。

是故有智者，
為自身利益，
如理思法義，
由此得清淨。

智慧舍利弗，
具戒心止息，
其餘聖比丘，
難望其項背。”

四十九·吝嗇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世間吝嗇者，
自私懷憎嫉，
他人布施時，
更作諸妨礙，

此人得何報？
下生何際遇？
我來問賢者，
從何可得知？”

世尊說：

“世間吝嗇者，
自私懷憎嫉，
他人布施時，
更作諸妨礙，

此人生畜生，
地獄閻王處；
若然生人間，
生於貧窮中，
衣食與娛樂，
樣樣難取得。

如此之愚人，

現生之果報，
所求難取得；
下生生惡趣。”

天神說：

“如是我得知，
再問喬答摩：
已得為人者，
大方無吝嗇，
敬信佛與法，
深敬於僧團，
此人得何報？
下生何際遇？
我來問賢者，
從何可得知？”

世尊說：

“已得為人者，
大方無吝嗇，
敬信佛與法，
深敬於僧團，
此人生天界，
光芒照天上；
若然生人間，
生於富貴中，
衣食與娛樂，
樣樣易取得。”

現生之果報，
財物能積聚，
樂如自在天；
下生生善趣。”

五十·伽提迦羅

一位名叫伽提迦羅的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之前七比丘，
生於無煩天，
現已得解脫，
世間貪愛盡。”

世尊說：

“誰越污泥沼，
善越魔領域？
誰捨人身後，
更除天結縛？”

伽提迦羅天神說：

“優婆迦比丘，
與波羅緊陀，
及富拘娑提，
如是三比丘；
還有跋提耶，
與緊陀提婆，
及婆睺羅耆，
賓耆耶比丘。
彼等捨人身，
更除天結縛。”

世尊說：

“汝所說甚善，
彼等知法後，
更能越魔網，
能除諸有結。”

伽提迦羅天神說：

“無非因世尊，
無非因汝教，
彼等知法後，
能除諸有結。”

汝說名與色，
滅盡無有餘，
彼等知法後，
能除諸有結。”

世尊說：

“汝所說甚深，
難知難覺悟；
汝因知此義，
而說如是語？”

伽提迦羅天神說：

“我昔為陶師，
名伽提迦羅，
韋波楞伽鎮，
照顧於父母，
迦葉佛座下，
成為優婆塞，
不作淫欲法，
梵行離物欲；

我曾是汝友，
我等是同鄉，
故此我能知，
之前七比丘，

現已得解脫，
世間貪愛盡。”

世尊說：

“如汝剛所說，
往昔實如是，
汝昔為陶師，
名伽提迦羅，
韋波楞伽鎮，
照顧於父母，
迦葉佛座下，
成為優婆塞，
不作淫欲法，
梵行離物欲；

我曾是汝友，
我等是同鄉，
如是往昔事，
密友現相遇，
兩人皆修習，
皆持最後身。”¹

第五焚燒品完

¹ 有關伽提迦羅與佛陀過往生的事跡，可參閱《中部·八十一·伽提迦羅經》。

五十一·老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何者老時善？
何者確立善？
何者人之寶？
何者賊難奪？”

世尊說：

“戒行老時善。
敬信確立善。
智慧人之寶。
福德賊難奪。”

五十二·幼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何者幼時善？
何者建立善？
何者人之寶？
何者賊難取？”

世尊說：

“戒行幼時善。
敬信建立善。
智慧人之寶。
福德賊難取。”

五十三·友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何者長路友？
何者家中友？
何者成長友？
何者來生友？”

世尊說：

“車隊長路友。
母親家中友。
善友成長友。
自所作福德，
長為己善友，
亦是來生友。”

五十四·根基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何者人根基？
何者至極伴？
大地之眾生，
依賴於何者？”

世尊說：

“子女人根基。
夫妻至極伴。
大地之眾生，
依賴於雨水。”

五十五·由何而來之一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人由何而來？
何者到處跑？
何者入輪迴，
當中有何畏？”

世尊說：

“人由渴愛來。
心念到處跑。
眾生入輪迴，
苦是大怖畏。”

五十六·由何而來之二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人由何而來？
何者到處跑？
何者入輪迴，
當中何不免？”

世尊說：

“人由渴愛來。
心念到處跑。
眾生入輪迴，
於苦不能免。”

五十七·由何而來之三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人由何而來？
何者到處跑？
何者入輪迴，
當中何歸宿？”

世尊說：

“人由渴愛來。
心念到處跑。
眾生入輪迴，
以業為歸宿。”

五十八·歧途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何者謂歧途？
何令日夜盡？
何者梵行垢？
何浴無需水？”

世尊說：

“貪欲謂歧途。
世間衰敗法，
此令日夜盡。
淫欲梵行垢。
熱切修梵行，
此浴無需水。”

五十九·良伴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何者人良伴？
何者人良師？
嚮往於何者，
凡夫脫眾苦？”

世尊說：

“敬信人良伴。
智慧人良師。
嚮往於涅槃，
凡夫脫眾苦。”

六十·誦者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何者偈根基？
何者其字句？
何者其連接？
何者令流傳？”

世尊說：

“聲韻偈根基。
音節其字句。
內容其連接。”

誦者令流傳。”

第六老品完

六十一・名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何者伏一切？
何使人無知？
僅止何一法，
能操控一切？”

世尊說：

“名能伏一切。
名使人無知。
僅止名一法，
能操控一切。”

六十二・心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何帶領世間？
何令人受困？
僅止何一法，
能操控一切？”

世尊說：

“心帶領世間。
心令人受困。
僅止心一法，
能操控一切。”

六十三・渴愛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何帶領世間？
何令人受困？
僅止何一法，
能操控一切？”

世尊說：

“渴愛領世間。
渴愛令人困。
渴愛僅一法，
能操控一切。”

六十四・結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何者世間結？
觀以何立足？”

斷除於何者，
稱之為涅槃？”
世尊說：
“愛喜世間結。
觀以覺立足。
斷除於渴愛，
稱之為涅槃。”

六十五・縛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何者世間縛？
觀以何立足？
斷除於何者，
一切縛皆除？”
世尊說：
“愛喜世間縛。
觀以覺立足。
斷除於渴愛，
一切縛皆除。”

六十六・毀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何者世間毀？
何者世間困？
何者如中箭？
何者常燃燒？”
世尊說：
“死乃世間毀。
老乃世間困。
渴愛如中箭。
欲望常燃燒。”

六十七・綁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何者世間綁？
何者世間困？
何者世間閉？
何者世間立？”
世尊說：
“渴愛世間綁。
老乃世間困。

死乃世間閉。
世間立於苦。”

六十八· 閉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何者世間閉？
何者世間立？
何者世間綁？
何者世間困？”

世尊說：

“死乃世間閉。
世間立於苦。
渴愛世間綁。
老乃世間困。”

六十九· 欲望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何者世間縛？
除何者得脫？
斷除於何者，
一切縛皆除？”

世尊說：

“欲望世間縛。
除欲望得脫。
斷除於欲望，
一切縛皆除。”

七十· 世間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世間由何生？
何者世喜近？
何者世所取？
何者毀世間？”

世尊說：

“世間六處生。
六處世喜近。
六處世所取。
六處毀世間。”¹

¹ 巴利文“世間／世”(loka)的含義較廣，它除了指外在的“世界”之外，也包括指內在的“各別每個眾生”。在這裏，世間的含義尤其重於後者：眾生由內六處所組成，內外六處是眾生喜歡習

第七伏品完

近的東西，內外六處是眾生喜歡執取的東西，生滅無常的內六處能毀滅每一個眾生。

七十一·斷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斷何得安睡？
斷何得無憂？
僅除何一法，
瞿曇所稱善？”

世尊說：

“斷忿得安睡。
斷忿得無憂。
天神汝應知，
忿如刀頭蜜，
除此聖稱善，
斷此得無憂。”

七十二·王車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由何知王車？
由何知有火？
由何知有國？
由何知有妻？”

世尊說：

“徽旗知王車。
由煙知有火。
由王知有國。
由夫知有妻。”

七十三·財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何者人之最勝財？
善修何者帶來樂？
何者最上之甘味？
何種生活調最勝？”

世尊說：

“敬信人之最勝財。
善修法義帶來樂。
真諦最上之甘味。
智慧生活調最勝。”

七十四·雨水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何者上昇勝？
何者落下妙？
何者外遊勝？
可者說話妙？”

另一位天神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種子上昇勝。
雨水落下妙。
牛隻外遊勝。
兒子說話妙。”

世尊說：

“明乃上昇勝。
無明落下妙。
僧團外遊勝。
佛陀說話妙。”

七十五·懼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汝說種種之正道，
但還多眾懼後世，
我問瞿曇具智者，
如何不懼於他世？”

世尊說：

“口行意行皆正直，
不作邪惡之身行；
飲食足時作布施；
具有敬信心柔軟，
與人共享心慷慨；
此人不懼於他世。”

七十六·不老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何老何不老？
何者謂歧途？
何者能障法？
何令日夜盡？
何者梵行垢？
何浴無需水？

世有幾缺失，
令心不堅立？
我來問賢者，
從何可得知？”

世尊說：

“色身有老死，
名稱與族姓，
則無有衰老。
貪欲調歧途。
貪欲能障法。
世間衰敗法，
此令日夜盡。
淫欲梵行垢。
熱切修梵行，
此浴無需水。

世有六缺失，
令心不堅立：
懶惰與放逸，
鬆散無節制，
貪睡與懈倦。
此失盡應離。”

七十七·治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何者治世間？
何物最珍貴？
何者如劍鏞？
何者如膿腫？

何者取物去，
眾人皆阻止？
何者取物去，
眾人皆鍾愛？
何者常到來，
智者心歡喜？”

世尊說：

“能者治世間。
妻子最珍貴。
忿怒如劍鏞。
盜賊如膿腫。

盜賊取物去，
眾人皆阻止。
沙門取物去，
眾生皆鍾愛。
沙門常到來，

智者心歡喜。”

七十八·愛義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於愛義之人，
何物不會施？
何者發放善？
何者發放惡？”

世尊說：

“自身不會施，
自身不予人。
善語發放善。
惡言發放惡。”

七十九·資糧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何者是資糧？
何者是財富？
何者令人困？
何者世難斷，
使凡夫受縛，
如鳥陷羅網？”

世尊說：

“敬信是資糧。
威德是財富。
欲望令人困。
欲望世難斷，
使凡夫受縛，
如鳥陷羅網。”

八十·光明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何者世光明？
何者世覺醒？
田作何為助？
耕土何為助？

何者長孕育，
大地之眾生，
各類不偏袒，
如母育子女？”

世尊說：

“智慧世光明。
正念世覺醒。
田作牛為助。
耕土犁為助。”

雨水長孕育，
大地之眾生，
各類不偏袒，
如母育子女。”

八十一·不染

有一位天神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何者不染世？
何者住不毀？
何者遍知欲？
何者常自在？

何者得堅立，
家人所尊敬；
即使出身低，
剎利亦尊敬？”

世尊說：

“沙門不染世。
沙門住不毀。
沙門遍知欲。
沙門常自在。”

沙門得堅立，
家人所尊敬；
即使出身低，
剎利亦尊敬。”

第八斷品完



相應部·二·天子相應

一·迦葉天子之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黎明時分，有明亮外表的迦葉天子照亮了整個祇樹給孤獨園，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我知世尊對比丘的講說和教誡。”

“迦葉，既然這樣，請把你所知的說出來吧。”

“修學善教說，
行踐沙門法，
獨住空閒處，
內心得平息。”

迦葉天子說了以上的話後，導師認可他的說話。迦葉天子知道導師認可自己的說話，於是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二·迦葉天子之二

迦葉天子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比丘習禪心解脫，
能得稱心之取證，
深知世間生滅後，
心無攀緣得善利。”

三·星天子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黎明時分，有明亮外表的星天子照亮了整個祇樹給孤獨園，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斷何得安睡？
斷何無憂惱？
獨毀何一法，
瞿曇所稱許？”

世尊說：

“婆陀星天子，
忿怒如毒根，
亦如刀頭蜜，
斷此得安睡，
斷此無憂惱，
毀此聖稱許。”

四·摩揭陀天子

摩揭陀天子站在一邊，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光明有幾種，
照亮於世間？
我來問賢者，
從何可得知？”

世尊說：

“世有四種光，
無有第五種：
日光白天照；
月光晚間明；
大火之光明，
日夜俱明亮；
等正覺之光，
最高最優勝。”

五·達摩利天子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黎明時分，有明亮外表的達摩利天子照亮了整個祇樹給孤獨園，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婆羅門應當，
精勤不懈倦，
清除諸貪欲，
不貪求後有。”

世尊說：

“所作已完成，
婆羅門無作。
若然未度河，
還需以手足，
奮力向前划，
若然已度河，
站立於對岸，
無需奮向前。

達摩利天子，
此喻以說明，
婆羅門無作，
彼深習禪定，
修行得圓滿，
漏盡生死盡，
已到於彼岸，

無需奮向前。”

六·迦摩陀天子

迦摩陀天子站在一邊，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世尊，修行難，
修行非常難！”

世尊說：

“即使修行難，
離家之學人，
立於戒與定，
知足住樂中。”

迦摩陀天子說：

“世尊，知足難，
供養物難得！”

世尊說：

“即使供養物，
不容易取得，
彼樂心平息，
不論日與夜，
學人之意念，
只樂於修行。”

迦摩陀天子說：

“世尊，禪定難，
內心入定難！”

世尊說：

“即使入定難，
彼樂根止息，
行踐於聖道，
破除魔羅網。”

迦摩陀天子說：

“世尊，行踐難，
多有不坦途！”

世尊說：

“即使行踐難，
多有不坦途，
彼行聖道中。
外道不平坦，
能使人跌墮；
聖道乃坦途，
於諸道途中，
唯聖道坦途。”

七·繫闍陀天子

槃闍陀天子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廣智者汝能，
撥開五蓋障，
離世牟尼尊，
汝覺禪定法。”

世尊說：

“撥開五蓋者，
若然取得念，
善入於正定，
能證涅槃法。”

八·多耶那天子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黎明時分，前身是外道創立人、有明亮外表的多耶那天子照亮了整個祇樹給孤獨園，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婆羅門斷貪，
努力截愛流；
牟尼若有貪，
心不住一境。

若還有所作，
堅毅完成之。
出家若鬆散，
揚更多塵垢。

不作惡為佳，
日後不苦惱；
作善行為佳，
作後無悔疚。

邪行沙門義，
臨近於地獄；
邪執吉祥草，
傷手亦如是。

鬆懈作修行，
污染心發願，
懷疑於梵行，
不能得大果。”

多耶那天子說了這首偈頌，便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世尊在天明時把多耶那天子前來的事情及所說的偈頌一五一十地告訴比丘，然後再說：“比丘們，你們要學習多耶那的偈頌，掌握多耶那的偈頌，多耶那的偈頌能帶來利益，是梵行的基礎。”

九·月天子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月天子被羅睺阿修羅王捉著，於是作佛隨念而誦出這首偈頌：

“南無大雄佛，
汝脫一切縛，
今我遭厄困，
請作我庇護！”

於是，世尊因應月天子而對羅睺阿修羅王誦出這首偈頌：

“如來阿羅漢，
月天子所皈，
佛陀憫世間，
羅睺速放行！”

羅睺阿修羅王放了月天子後，連忙前往毗摩質多阿修羅王那裏，然後驚慌、毛骨悚然地站在一邊。毗摩質多阿修羅王對羅睺阿修羅王誦出這首偈頌：

“汝為何匆促？
為何放天子？
為何慌忙來，
驚懼站一旁？”

羅睺阿修羅王說：

“佛偈使我懼，
若不放天子，
性命實難安，
如頭碎七份！”

十·日天子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日天子被羅睺阿修羅王捉著，於是作佛隨念而誦出這首偈頌：

“南無大雄佛，
汝脫一切縛，
今我遭厄困，
請作我庇護！”

於是，世尊因應日天子而對羅睺阿修羅王誦出這首偈頌：

“如來阿羅漢，
日天子所皈，
佛陀憫世間，
羅睺速放行！”

汝是黑暗者，
盲冥之前行，
汝但行空中，
莫吞噬日光，
彼是我弟子，
羅睺速放行！”

羅睺阿修羅王放了日天子後，連忙前往毗摩質多阿修羅王那裏，然後驚慌、毛骨悚然地站在一邊。毗摩質多阿修羅王對羅睺阿修羅王誦出這首偈頌：

“汝為何匆促？
為何放天子？
為何慌忙來，
驚懼站一旁？”

羅睺阿修羅王說：

“佛偈使我懼，
若不放天子，
性命實難安，
如頭碎七份！”

第一品完

十一·月天子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黎明時分，有明亮外表的月天子照亮了整個祇樹給孤獨園，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比丘深習禪，
正念心一境，
如鹿心遠離，
將到平安地。”

世尊說：

“比丘深習禪，
無過不放逸，
如魚脫於網，
已到於彼岸。”

十二·槃荼天子

槃荼天子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投生於人中，
隨瞿曇教誡，
不放逸修學，
彼等何其樂！”

世尊說：

“於我教說中，
彼等禪修者，
不放逸修學，
能除魔操控。”

十三·長杖天子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在黎明時分，有明亮外表的長杖天子照亮了整個竹園，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比丘習禪心解脫，
能得稱心之取證，
深知世間生滅後，
心無攀緣得善利。”

十四·難陀那天子

難陀那天子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知見無礙之世尊，

廣慧瞿曇我問你：
何等稱為具戒者？
何等稱為具慧者？
何等越苦得自在？
何等天神皆尊敬？”

世尊說：

“具戒具慧修行者，
樂於禪定心有念，
一切憂惱皆清除，
漏盡持此最後身：
此等稱為具戒者，
此等稱為具慧者，
此等越苦得自在，
此等天神皆尊敬。”

十五·闍陀那天子

闍陀那天子站在一邊，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如何日與夜，
不懈以度流？
誰不用執扶，
能不墮深淵？”

世尊說：

“長期具戒行，
有慧善入定，
精進勤勇者，
能度難越流。

不作貪欲想，
超越色界縛，
盡除有愛者，
能不墮深淵。”

十六·須達多天子

須達多天子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如遭刀脅迫，
如救頭燃急，
比丘具正念，
斷除於貪欲。”

世尊說：

“如遭刀脅迫，
如救頭燃急，
比丘具正念，

斷除於身見。”

十七·須梵摩天子

須梵摩天子站在一邊，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於未生之事，
及已生之事，
內心常驚懼，
意念常躁動；
請解我所問，
可有無懼者？”

世尊說：

“唯除勤修覺支者，
唯除節制根門者，
唯除放捨一切者，
此外不見安穩眾。”

須梵摩天子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於是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十八·迦拘陀天子

有一次，世尊住在沙祇多，安闍那園的鹿野苑。

在黎明時分，有明亮外表的迦拘陀天子照亮了整個安闍那園，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

“沙門，你有喜嗎？”

世尊說：

“賢友，沒有得又何從有喜呢。”

迦拘陀天子說：

“沙門，你有憂嗎？”

世尊說：

“賢友，沒有失又何從有憂呢。”

迦拘陀天子說：

“沙門，既然這樣，你既沒有喜也沒有憂嗎？”

世尊說：

“賢友，是的。”

迦拘陀天子說：

“比丘，汝無喜，
汝實不動搖？
獨自一人坐，
汝實無不悅？”

世尊說：

“夜叉，我無喜，
我實不動搖。
獨自一人坐，

我實無不悅。”
迦拘陀天子說：
“如何能無喜？
何能不動搖？
獨自一人坐，
何能無不悅？”
世尊說：
“喜實由禍生，
禍實由喜生，
汝應知我是：
無禍喜比丘。”
迦拘陀天子說：
“歷久才一見，
寂滅婆羅門，
無禍喜比丘，
度過世間愛。”

十九·優陀羅天子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在黎明時分，有明亮外表的優陀羅天子照亮了整個竹園，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壽命趨短少，
老來無處藏，
見死亡之畏，
應修福求樂。”
世尊說：
“壽命趨短少，
老來無處藏，
見死亡之畏，
捨世尋寂靜。”

二十·給孤獨天子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黎明時分，有明亮外表的給孤獨天子照亮了整個祇樹給孤獨園，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現此祇樹園，
仙人僧依止，
法王居其中，
使我心歡喜。”

以明及正業，
以戒及正命，
以法清除死；
非以俗世財。

是故有智者，
為自身利益，
如理思法義，
由此得清淨。

智慧舍利弗，
具戒心止息，
其餘聖比丘，
難望其項背。”

給孤獨天子說了這首偈頌，便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世尊在天明時把給孤獨天子前來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比丘，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阿難尊者對他說：“大德，那位天子一定是給孤獨長者來的。大德，給孤獨長者生平對舍利弗尊者有一份不會壞失的淨信。”

“阿難，十分好，十分好！你這推論很準確！那位天子前生就是給孤獨長者，不是別人。”

第二給孤獨品完

二十一·濕婆天子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黎明時分，有明亮外表的濕婆天子照亮了整個祇樹給孤獨園，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習近諸善士，
常與彼交往，
從彼知正法，
善法增無減。

習近諸善士，
常與彼交往，
從彼知正法，
智慧唯此得。

習近諸善士，
常與彼交往，
從彼知正法，
苦中無憂苦。

習近諸善士，
常與彼交往，
從彼知正法，
眾中放光芒。

習近諸善士，
常與彼交往，
從彼知正法，
此眾得善逝。

習近諸善士，
常與彼交往，
從彼知正法，
此眾長安樂。”

世尊以這首偈頌回覆濕婆天子：

“習近諸善士，
常與彼交往，
從彼知正法，
解脫所有苦。”

二十二·羈摩天子

羈摩天子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愚人作愚行，
如怨敵傷己，
所作之惡業，
會帶來苦果。

若作不善業，
之後生憂悔，
果報成熟時，
淚水流滿面；
若然作善業，
之後無憂悔，
果報成熟時，
心歡意喜悅。

行事前要知，
自身之利益，
如堅定智者，
觀察牛車道：
不離於大路，
但駛平正道；
不行不坦途，
免車毀人亡。

愚人離正法，
隨順非法行，
落入魔之口，
如車毀人亡。”

二十三·舍利天子

舍利天子站在一邊，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天神與眾人，
祈望得食物，
所有諸眾生，
皆望得食物。”

世尊說：

“具信布施者，
內心有淨信，
此世與他世，
食物俱相隨。

故應除慳垢，
布施無吝嗇；
眾生具福德，

他世有護持。”

舍利天子說：

“大德，真是罕見，真是少有！大德世尊能這樣善說：

“‘具信布施者，
內心有淨信，
此世與他世，
食物俱相隨。

故應除慳垢，
布施無吝嗇；
眾生具福德，
他世有護持。’

“大德，從前，我是一個名叫舍利的國王，我是一個施主，樂於布施、稱讚布施，在四道城門那裏布施給沙門、婆羅門、窮人、流浪人、乞丐。

“大德，我的宮女來到我那裏，對我說：‘大王作布施，我們不能作布施，如果我們能夠依止大王，布施修福就好了！’大德，那時我心想：‘我是一個施主，樂於布施、稱讚布施，怎能拒絕她們的說話呢！’於是，宮女歸還我的布施物，我將第一道城門給了宮女，她們在那裏作布施。

“大德，我的剎帝利小王來到我那裏，對我說：‘大王作布施、宮女作布施，我們不能作布施，如果我們能夠依止大王，布施修福就好了！’……我將第二道城門給了剎帝利小王，他們在那裏作布施。

“大德，我的軍人來到我那裏，對我說：‘大王作布施、宮女作布施、剎帝利小王作布施，我們不能作布施，如果我們能夠依止大王，布施修福就好了！’……我將第三道城門給了軍人，他們在那裏作布施。

“大德，我的婆羅門居士來到我那裏，對我說：‘大王作布施、宮女作布施、剎帝利小王作布施、軍人作布施，我們不能作布施，如果我們能夠依止大王，布施修福就好了！’大德，那時我心想：‘我是一個施主，樂於布施、稱讚布施，怎能拒絕他們的說話呢！’於是，婆羅門居士歸還我的布施物，我將第四道城門給了婆羅門居士，他們在那裏作布施。

“大德，人們來到我那裏，對我說：‘大王現在不能作布施了，還可在哪裏作布施呢？’大德，當人們說了這番話後，我對他們說：‘既然這樣，將國外庫收的一半收歸王宮，一半就在國外那裏布施給沙門、婆羅門、窮人、流浪人、乞丐吧。’

“大德，我長期這樣修福，長期這樣作善行，沒有停止下來。那時我心想：‘我有這麼多福德，這麼多福報，將會久住天上！’

“大德，真是罕見，真是少有！大德世尊能這樣善說：

“‘具信布施者，
內心有淨信，
此世與他世，
食物俱相隨。

故應除慳垢，
布施無吝嗇；
眾生具福德，

他世有護持。’”

二十四·伽提迦羅天子

一位名叫伽提迦羅的天子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之前七比丘，
生於無煩天，
現已得解脫，
世間貪愛盡。”

世尊說：

“誰越污泥沼，
善越魔領域？
誰捨人身後，
更除天結縛？”

伽提迦羅天子說：

“優婆迦比丘，
與波羅緊陀，
及富拘娑提，
如是三比丘；
還有跋提耶，
與緊陀提婆，
及婆睺羅耆，
賓耆耶比丘。
彼等捨人身，
更除天結縛。”

世尊說：

“汝所說甚善，
彼等知法後，
更能越魔網，
能除諸有結。”

伽提迦羅天子說：

“無非因世尊，
無非因汝教，
彼等知法後，
能除諸有結。”

汝說名與色，
滅盡無有餘，
彼等知法後，
能除諸有結。”

世尊說：

“汝所說甚深，
難知難覺悟；
汝因知此義，

而說如是語？”
伽提迦羅天子說：
“我昔為陶師，
名伽提迦羅，
韋波楞伽鎮，
照顧於父母，
迦葉佛座下，
成為優婆塞，
不作淫欲法，
梵行離物欲；

我曾是汝友，
我等是同鄉，
故此我能知，
之前七比丘，
現已得解脫，
世間貪愛盡。”
世尊說：

“如汝剛所說，
往昔實如是，
汝昔為陶師，
名伽提迦羅，
韋波楞伽鎮，
照顧於父母，
迦葉佛座下，
成為優婆塞，
不作淫欲法，
梵行離物欲；

我曾是汝友，
我等是同鄉，
如是往昔事，
密友現相遇，
兩人皆修習，
皆持最後身。”

二十五·闍茶天子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一些比丘住在拘薩羅雪山山坡的森林小屋，他們愛說話，說話雜亂無章，內心混濁、散亂、搖擺、失念、沒有覺知、沒有定、迷亂，放縱根門。
這時候，闍茶天子在十五布薩日前往那些比丘那裏，然後對他們誦出這首偈頌：

“瞿曇之比丘，

過往生活樂，
飲食無貪求，
住處無貪求；
知世無常後，
唯作苦盡行。

現如村首長，
此眾難供養，
貪吃又嗜睡，
迷醉於俗事。

我實敬僧團，
只斥汝小眾，
猶如亡者般，
遭棄無功用。

於不放逸者，
受我所稱說；
於不放逸者，
受我所禮敬。”

二十六·盧希陀婆天子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黎明時分，有明亮外表的盧希陀婆天子照亮了整個祇樹給孤獨園，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用走動的方式能否知道、看見、抵達一個沒有生、老、死、死後再次投生的世間盡頭呢？”

“賢友，我不說，用走動的方式能夠知道、看見、抵達一個沒有生、老、死、死後再次投生的世間盡頭。”

“大德，真是罕見，真是少有！大德，世尊真的是善說！大德，從前，我曾是一個名叫盧希陀婆·頗闍子的仙人，那時我具有神通，能在空中行走。大德，我的速度快得就正如強壯、箭術好的弓箭手，毫無困難地以輕箭射越棕櫚樹的影子那樣，我一步便能由海洋的東邊走到西邊。

“大德，那時我具有這樣的速度，步伐這樣大，於是一個意欲在我心中生起：‘我要用走動的方式抵達世間的盡頭。’於是，我在一百年的壽元、一百年的生命之中除了飲食、大小二便、睡眠之外一直跑，到了命終也不能抵達世間的盡頭。

“大德，真是罕見，真是少有！大德，世尊真的是善說！”

“賢友，我不說，用走動的方式能夠知道、看見、抵達一個沒有生、老、死、死後再次投生的世間盡頭；我也不說，不走到世間盡頭，苦便不能盡除。賢友，然而，在這個帶有想、帶有意、約一丈長的身軀之中，我宣說，世間、世間集、世間滅、世間滅之道。

“不論行走有多久，
終不能達世間邊，

若然不達世間邊，
不能解脫於眾苦。

是故明解之智者，
以梵行達世間邊，
知其邊後心平息，
於餘世間不戀慕。”

二十七·難陀天子

難陀天子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時光消逝速，
年歲漸遠去，
見死亡之畏，
應修福求樂。”

世尊說：

“時光消逝速，
年歲漸遠去，
見死亡之畏，
捨世尋寂靜。”

二十八·難提婆娑天子

難提婆娑天子站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眾生貪所縛，
具四輪九孔，
我來問大雄，
怎離此沼澤？”

世尊說：

“截斷喜貪縛，
清除惡貪欲，
渴愛連根起，
如是離沼澤。”

二十九·善尸摩天子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阿難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阿難尊者說：“阿難，你敬佩舍利弗嗎？”

“大德，任何不愚昧、不邪惡、不迷癡、心不顛倒的人，有誰會不敬佩舍利弗尊者的呢！大德，舍利弗尊者是一位智者。大德，舍利弗尊者有大智慧，有許多智慧，有歡悅的智慧，有快捷的智慧，有銳利的智慧，有具洞察力的智慧。大德，舍利弗尊者少欲、知足、遠離、不依附、精進。大德，舍利弗尊者能給人們

建議，能接受人們的說話，能指正別人，能使人離開惡行。大德，任何不愚昧、不邪惡、不迷癡、心不顛倒的人，有誰會不敬佩舍利弗尊者的呢！”

“阿難，正是這樣，正是這樣。阿難，任何不愚昧、不邪惡、不迷癡、心不顛倒的人，有誰會不敬佩舍利弗的呢！阿難，舍利弗是一位智者。阿難，舍利弗有大智慧，有許多智慧，有歡悅的智慧，有快捷的智慧，有銳利的智慧，有具洞察力的智慧。阿難，舍利弗少欲、知足、遠離、不依附、精進。阿難，舍利弗能給人們建議，能接受人們的說話，能指正別人，能使人離開惡行。阿難，任何不愚昧、不邪惡、不迷癡、心不顛倒的人，有誰會不敬佩舍利弗的呢！”

當舍利弗尊者受稱讚的時候，善尸摩天子伴隨著數目眾多的天子大眾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站在一邊。善尸摩天子對世尊說：“世尊，正是這樣，善逝，正是這樣。大德，任何不愚昧、不邪惡、不迷癡、心不顛倒的人，有誰會不敬佩舍利弗尊者的呢！大德，舍利弗尊者是一位智者。大德，舍利弗尊者有大智慧，有許多智慧，有歡悅的智慧，有快捷的智慧，有銳利的智慧，有具洞察力的智慧。大德，舍利弗尊者少欲、知足、遠離、不依附、精進。大德，舍利弗尊者能給人們建議，能接受人們的說話，能指正別人，能使人離開惡行。大德，任何不愚昧、不邪惡、不迷癡、心不顛倒的人，有誰會不敬佩舍利弗尊者的呢！”

“大德，我前往天子大眾那裏，很多時也聽到他們說同樣的說話！”

當舍利弗尊者受稱讚的時候，善尸摩天子的天子大眾感到高興、歡喜、意悅，他們散發出各種光芒。

就如一顆美麗、優質、有八個切面、精工雕琢的琉璃珠放在一塊淡紅色的毛布上，它散發出閃亮、閃耀、閃爍的光芒，同樣地，當舍利弗尊者受稱讚的時候，善尸摩天子的天子大眾感到高興、歡喜、意悅，他們散發出各種光芒。

又正如熟練的金匠精心鑄造的純金幣，放在一塊淡紅色的毛布上，它散發出閃亮、閃耀、閃爍的光芒，同樣地，當舍利弗尊者受稱讚的時候，善尸摩天子的天子大眾感到高興、歡喜、意悅，他們散發出各種光芒。

又正如在黎明時分，草藥星散發出閃亮、閃耀、閃爍的光芒，同樣地，當舍利弗尊者受稱讚的時候，善尸摩天子的天子大眾感到高興、歡喜、意悅，他們散發出各種光芒。

又正如晴朗的時分，天空沒有雲霧，當太陽昇起的時候把天空上所有黑暗驅散，散發出閃亮、閃耀、閃爍的光芒，同樣地，當舍利弗尊者受稱讚的時候，善尸摩天子的天子大眾感到高興、歡喜、意悅，他們散發出各種光芒。

於是，善尸摩天子因應舍利弗尊者，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無瞋舍利弗，
人稱為智者，
無欲心調柔，
導師所稱讚。”

世尊因應舍利弗尊者，對善尸摩天子說出這首偈頌：

“無瞋舍利弗，
人稱為智者，
無欲心調柔，
唯待人滅至。”

三十·外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在黎明時分，前身是外道弟子、有明亮外表的阿沙摩天子、沙訶梨天子、連伽天子、阿俱陀迦天子、韋多婆利天子、摩那婆天子照亮了整個祇樹給孤獨園，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站在一邊。

阿沙摩天子因應富蘭那·迦葉，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毀害與殺害，
富蘭那迦葉，
不視此為罪，
亦不視為福。
導師說此義，
深值人尊敬。”

沙訶梨天子因應末伽梨·拘舍梨，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苦行厭離善節制，
斷除世人爭論語，
不犯過失說實話，
此人無由作惡行。”

連伽天子因應尼乾陀·若提子，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厭離之比丘，
深修四節制，
說實見聞義，
此人無錯失。”

阿俱陀迦天子因應多個外道，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波拘陀與尼乾陀，
末伽梨與富蘭那，
此師取得沙門義，
離上善人皆不遠。”

韋多婆利天子對阿俱陀迦天子誦出這首偈頌：

“瘦豺即使隨獅行，
不與雄獅成同等，
彼等裸形邪說師，
所行別於上善人。”

這時候，韋多婆利天子受邪惡者魔羅操縱，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苦行厭離者，
及護遠離者，
皆攀緣色身，
皆愛喜天界；
死後生天界，
此是正教誡。”

世尊知道這是邪惡者魔羅背後的操縱，於是對邪惡者魔羅說出這首偈頌：

“死神稱頌物質界，
稱頌今生他世色，
空中各種明亮色；
如撒漁網令魚殃。”

摩那婆天子因應世尊的說話，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王舍城眾山，
毗富羅為勝；
舍陀雪山勝；
太陽空行勝；
大海水聚勝；
月亮眾星勝；
人天世間中，
佛陀最優勝。”

第三外道品完



相應部·三·拘薩羅相應

一·細小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拘薩羅王波斯匿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你是否宣稱已證得無上等正覺呢？”

“大王，如果問，誰證得無上等正覺呢？正確的答案就是我了。大王，我已證得無上等正覺。”

“喬答摩賢者，一些沙門婆羅門如富蘭那·迦葉、末伽梨·拘舍梨、尼乾陀·若提子、散若耶·毗羅胝子、波拘陀·迦旃延、阿耆多·翅舍欽婆羅等擁有教團，擁有教派，是教派的老師，為人所認知，有名望，是宗派的創立人，受很多人推崇，即使我問他們，他們也不宣稱已證得無上等正覺。喬答摩賢者，為什麼你的年紀只是這麼細小，出家的日子只是這麼短，但宣稱已證得無上等正覺呢？”

“大王，有四種東西即使細小，但也不要因此而忽視他們、瞧不起他們。這四種東西是什麼呢？”

“大王，剎帝利即使細小，但也不要因此而忽視他、瞧不起他。

“大王，蛇即使細小，但也不要因此而忽視牠、瞧不起牠。

“大王，火即使細小，但也不要因此而忽視它、瞧不起它。

“大王，比丘即使細小，但也不要因此而忽視他、瞧不起他。

“大王，這四種東西即使細小，但也不要因此而忽視他們、瞧不起他們。”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剎帝利出身，
具有大名聲，
不要因他小，
內心存輕慢；
一朝得王位，
成為人中尊，
或以忿怒心，
以刑罰回報。
是故應自護，
於他不輕慢。

森林與村落，
毒蛇出沒處，
不要因牠小，
內心存輕慢；
蛇具攻擊力，
能作種種形，
或許有一日，
咬殺諸愚夫。
是故應自護，

於牠不輕慢。

火能燬眾物，
一切成灰燼，
不要因它小，
內心存輕慢；
若得助燃物，
瞬間成大火，
或許有一日，
燒殺諸愚夫。
是故應自護，
於它不輕慢。

火雖燬森林，
一切成灰燼，
過一段時日，
草木猶復生；
具戒之比丘，
以精進之火，
盡燒世俗財，
無子孫後裔，
如樹連根起，
從此不復生。

是故有智者，
為自身利益，
應正確看待：
蛇蟲與火焰，
聞名刹帝利，
及具戒比丘。”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波斯匿王對他說：“大德，妙極了！大德，妙極了！世尊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大德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大德世尊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二·人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拘薩羅王波斯匿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當人們內心生起哪些東西，便會生起損害、苦惱、不安呢？”

“大王，當人們內心生起三種東西，便會生起損害、苦惱、不安。這三種東西是什麼呢？

“大王，當人們內心生起貪欲，便會生起損害、苦惱、不安。
“大王，當人們內心生起瞋恚，便會生起損害、苦惱、不安。
“大王，當人們內心生起愚癡，便會生起損害、苦惱、不安。
“大王，當人們內心生起這三種東西，便會生起損害、苦惱、不安。
“貪瞋癡三法，
人之不善心，
損害於自身，
如竹枝結子。¹”

三·國王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拘薩羅王波斯匿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有沒有人可以有生而免於老死的呢？”

“大王，沒有人可以免於老死。

“大王，即使有很多財富、產業、金銀的富有刹帝利，他們也不能有生而免於老死。

“大王，即使有很多財富、產業、金銀的富有婆羅門，他們也不能有生而免於老死。

“大王，即使有很多財富、產業、金銀的富有居士，他們也不能有生而免於老死。

“大王，即使盡除了所有漏、過著清淨的生活、完成了應做的修行工作、放下了重擔、取得了最高的果證、解除了導致投生的結縛、以圓滿的智慧而得解脫的阿羅漢比丘，他們的身體也是散壞法、消逝法。

“悅目御車漸變舊，
此身漸老亦如是；
涅槃法中無衰老，
於諸法中最勝妙。”

四·愛惜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拘薩羅王波斯匿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在閒靜處時，內心這樣反思：‘什麼是愛惜自己，什麼是傷害自己呢？’

“大德，我這樣想：‘做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的人就是一個傷害自己的人，即使他說要愛惜自己，其實都是在傷害自己。這是什麼原因呢？一個做出傷害行為的人就是在傷害自己，因此他是一個傷害自己的人。’

“‘做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的人就是一個愛惜自己的人，即使他說要傷害自己，其實都是在愛惜自己。這是什麼原因呢？一個做出愛惜行為的人就是在愛

¹ 當竹開花結子之後便會死去。竹的開花結子出於竹子自身，但又對竹子自身造成傷害，比喻貪、瞋、癡出於眾生自身，但又為眾生自身造成傷害。

惜自己，因此他是一個愛惜自己的人。’”

“大王，正是這樣，正是這樣。大王，做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的人……(佛陀重複波斯匿王的說話一次以表示認同)……因此他是一個愛惜自己的人。

“若人愛於己，
應離惡所縛；
行惡為因緣，
難以得福樂。

一旦死魔至，
便失卻人身，
此時何所屬，
何者攜於身，
何者隨身去，
如影隨於形？

一生之所作，
福德與惡行，
此時之所屬，
兩者攜於身，
兩者隨身去，
如影隨於形。

是故應行善，
為來生積福，
眾生具福德，
他世有護持。”

五·自護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拘薩羅王波斯匿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在閒靜處時，內心這樣反思：‘什麼是保護自己，什麼是不保護自己呢？’

“大德，我這樣想：‘做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的人就是一個不保護自己的人，即使他有象兵、馬兵、車兵或步兵也不能保護得到自己。這是什麼原因呢？他只有外護而沒有內護，因此他是一個不能保護自己的人。

“‘做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的人就是一個保護自己的人，即使他沒有象兵、馬兵、車兵或步兵也能保護得到自己。這是什麼原因呢？他雖然沒有外護但有內護，因此他是一個能夠保護自己的人。’”

“大王，正是這樣，正是這樣。大王，做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的人……因此他是一個能夠保護自己的人。

“善節制身行，
善節制口行，
善節制意行，

善節制諸行；
諸行善節制，
是名自護者。”

六·很少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拘薩羅王波斯匿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在閒靜處時，內心這樣反思：‘世上的眾生在得到很多財產後，很少會不迷失、不放逸、不貪戀欲樂，很少會善待其他眾生的。’”

“‘世上的眾生在得到很多財產後，大多數會迷失、放逸、貪戀欲樂，大多數會不善待其他眾生的。’”

“大王，正是這樣，正是這樣。大王，世上的眾生在得到很多財產後……大多數會不善待其他眾生的。

“欲染於財產，
迷戀於欲樂，
不覺此中險，
如獸入陷阱；
惡行結果時，
苦報將隨至。”

七·裁決堂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拘薩羅王波斯匿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在裁決堂主持裁決時，看見那些有很多財富、產業、金銀的富有刹帝利、婆羅門和居士因為貪欲的原因而故意說妄語。大德，當時我這樣想：‘我已受夠了這個裁決堂！從現在起，我不主持裁決了，我委任賢士來主持裁決！’”

“大王，那些有很多財富、產業、金銀的富有刹帝利、婆羅門和居士因為貪欲的原因而故意說妄語，將會為他們長期帶來損害和苦惱。

“欲染於財產，
迷戀於欲樂，
不覺此中險，
如魚入羅網；
惡行結果時，
苦報將隨至。”

八·末利王后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拘薩羅王波斯匿和末利王后一起在王宮的頂層遊玩。波斯匿王問末利王后：“末利，有沒有人，你是愛他多於愛自己的呢？”

“大王，有沒有人，我是愛他多於愛自己的。大王，那麼，有沒有人，你是愛他多於愛自己的呢？”

“末利，我也是一樣，有沒有人，我是愛他多於愛自己的。”

於是，波斯匿王從王宮下來，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以上的事情告訴世尊。這時世尊有感而發，然後誦出這首偈頌：

“各方遍求知心人，
難求愛彼多於己；
眾人皆愛其自身，
故於他人莫惱害。”

九·祭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拘薩羅王波斯匿在舉行一場大祭祀，有五百隻公牛、五百隻小牛、五百隻小乳牛、五百隻綿羊、五百隻山羊要獻祭。波斯匿王的僕人、傭人、工人迫於無奈，只好哭泣、臉上帶著淚水地做祭祀的工作。

在上午，一些比丘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舍衛城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來，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以上的事情告訴世尊。這時世尊有感而發，然後誦出這首偈頌：

“馬祭與人祭，
酒祭擲木祭，
不閉門戶祭，
不帶來大果，
當中要宰殺，
無數牛與羊；
正行大仙人，
不往此祭祀。

於祭祀之中，
摒絕諸殺生，
此等之祭祀，
長利於族群，
正行大仙人，
唯往此祭祀。

作此之祭祀，
智者得大果，
利益得增長，
終不會退損，
此是大祭祀，
天神亦歡喜。”

十·收綁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有一大批犯人被拘薩羅王波斯匿收綁：一些人被繩索收綁，一些人被枷鎖收綁，一些人被鐵鍊收綁。

在上午，一些比丘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舍衛城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來，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以上的事情告訴世尊。這時世尊有感而發，然後誦出這首偈頌：

“智者宣說諸結縛：
鐵製木製藤草製，
此等束縛未為緊；
財寶首飾之貪染，
妻子兒女之愛戀，
亦重亦軟實難解。
捨棄欲樂無愛戀，
智者斷此而出家。”

第一品完

十一·扎髮外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東園鹿母講堂。

世尊在黃昏離開靜處，坐在門外。拘薩羅王波斯匿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

這時候，有七個扎髮外道、七個尼犍子、七個裸體外道、七個單衣外道、七個遊方者，他們長毛髮、長指甲，拿著隨身用品，在世尊附近走過。波斯匿王起座，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膀，右膝跪地，向七個扎髮外道、七個尼犍子、七個裸體外道、七個單衣外道、七個遊方者合掌，然後報上自己的姓名三次：“賢者們，我是拘薩羅王波斯匿。賢者們，我是拘薩羅王波斯匿。賢者們，我是拘薩羅王波斯匿。”

他們離去不久，波斯匿王回到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他們當中有些人是阿羅漢，有些人進入了阿羅漢道。”

“大王，你身為一個居家的人，受用欲樂，兒女在身邊，燃點迦尸檀香，戴花環，塗香水，塗香油，受用金銀，是不易知道他們是否阿羅漢、他們是否進入了阿羅漢道的。

“大王，要長時間一起相處，作意觀察，有智慧，才可知道對方是否有戒行。要長時間一起共事，作意觀察，有智慧，才可知道對方是否清淨。要長時間一起經歷困難，作意觀察，有智慧，才可知道對方是否堅定。要長時間一起交談，作意觀察，有智慧，才可知道對方是否有智慧。”

“大德，真是罕見，真是少有！大德世尊能這樣善說法義：要長時間一起相處，作意觀察，有智慧，才可知道對方是否有戒行……要長時間一起交談，作意觀察，有智慧，才可知道對方是否有智慧。

“大德，剛才那些人是我的諜子，搜尋國家的諜報後返回來。他們搜尋諜報，之後我便作出決策。大德，當他們清理塵垢、洗澡、塗香油、修剪鬚髮、穿上潔淨衣服後，便會沉溺在五欲之中。”

這時世尊有感而發，然後誦出這首偈頌：

“外觀不能知人心，
短暫之見亦不能，
外觀雖現諸空相，
不空之人世間行。

猶似土製假首飾，
亦似青銅外鍍金，
外相莊重而遊行，
內實暗含不淨心。”

十二·五王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以拘薩羅王波斯匿為首的五個國王在具有五欲、享受五欲、追逐五欲時，當中生起一個問題：“哪一種欲樂最高？”

有人說：“色最高。”

有人說：“聲最高。”

有人說：“香最高。”

有人說：“味最高。”

有人說：“觸最高。”

當中沒有一個國王能夠說服其他國王。於是，波斯匿王對其他國王說：“仁者們，讓我們前往世尊那裏問他，當他為我們解說時，我們便受持那個義理吧。”

其他國王回答波斯匿王：“賢友，好的。”

於是，以波斯匿王為首的五個國王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波斯匿王把以上的事情告訴世尊，然後問世尊究竟哪一種欲樂最高。

“大王，我說，五欲吸引人是有限度的。

“大王，一些人喜歡色，一些人不喜歡色。喜歡色、從色之中得到滿足的人，會認為色高於其他欲境，優於其他欲境，對其他欲境不感興趣。對他們來說，色是最高的、無上的。

“大王，一些人喜歡聲……

“大王，一些人喜歡香……

“大王，一些人喜歡味……

“大王，一些人喜歡觸，一些人不喜歡觸。喜歡觸、從觸之中得到滿足的人，會認為觸高於其他欲境，優於其他欲境，對其他欲境不感興趣。對他們來說，觸是最高的、無上的。”

這時候，梅檀優婆塞坐在大眾之中，他起座，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膊，向世尊合掌，然後對世尊說：“世尊，我心裏有些說話。善逝，我心裏有些說話。”

世尊說：“梅檀，你說出來吧。”

於是，梅檀優婆塞在世尊面前說出相應的偈頌：

“日族¹聖者之慧光，
有如烈日照穹蒼，
亦似紅蓮與白蓮，
清晨時分散芬芳。”

這時候，五個國王各為梅檀優婆塞披上大衣。之後，梅檀優婆塞把五件大衣披在世尊身上。

十三·一多那食物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拘薩羅王波斯匿吃了整整一多那²份量的食物。他吃完食物後，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因為吃得過飽而在喘氣。

於是，世尊對吃得過飽而在喘氣的波斯匿王有感而發，然後誦出這首偈頌：

“常持正念者，
飲食能知量，
病痛得減少，
助延年益壽。”

¹ 日族(Angīrasa)是佛陀所屬的宗族，這裏是指佛陀。

² 多那(dona)是份量的單位，兩次用雙手來盛載之量為一多那。

這時候，有一個名叫善見的婆羅門學童站在波斯匿王後面。於是，波斯匿王對他說：“善見，來吧，你在世尊座下學熟這首偈頌，然後在我吃飯的時候誦給我聽。我將會每天給你一百錢。”

善見婆羅門學童回答波斯匿王：“大王，是的。”之後，他在世尊座下學熟這首偈頌，然後在波斯匿王吃飯的時候誦給他聽：

“常持正念者，
飲食能知量，
病痛得減少，
助延年益壽。”

波斯匿王的食量逐漸減少至一碗。過了一些時候，他用手觸摸自己苗條的身軀，有感而發，說出感興偈：

“世尊悲憫心，
時常利益我，
現生與他世，
兩者兼利益。”

十四·戰鬥之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摩揭陀王阿闍世·韋提希子集合四兵¹攻打拘薩羅王波斯匿，軍隊已經抵達迦尸。

波斯匿王聽到阿闍世王攻打自己的消息，於是集合四兵前往迦尸抵抗阿闍世王。阿闍世王和波斯匿王互相戰鬥，阿闍世王戰勝了波斯匿王，戰敗的波斯匿王唯有撤退至自己的王城舍衛城。

在上午，一些比丘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舍衛城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來，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以上的事情告訴世尊。

“比丘們，阿闍世王跟惡知識、惡同伴、惡密友為伴，波斯匿王跟善知識、善同伴、善密友為伴，即使這樣，戰敗的波斯匿王今晚將會難於安眠。

“戰勝生怨敵，
戰敗難安眠；
捨棄勝與敗，
心靜得安眠。”

十五·戰鬥之二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摩揭陀王阿闍世·韋提希子集合四兵攻打拘薩羅王波斯匿，軍隊已經抵達迦尸。

波斯匿王聽到阿闍世王攻打自己的消息，於是集合四兵前往迦尸抵抗阿闍世

¹ 四兵是象兵、馬兵、車兵、步兵。

王。阿闍世王和波斯匿王互相戰鬥，波斯匿王戰勝了阿闍世王，把阿闍世王生擒。

這時候，波斯匿王心想：“我沒有侵襲別人，阿闍世王卻侵襲我，但他是我的外甥；讓我擄去他所有象兵、馬兵、車兵、步兵，然後放他一條生路吧。”於是，波斯匿王擄去阿闍世王所有象兵、馬兵、車兵、步兵，然後放他一條生路。

在上午，一些比丘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舍衛城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來，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以上的事情告訴世尊。這時世尊有感而發，然後誦出這首偈頌：

“作掠奪之人，
現招致惡果，
之前掠奪人，
現反遭掠奪。

自以為勝算，
其實報未熟，
一旦惡報熟，
愚人受苦果。

殺者招殺害，
勝者招挫敗，
罵者招辱罵，
怒者招忿怒；
業力迴轉時，
掠者遭掠奪。”

十六·女兒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拘薩羅王波斯匿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這時候，有一個下人前往波斯匿王那裏，然後在耳邊告訴他：“大王，末利王后誕下了一個女兒。”

那個下人說了這番話後，波斯匿王不高興。世尊對不高興的波斯匿王有感而發，然後誦出這首偈頌：

“有些女兒身，
聰穎具德行，
是賢妻良母，
更勝男國王。

此女所生子，
統領於十方；
此良母之子，
教化於國土。”

十七·不放逸之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拘薩羅王波斯匿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有沒有一種東西，對現生和來生都帶來利益的呢？”

“大王，有一種東西，對現生和來生都帶來利益。”

“大德，這種東西是什麼呢？”

“大王，這種東西就是不放逸。

“大王，就如在所有眾生的腳印之中，象的腳印最大，同樣地，不放逸對現生和來生都帶來利益。

“長壽健康與美貌，
生天與生大姓家，
大善果報逐一至，
欲求此等諸悅樂，
勤修福業不放逸，
此是智者所讚嘆。

智者修習不放逸，
能得兩世之利益，
既能利益於今生，
亦能利益於他世，
深明此中之利益，
此人堪稱為智者。”

十八·不放逸之二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拘薩羅王波斯匿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在靜處的時候，內心曾這樣反思：‘世尊說要跟善知識、善同伴、善密友為伴，不要跟惡知識、惡同伴、惡密友為伴。這個教法真是好！’”

“大王，正是這樣，正是這樣。大王，我說，要跟善知識、善同伴、善密友為伴，不要跟惡知識、惡同伴、惡密友為伴。

“大王，有一次，我住在釋迦人的市鎮。那時候，阿難比丘來到我那裏，對我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我說：‘大德，跟善知識、善同伴、善密友為伴是成就梵行的另一半。’

“阿難比丘說了這番話後，我對他說：‘阿難，不要這樣說，不要這樣說。阿難，跟善知識、善同伴、善密友為伴是成就梵行的全部。’

“‘阿難，一位跟善知識、善同伴、善密友為伴的比丘，將會勤修八正道。’

“‘阿難，為什麼一位跟善知識、善同伴、善密友為伴的比丘會勤修八正道呢？這個法義可以這樣理解：因為善知識、善同伴、善密友會使他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正見，會使他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正思維，會使他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正語，會使他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正業，會使他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正命，會

使他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正精進，會使他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正念，會使他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正定。就是這樣，善知識、善同伴、善密友會使這位比丘勤修八正道。因此，要成就梵行的全部，就要跟善知識、善同伴、善密友為伴。

“‘阿難，這個法義也可以這樣理解：我是一位善知識，受生困擾的眾生來我這裏，可從生之中解脫出來；受老困擾的眾生來我這裏，可從老之中解脫出來；受病困擾的眾生來我這裏，可從病之中解脫出來；受死困擾的眾生來我這裏，可從死之中解脫出來；受憂、悲、苦、惱、哀困擾的眾生來我這裏，可從憂、悲、苦、惱、哀之中解脫出來。因此，要成就梵行的全部，就要跟善知識、善同伴、善密友為伴。’

“大王，因此，你應這樣修學：跟善知識、善同伴、善密友為伴。大王，當你跟善知識、善同伴、善密友為伴時，應常常依止一法：在善法之中保持不放逸。

“大王，當你保持不放逸，依止不放逸時，你的宮女會這樣想：‘大王保持不放逸，依止不放逸；我們也保持不放逸，依止不放逸吧。’你的剎帝利小王會這樣想：‘大王保持不放逸，依止不放逸；我們也保持不放逸，依止不放逸吧。’你的人民會這樣想：‘大王保持不放逸，依止不放逸；我們也保持不放逸，依止不放逸吧。’

“大王，保持不放逸，依止不放逸能保護你自己，能保護你的宮女，能保護你的財物。

“若欲尋求諸財富，
大善果報逐一至，
勤修福業不放逸，
此是智者所讚嘆。

智者修習不放逸，
能得兩世之利益，
既能利益於今生，
亦能利益於他世，
深明此中之利益，
此人堪稱為智者。”

十九·無兒女者之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拘薩羅王波斯匿在中午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波斯匿王說：“大王，這是中午了，剛才你到哪裏來呢？”

“大德，舍衛城有一個富翁居士命終，他沒有兒女，我把他的財物收歸王宮，然後到這裏來。大德，他金子都有八百萬，更不用說銀子了，但這個富翁居士所吃的只是糙米加酸粥，所穿的只是三件粗麻衣，所駕的只是樹葉作篷頂的舊車！”

“大王，正是這樣，正是這樣。大王，不善的人得到很多財富後，不能為自己帶來快樂；不能為父母帶來快樂；不能為妻兒帶來快樂；不能為僕人、工人、下人帶來快樂；不能為親友帶來快樂；不能供養沙門婆羅門，以帶來生天的樂報。他沒有善用的財富，到頭來或被國王取走，或被盜賊取走，或被大火燒燬，或被

洪水沖走，或被自己不喜愛的繼承人取走。大王，這就是沒有善用財富而導致浪費了。

“大王，就如一個沒有人跡的池塘，池水清淨、清甜、清涼、清澈，有美麗的池畔，十分怡人，但沒有人在那裏取水，沒有人在那裏飲水，沒有人在那裏沐浴，沒有任何人使用那個池塘。大王，這就是沒有善用池水而導致浪費了。

“大王，同樣地，不善的人得到很多財富後，不能為自己帶來快樂；不能為父母帶來快樂；不能為妻兒帶來快樂；不能為僕人、工人、下人帶來快樂；不能為親友帶來快樂；不能供養沙門婆羅門，以帶來生天的樂報。他沒有善用的財富，到頭來或被國王取走，或被盜賊取走，或被大火燒燬，或被洪水沖走，或被自己不喜愛的繼承人取走。大王，這就是沒有善用財富而導致浪費了。

“大王，善人得到很多財富後，能為自己帶來快樂；能為父母帶來快樂；能為妻兒帶來快樂；能為僕人、工人、下人帶來快樂；能為親友帶來快樂；能供養沙門婆羅門，以帶來生天的樂報。他善用財富，不會被國王取走，不會被盜賊取走，不會被大火燒燬，不會被洪水沖走，不會被自己不喜愛的繼承人取走。大王，這就是善用財富而不會導致浪費了。

“大王，就如在村落或市鎮附近有一個池塘，池水清淨、清甜、清涼、清澈，有美麗的池畔，十分怡人，人們在那裏取水，在那裏飲水，在那裏沐浴，利用那個池塘做各種事情。大王，這就是善用池水而不會導致浪費了。

“大王，同樣地，善人得到很多財富後，能為自己帶來快樂；能為父母帶來快樂；能為妻兒帶來快樂；能為僕人、工人、下人帶來快樂；能為親友帶來快樂；能供養沙門婆羅門，以帶來生天的樂報。他善用財富，不會被國王取走，不會被盜賊取走，不會被大火燒燬，不會被洪水沖走，不會被自己不喜愛的繼承人取走。大王，這就是善用財富而不會導致浪費了。

“卑劣之人得大財，
不自受用不予人，
有如池水無人跡，
無人飲用漸乾枯。

智者賢者得財富，
自受用時亦予人，
慷慨助人心性好，
無有過咎得生天。”

二十·無兒女者之二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拘薩羅王波斯匿在中午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波斯匿王說：“大王，這是中午了，剛才你到哪裏來呢？”

“大德，舍衛城有一個富翁居士命終，他沒有兒女，我把他的財物收歸王宮，然後到這裏來。大德，他金子都有一千萬，更不用說銀子了，但這個富翁居士所吃的只是糙米加酸粥，所穿的只是三件粗麻衣，所駕的只是樹葉作篷頂的舊車！”

“大王，正是這樣，正是這樣。大王，在過往生時，這個富翁居士曾經吩咐人布施食物給一位名叫多迦羅·尸棄的辟支佛，在起座離去之後又生起懊悔，心

想：‘這樣好的食物該給我的僕人或工人吃。’他又曾經因為財物的原因，取去是獨生子的侄兒的性命。

“大王，這個富翁居士曾經布施食物給多迦羅·尸棄辟支佛，這業報使他七次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這業報還有剩餘，使他七次在這舍衛城成為富翁。

“大王，這個富翁居士曾經在布施後生起懊悔，這業報使他的內心吝嗇於上好的食物，吝嗇於上好的衣服，吝嗇於上好的車乘，吝嗇於上好的五欲。

“大王，這個富翁曾經因為財物的原因，取去是獨生子的侄兒的性命，這業報使他在地獄之中受苦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許多百千年；這業報還有剩餘，使他七次因沒有兒女而財物盡入國庫。

“大王，這個富翁的福業已經盡了，又沒有積集其他福業，現他正在大叫喚地獄之中受煎迫。”

“大德，這個富翁居士已投生在大叫喚地獄之中嗎？”

“大王，是的，這個富翁居士已投生在大叫喚地獄之中。

“金銀與珠寶，
財富與產業，
僕人與工人，
人依此生活，
一旦逝去時，
所有得留下。

唯有自所作，
身口意三業，
取之而離去，
如影隨於形。

故此應行善，
為來生積福，
眾生具福德，
他世有護持。”

第二品完

二十一·人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拘薩羅王波斯匿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波斯匿王說：“大王，世上有四種人。是哪四種呢？從黑暗走向黑暗的人，從黑暗走向光明的人，從光明走向黑暗的人，從光明走向光明的人。

“大王，什麼是從黑暗走向黑暗的人呢？一些投生於低種族，如旃陀羅種族、竹師種族、獵師種族、造車師種族或清道夫種族等貧窮家庭的人，只得很少食物吃，生活在苦困之中，很難得到食物和衣服；相貌差，外觀難看，形體憔悴，患有大病；或是盲眼，或是跛手，或是跛腳，或是不良於行；食物、飲品、衣服、車乘、花環、香、膏油、床鋪、房子、油燈都很難賺取得到。他們做身惡行，做口惡行，做意惡行，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

“大王，就正如一個人從一個暗室走到另一個暗室，或如一個人從一個暗處走到另一個暗處，或如一個人用血來清洗血污那樣。我說這些譬喻，就是形容那些從黑暗走向黑暗的人。

“大王，什麼是從黑暗走向光明的人呢？一些投生於低種族，如旃陀羅種族、竹師種族、獵師種族、造車師種族或清道夫種族等貧窮家庭的人，只得很少食物吃，生活在苦困之中，很難得到食物和衣服；相貌差，外觀難看，形體憔悴，患有大病；或是盲眼，或是跛手，或是跛腳，或是不良於行；食物、飲品、衣服、車乘、花環、香、膏油、床鋪、房子、油燈都很難賺取得到。他們做身善行，做口善行，做意善行，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大王，就正如一個人從地上登上椅子，或如一個人從椅子登上馬背，或如一個人從馬背登上象背，或如一個人從象背登上宮殿那樣。我說這些譬喻，就是形容那些從黑暗走向光明的人。

“大王，什麼是從光明走向黑暗的人呢？一些投生於高種族，或是富有的剎帝利種族，或是富有的婆羅門種族，或是富有的居士種族的人；有很多財富和產業，有很多金銀，有很多物產；具有至極的外觀，美麗、好看、美妙；食物、飲品、衣服、車乘、花環、香、膏油、床鋪、房子、油燈都賺取得到。他們做身惡行，做口惡行，做意惡行，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

“大王，就正如一個人從宮殿下去象背，或如一個人從象背下去馬背，或如一個人從馬背下去椅子，或如一個人從椅子下去地上，或如一個人從地上下去暗處那樣。我說這些譬喻，就是形容那些從光明走向黑暗的人。

“大王，什麼是從光明走向光明的人呢？一些投生於高種族，或是富有的剎帝利種族，或是富有的婆羅門種族，或是富有的居士種族的人；有很多財富和產業，有很多金銀，有很多物產；具有至極的外觀，美麗、好看、美妙；食物、飲品、衣服、車乘、花環、香、膏油、床鋪、房子、油燈都賺取得到。他們做身善行，做口善行，做意善行，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大王，就正如一個人從椅子轉過另一張椅子，或如一個人從馬背轉過另一個馬背，或如一個人從象背轉過另一個象背，或如一個人從宮殿轉過另一座宮殿那樣。我說這些譬喻，就是形容那些從光明走向光明的人。

“大王，世上有這四種人。

“大王汝當知：

無信之窮人，

吝嗇兼自私，
邪見惡思維；
復於求施者，
沙門婆羅門，
不恭亦不敬，
出口起辱罵，
內心生忿怒，
不施予食物。
此人於死後，
投生地獄中。
此是第一人，
從暗入於暗。

大王汝當知：
有信之窮人，
慷慨不吝嗇，
虔敬無困惑；
復於求施者，
沙門婆羅門，
起座而作禮，
受學寂靜法，
內心懷慷慨，
布施予食物。
此人於死後，
投生於天上。
此是第二人，
從暗入於明。

大王汝當知：
無信之富人，
吝嗇兼自私，
邪見惡思維；
復於求施者，
沙門婆羅門，
不恭亦不敬，
出口起辱罵，
內心生忿怒，
不施予食物。
此人於死後，
投生地獄中。
此是第三人，
從明入於暗。

大王汝當知：
有信之富人，

慷慨不吝嗇，
虔敬無困惑；
復於求施者，
沙門婆羅門，
起座而作禮，
受學寂靜法，
內心懷慷慨，
布施予食物。
此人於死後，
投生於天上。
此是第四人，
從明入於明。”

二十二·祖母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拘薩羅王波斯匿在中午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波斯匿王說：“大王，這是中午了，剛才你到哪裏來呢？”

“大德，我的祖母命終了！她已經很老，過了很多日子，已經到一百二十歲了。大德，我是很鍾愛、很喜歡我的祖母的：如果我的象寶能夠換取我祖母不命終，我會拿出象寶來換取祖母不命終；如果我的馬寶能夠換取我祖母不命終，我會拿出馬寶來換取祖母不命終；如果我的村落能夠換取我祖母不命終，我會拿出村落來換取祖母不命終；如果我的國土能夠換取我祖母不命終，我會拿出國土來換取祖母不命終！”

“大王，所有眾生都在死法之中，以死為終結、不能免於死的。”

“大德，真是罕見，真是少有！大德世尊真的是善說：‘所有眾生都在死法之中，以死為終結、不能免於死的。’”

“大王，所有眾生都在死法之中，以死為終結、不能免於死的。大王，就如同陶工造的陶器，無論未經窯裏燒過或已在窯裏燒過，所有都在破碎法之中，以破碎為終結、不能免於破碎的。同樣地，所有眾生都在死法之中，以死為終結、不能免於死的。

“眾生皆會死，
皆以死為終，
之後隨業去，
受善惡之果；
惡業墮地獄，
善業生善趣。

故此應行善，
為來生積福，
眾生具福德，
他世有護持。”

二十三·世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拘薩羅王波斯匿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有多少東西會使世間不斷生起損害、苦惱、不安呢？”

“大王，有三種東西會使世間不斷生起損害、苦惱、不安。這三種東西是什麼呢？”

“大王，貪欲會使世間不斷生起損害、苦惱、不安。

“大王，瞋恚會使世間不斷生起損害、苦惱、不安。

“大王，愚癡會使世間不斷生起損害、苦惱、不安。

“大王，這三種東西會使世間不斷生起損害、苦惱、不安。

“貪瞋癡三法，

人之不善心，

損害於自身，

如竹枝結子。”

二十四·弓箭手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拘薩羅王波斯匿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應向什麼人布施呢？”

“大王，你對他有歡喜心的人。”

“大德，布施給什麼人可得大果報呢？”

“大王，‘應向什麼人布施’和‘布施給什麼人可得大果報’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布施給具有戒行的人而不是戒行不好的人可得大果報。

“大王，既然這樣，我反問你，就隨你自己的意思來答吧。大王，你認為怎樣，如果你在集齊士兵準備開戰的時候，一個剎帝利青年、婆羅門青年、吠舍青年或首陀羅青年來你那裏請求加入，他沒有受過訓練、是個新手、沒有經驗、膽小、懦弱、遇到危險時會逃跑，你會不會賜用一個這樣的人呢，這樣的人會不會為你帶來幫助呢？”

“大德，不會。我不會賜用一個這樣的人，這樣的人不會為我帶來幫助。”

“大王，你認為怎樣，如果你在集齊士兵準備開戰的時候，一個剎帝利青年、婆羅門青年、吠舍青年或首陀羅青年來你那裏請求加入，他受過訓練、是個老手、經驗豐富、膽大、勇敢、遇到危險時不會逃跑，你會不會賜用一個這樣的人呢，這樣的人會不會為你帶來幫助呢？”

“大德，會的。我會賜用一個這樣的人，這樣的人會為我帶來幫助。”

“大王，同樣道理，一個人不論出身於任何種姓，他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捨棄五種東西、具有五種東西——布施給這樣的人可得大果報。

“他捨棄的五種東西是什麼呢？捨棄貪欲、瞋恚、昏睡、掉悔、疑惑。這就是他捨棄的五種東西了。

“他具有的五種東西是什麼呢？具有無學的戒蘊、無學的定蘊、無學的慧蘊、無學的解脫蘊、無學的解脫知見蘊。這就是他具有的五種東西了。

“布施給捨棄這五種東西、具有這五種東西的人可得大果報。”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不論何種姓，
勇壯之箭手，
內心無怯懦，
諸王喜賜用。

不論何種姓，
柔和安忍住，
修習聖賢法，
值世人供養。

為此多聞人，
築上妙精舍，
開井及建路，
令往來無礙；

內心懷淨信，
供養正直者，
施予諸飲食，
衣服與住處。

雷雨大作時，
雨水往下傾，
高原與低地，
到處皆充遍；

施予多聞人，
具信具智者，
供給諸飲食，
令其得滿足，
令其心歡悅，
回謝布施者；

如雷雨大作，
雨水往下傾，
天降福德雨，
充遍布施者。”

二十五·山喻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拘薩羅王波斯匿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波斯匿王說：“大王，這是中午了，剛才你到哪裏來呢？”

“大德，灌頂剎帝利王所做的，都是沉迷權力、貪戀欲樂、治理人民、征服國土諸如此類的事情。我剛才正忙於那些事情。”

“大王，你認為怎樣，假如有一個你信賴的人從東方來你這裏，對你說：‘大王，不好了！你要知道，我從東方來，在那裏看見一座高上雲霄的大山正向著這裏來輾壓，所有眾生都被那座大山壓斃。大王，請你做一些應做的事情！’

“第二個你信賴的人從南方來你這裏，對你說：‘大王，不好了！你要知道，我從南方來，在那裏看見一座高上雲霄的大山正向著這裏來輾壓，所有眾生都被那座大山壓斃。大王，請你做一些應做的事情！’

“第三個你信賴的人從西方來你這裏，對你說：‘大王，不好了！你要知道，我從西方來，在那裏看見一座高上雲霄的大山正向著這裏來輾壓，所有眾生都被那座大山壓斃。大王，請你做一些應做的事情！’

“第四個你信賴的人從北方來你這裏，對你說：‘大王，不好了！你要知道，我從北方來，在那裏看見一座高上雲霄的大山正向著這裏來輾壓，所有眾生都被那座大山壓斃。大王，請你做一些應做的事情！’

“大王，這是一個無情的大災禍，難得的人身全被毀滅。在這情形之下，你將會做些什麼事情呢？”

“大德，在這情形之下，除了修習法行、修習正行、修習善行、修習福德之外，還可以做些什麼事情呢！”

“大王，讓我告訴你，大王，讓我對你說，老死正向著這裏來輾壓。在老死正向著這裏來輾壓這情形之下，你將會做些什麼事情呢？”

“大德，在老死正向著這裏來輾壓這情形之下，除了修習法行、修習正行、修習善行、修習福德之外，還可以做些什麼事情呢！”

“大德，灌頂剎帝利王會用象兵來戰鬥，但象兵完全不能應付正向著這裏來輾壓的老死。

“大德，灌頂剎帝利王會用馬兵來戰鬥，但馬兵完全不能應付正向著這裏來輾壓的老死。

“大德，灌頂剎帝利王會用車兵來戰鬥，但車兵完全不能應付正向著這裏來輾壓的老死。

“大德，灌頂剎帝利王會用步兵來戰鬥，但步兵完全不能應付正向著這裏來輾壓的老死。

“大德，在王宮有些遊說大臣，當敵人到來時，他們有能力用遊說的方法來破解敵方，但用遊說的方法完全不能應付正向著這裏來輾壓的老死。

“大德，在王宮的地下和頂層藏有很多金子，當敵人到來時，可用財富來妥協，但用財富來妥協的方法完全不能應付正向著這裏來輾壓的老死。

“大德，在老死正向著這裏來輾壓這情形之下，除了修習法行、修習正行、修習善行、修習福德之外，還可以做些什麼事情呢！”

“大王，正是這樣，正是這樣。在老死正向著這裏來輾壓這情形之下，除了修習法行、修習正行、修習善行、修習福德之外，還可以做些什麼事情呢！”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正如大石山，
高上於雲霄，
四方八面來，
壓斃諸眾生；

老死亦如是，
常輾壓眾生，
剎帝利種姓，
乃至旃陀羅，
無一能倖免，
一切俱壓斃。

動用諸四兵，
說客或財富，
與老死共戰，
皆不能勝彼。

是故有智者，
為自身利益，
敬信佛法僧，
建立堅固心；

此人身口意，
俱依法而行，
現生受稱譽，
死後得生天。”

第三品完



相應部·四·魔羅相應

一·苦行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優樓頻螺的尼連禪河岸邊，坐在一棵牧羊人的榕樹下。這時是世尊初覺悟的時候。

世尊在閒靜處時，內心這樣反思：“我放棄了苦行！真是好，我放棄了這種沒有意義的苦行！真是好，我保持念，取得覺悟！”

邪惡者魔羅以他心智知道世尊的心念，於是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苦行唯清淨，
汝今離此道；
自認為清淨，
實失清淨道。”

世尊知道那是邪惡者魔羅，於是以這首偈頌回答他：

“苦行無意義，
如於乾地上，
用槳舵而行；
知後盡捨棄。

我行覺悟道，
修習戒定慧，
得究極清淨。
魔羅你敗露。”

邪惡者魔羅心想：“世尊知道是我在搗亂，善逝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二·象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優樓頻螺的尼連禪河岸邊，坐在一棵牧羊人的榕樹下。這時是世尊初覺悟的時候。

這時候，世尊在下雨的黑暗晚上坐在空曠的地方。邪惡者魔羅想令世尊恐懼、緊張、毛骨悚然，於是化作一頭巨大的象王，然後前往世尊那裏。那頭象王有一個如大石那樣的頭，有一對如純銀那樣的牙，有一條如大轆那樣的鼻。

世尊知道那是邪惡者魔羅，於是對他誦出這首偈頌：

“邪惡者請止，
你長久輪迴，
曾化多身相，
魔羅你敗露。”

邪惡者魔羅心想：“世尊知道是我在搗亂，善逝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三・誘人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優樓頻螺的尼連禪河岸邊，坐在一棵牧羊人的榕樹下。這時是世尊初覺悟的時候。

這時候，世尊在下雨的黑暗晚上坐在空曠的地方。邪惡者魔羅想令世尊恐懼、緊張、毛骨悚然，於是前往世尊那裏，去到離世尊不遠的地方，現出各種各樣誘人與使人厭惡的光色。

世尊知道那是邪惡者魔羅，於是對他誦出這首偈頌：

“邪惡者請止，
你長久輪迴，
曾化多身相，
魔羅你敗露。

若人善節制，
身口意三業，
能免魔操縱，
不受魔侵擾。”

邪惡者魔羅心想：“世尊知道是我在搗亂，善逝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四・網之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波羅奈的仙人住處鹿野苑。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我因為如理思維、如理正勤，所以得到無上的解脫，證悟無上的解脫。比丘們，你們也要如理思維、如理正勤，你們也要得到無上的解脫，證悟無上的解脫。”

這時候，邪惡者魔羅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你在魔網中，
在天或人間，
俱受我所縛，
沙門沒解脫。”

世尊知道那是邪惡者魔羅，於是以這首偈頌回答他：

“我解脫魔網，
在天或人間，
不受魔所縛。
魔羅你敗露。”

邪惡者魔羅心想：“世尊知道是我在搗亂，善逝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五・網之二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波羅奈的仙人住處鹿野苑。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我已從天和人的羅網之中解脫出來，你們也從天和人的羅網之中解脫出來。比丘們，為了許多眾生的利益，為了許多眾生的快樂，為了悲憫世間，為了天和人的福祉、利益、快樂，你們去遊行說法吧。

“比丘們，不要兩人走在一起，你們分頭宣說這開首、中間、結尾都善美，有意義、有好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的法義吧。那些眼睛少塵垢的眾生，如果沒有機會聽法的話便會很可惜；總是有人會明白法義的。

“比丘們，我將前往優樓頻螺的舍那鎮說法。”

這時候，邪惡者魔羅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你在諸網中，
在天或人間，
俱受我所縛，
沙門沒解脫。”

世尊知道那是邪惡者魔羅，於是以這首偈頌回答他：

“我解脫諸網，
在天或人間，
不受魔所縛。
魔羅你敗露。”

邪惡者魔羅心想：“世尊知道是我在搗亂，善逝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六·蛇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世尊在下雨的黑暗晚上坐在空曠的地方。邪惡者魔羅想令世尊恐懼、緊張、毛骨悚然，於是化作一條巨大的蛇王，然後前往世尊那裏。那條蛇王有一條如大樹幹那樣的身軀，有一個如大簸箕那樣的頭兜，有一雙如拘薩羅銅碟那樣大的眼睛，口裏吐出有如雨中閃電那樣的舌頭，發出有如鐵匠風箱那樣的呼吸聲響。

世尊知道那是邪惡者魔羅，於是對他誦出這首偈頌：

“牟尼行踐自節制，
放捨俗事住空屋，
棲身空閒靜處中，
此是恰當之生活。

牟尼所居之空處，
駭人猛獸出沒多，
亦多蛇蠍與蚊蟲，
於此內心無驚懼。

若然天塌與地動，
所有眾生皆驚懼，
有如胸膛受箭刺，
覺者於此不動容。”

邪惡者魔羅心想：“世尊知道是我在搗亂，善逝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七・睡眠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世尊晚上長時間在空曠的地方行禪，到了黎明的時候洗腳進入寺院，然後右側睡獅子臥，一隻腳比另一隻腳高些，有念和覺知，心裏知道什麼時候要起來。

這時候，邪惡者魔羅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為何安睡為何眠？
太陽將出為何眠？
睡眠如死無警覺，
亦如居所空無人。”

世尊知道那是邪惡者魔羅，於是以這首偈頌回答他：

“眾生因愛墮羅網，
覺者盡除各種依，
沒有渴愛而安睡，
魔羅何故來搗亂！”

邪惡者魔羅心想：“世尊知道是我在搗亂，善逝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八・歡樂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邪惡者魔羅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有兒子者有歡樂，
有牛畜者有歡樂，
人因所依而歡樂，
無所依者無歡樂。”

世尊知道那是邪惡者魔羅，於是以這首偈頌回答他：

“有兒子者有憂愁，
有牛畜者有憂愁，
人因所依而憂愁，
無所依者無憂愁。”

邪惡者魔羅心想：“世尊知道是我在搗亂，善逝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九·壽元之一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人的壽元是很短的，很快便會到下一生；應要作善行，應要修習梵行；有生便會有死。比丘們，那些壽命長的人，都只是活上一百歲或多一些而已。”

這時候，邪惡者魔羅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眾人壽命長，
死神久不至，
如嬰活於世，
不應生厭離。”

世尊知道那是邪惡者魔羅，於是以這首偈頌回答他：

“眾人壽命短，
死神必到來，
如人頭巾燃，
應要生厭離。”

邪惡者魔羅心想：“世尊知道是我在搗亂，善逝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十·壽元之二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人的壽元是很短的，很快便會到下一生；應要作善行，應要修習梵行；有生便會有死。比丘們，那些壽命長的人，都只是活上一百歲或多一些而已。”

這時候，邪惡者魔羅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時光實無逝，
生命實無毀，
壽轉雖有死，
復生如輪轉。”

世尊知道那是邪惡者魔羅，於是以這首偈頌回答他：

“時光實飛逝，
生命實損毀，
壽盡有死亡，
如溪遇乾旱。”

邪惡者魔羅心想：“世尊知道是我在搗亂，善逝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第一品完

十一·大石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靈鷲山。

這時候，世尊在下雨的黑暗晚上坐在空曠的地方。邪惡者魔羅想令世尊恐懼、緊張、毛骨悚然，於是前往世尊那裏，然後逐一擊碎在世尊附近的大石。世尊知道那是邪惡者魔羅，於是對他誦出這首偈頌：

“即使你撼動，
整座靈鷲山，
覺者正解脫，
不受此動搖。”

邪惡者魔羅心想：“世尊知道是我在搗亂，善逝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十二·獅吼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世尊在大眾之中說法。邪惡者魔羅心想：“喬答摩沙門在大眾之中說法，讓我前往喬答摩沙門那裏，然後迷惑他們吧。”

於是，邪惡者魔羅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自視勝利者，
你仍有對手；
何來有自信，
眾中作獅吼？”

世尊知道那是邪惡者魔羅，於是以這首偈頌回答他：

“大雄心喜悅，
超越世間愛，
如來有十力，
眾中具自信。”

邪惡者魔羅心想：“世尊知道是我在搗亂，善逝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十三·碎石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曼直林的鹿野苑。

這時候，世尊的腳被碎石所傷，產生強烈的感受，身體上生起了苦痛、劇烈、刺痛、苦楚、不快、不歡喜的感受。世尊保持念和覺知，忍受這些痛楚而不受困擾。世尊把大衣摺為四疊，在上右側睡獅子臥，一隻腳比另一隻腳高些，有念和覺知。

這時候，邪惡者魔羅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你今獨居遠離處，
卻何鬆懈依床座？”

難道修行無目標，
還是懶散貪臥睡？”

世尊知道那是邪惡者魔羅，於是以這首偈頌回答他：

“不是鬆懈依床座，
目標已達離憂惱，
我今獨居遠離處，
憫諸眾生而臥睡。

愚人胸膛中愛箭，
內心時常受動搖，
彼等帶箭仍臥睡，
何況我已離箭刺。
醒無驚疑眠無懼，
於日於夜無悲傷，
我於世間無損毀，
憫眾因此能安睡。”

邪惡者魔羅心想：“世尊知道是我在搗亂，善逝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十四·不宜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薩羅一個名叫一娑羅村的婆羅門村落。

這時候，世尊在居士大眾之中說法。邪惡者魔羅心想：“喬答摩沙門在居士大眾之中說法，讓我前往喬答摩沙門那裏，然後迷惑他們吧。”

於是，邪惡者魔羅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你不宜說法，
教化他人時，
會帶來牽掛，
會生喜厭心。”

世尊知道那是邪惡者魔羅，於是以這首偈頌回答他：

“如來已解脫，
覺者憫眾生，
教化他人時，
不生喜厭心。”

邪惡者魔羅心想：“世尊知道是我在搗亂，善逝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十五·心念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邪惡者魔羅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羅網遍空中，

只要心念動，
便受我束縛，
沙門不得脫。”

世尊知道那是邪惡者魔羅，於是以這首偈頌回答他：

“眾人心喜好，
色聲香味觸，
但我離此欲。
魔羅你敗露。”

邪惡者魔羅心想：“世尊知道是我在搗亂，善逝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十六·鉢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世尊為比丘講說五取蘊的法語，對他們開示，對他們教導，使他們景仰，使他們歡喜。那些比丘求取義理、思維作意、全心全意地聆聽法義。邪惡者魔羅心想：“喬答摩沙門為比丘講說五取蘊的法語，對他們開示，對他們教導，使他們景仰，使他們歡喜。那些比丘求取義理、思維作意、全心全意地聆聽法義。讓我前往喬答摩沙門那裏，然後迷惑他們吧。”

這時候，一些鉢擺放在空曠的地方，邪惡者魔羅化作一隻牛，然後走向那些鉢那裏。有一位比丘對另一位比丘說：“比丘，比丘，那隻牛會踏碎那些鉢。”

那位比丘說了這番話後，世尊對他說：“比丘，這不是一隻牛，這是邪惡者魔羅到來迷惑你們。”

世尊知道那是邪惡者魔羅，於是對他誦出這首偈頌：

“色受想行識，
於此皆無欲，
不視為自我，
不視為我所；
諸結得超脫，
無欲得安穩。
魔軍尋此人，
到處找不著。”

邪惡者魔羅心想：“世尊知道是我在搗亂，善逝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十七·處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毗舍離大林的尖頂講堂。

這時候，世尊為比丘講說六觸入處的法語，對他們開示，對他們教導，使他們景仰，使他們歡喜。那些比丘求取義理、思維作意、全心全意地聆聽法義。邪惡者魔羅心想：“喬答摩沙門為比丘講說六觸入處的法語，對他們開示，對他們教導，使他們景仰，使他們歡喜。那些比丘求取義理、思維作意、全心全意地聆

聽法義。讓我前往喬答摩沙門那裏，然後迷惑他們吧。”

於是，邪惡者魔羅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在世尊附近發出使人恐懼和驚慌的大聲音，有如天崩地裂那樣。有一位比丘對另一位比丘說：“比丘，比丘，有如天崩地裂那樣。”

那位比丘說了這番話後，世尊對他說：“比丘，這不是天崩地裂，這是邪惡者魔羅到來迷惑你們。”

世尊知道那是邪惡者魔羅，於是對他誦出這首偈頌：

“色聲香味觸，
法等是誘餌，
令世人驚懼，
令世人智昏。
正念佛弟子，
擺脫此六處，
能越魔領域，
如日照晴空。”

邪惡者魔羅心想：“世尊知道是我在搗亂，善逝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十八·化食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摩揭陀一個名叫五娑羅村的婆羅門村落。

這時候，五娑羅村的童子在舉行施食大會。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五娑羅村化食。這時候，邪惡者魔羅操縱著五娑羅村的婆羅門居士，說：“不要讓喬答摩沙門取得化食。”

世尊空鉢入五娑羅村化食，空鉢而回。於是，魔羅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對他說：“沙門，又取不得化食嗎？”

“邪惡者，不就是因為你，我才取不得化食嗎！”

“大德，既然這樣，只要世尊第二次入五娑羅村，我便會讓你取得化食。”

“魔羅你造罪，
冒犯於如來。
難道你認為，
行惡無惡果？”

我無諸欲求，
生活於樂中，
我如光音天，
以禪悅為食。”

邪惡者魔羅心想：“世尊知道是我在搗亂，善逝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十九·農夫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世尊為比丘講說連接涅槃的法語，對他們開示，對他們教導，使他們景仰，使他們歡喜。那些比丘求取義理、思維作意、全心全意地聆聽法義。邪惡者魔羅心想：“喬答摩沙門為比丘講說連接涅槃的法語，對他們開示，對他們教導，使他們景仰，使他們歡喜。那些比丘求取義理、思維作意、全心全意地聆聽法義。讓我前往喬答摩沙門那裏，然後迷惑他們吧。”

於是，邪惡者魔羅化作一個農夫的外觀，肩負著一套大耕具，拿著一條長牛棒，頭髮凌亂，穿著粗麻衣，滿腳泥濘，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對他說：“沙門，你知自己是耕牛嗎？”

“邪惡者，你為什麼說我是耕牛呢？”

“沙門，只要你視眼是我、色是我、由識處所生的眼觸是我，沙門，任你去到哪裏也不能逃脫我的耕具。

“……耳……聲……由識處所生的耳觸……

“……鼻……香……由識處所生的鼻觸……

“……舌……味……由識處所生的舌觸……

“……身……觸……由識處所生的身觸……

“沙門，只要你視意是我、法是我、由識處所生的意觸是我，沙門，任你去到哪裏也不能逃脫我的耕具。”

“邪惡者，眼是你的領域、色是你的領域、由識處所生的眼觸是你的領域。邪惡者，由於我不視眼是我、色是我、由識處所生的眼觸是我，因此我不會落入你的領域。

“……耳……聲……由識處所生的耳觸……

“……鼻……香……由識處所生的鼻觸……

“……舌……味……由識處所生的舌觸……

“……身……觸……由識處所生的身觸……

“邪惡者，意是你的領域、法是你的領域、由識處所生的意觸是你的領域。邪惡者，由於我不視意是我、法是我、由識處所生的意觸是我，因此我不會落入你的領域。”

魔羅說：

“沙門於諸處，
稱之為自我，
或稱為我所，
不脫我掌控。”

世尊說：

“不視為自我，
不視為我所，
我知解脫道，
邪惡者不知。”

邪惡者魔羅心想：“世尊知道是我在搗亂，善逝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二十·管治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薩羅喜瑪拉雅山下森林的一間小屋。

世尊在閒靜處時，內心這樣反思：“能否依正法，不傷害也不教人傷害，不征服也不教人征服，不悲傷也不令人悲傷地管治世間呢？”

邪惡者魔羅以他心智知道世尊的心念，於是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對他說：“大德，請世尊來管治世間吧，善逝能夠依正法，不傷害也不教人傷害，不征服也不教人征服，不悲傷也不令人悲傷地管治世間。”

“邪惡者，你看見什麼而對我這樣說呢？”

“大德，世尊修習四神足；多修習，慣常地修習，透徹地修習；著手修習，令它增長，令它圓滿。大德，即使喜瑪拉雅山王，世尊都可隨自己的意欲將它變作一座金山。”

“金山兩三座，
不令一人足，
明白此義後，
出家修正行。

若見貪欲為苦本，
此人不傾諸欲樂；
若見執取為束縛，
此人修學除執法。”

邪惡者魔羅心想：“世尊知道是我在搗亂，善逝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第二品完

二十一·一些比丘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釋迦人的尸邏婆提村。

一些比丘住在世尊附近，他們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於是，邪惡者魔羅化作一個婆羅門的外觀，年老、彎起腰背、氣喘，扎大髮髻、穿羚羊皮、靠著優曇木柺杖，前往那些比丘那裏，然後對他們說：“賢者們，你們在年少、髮黑、壯健、人生的早期時便出家，不享受欲樂。賢者們，你們受用人間的欲樂吧，不要捨棄當下的事物而追求將來的事物！”

“婆羅門，我們不是捨棄當下的事物而追求將來的事物，我們是捨棄將來的事物而追求當下的事物。婆羅門，世尊說，欲樂會帶來很多苦、很多困擾，當中帶來很多患；法義是現生體證的，不會過時的，公開給所有人的，導向覺悟的，智者能在其中親身體驗的。”

那些比丘說了這番話後，邪惡者魔羅頭部左右搖擺，舌頭伸出伸入，額頭皺起三條橫紋，之後撐著手杖離去。

於是，那些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以上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世尊。

“比丘們，那個不是婆羅門，而是邪惡者魔羅到你們那裏想迷惑你們。”

這時世尊有感而發，然後誦出這首偈頌：

“若見貪欲為苦本，
此人不傾諸欲樂；
若見執取為束縛，
此人修學除執法。”

二十二·沙彌提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釋迦人的尸邏婆提村。

沙彌提尊者住在世尊附近，他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沙彌提尊者在閒靜處時，內心這樣反思：“我有得著，我有善得！我的老師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我有得著，我有善得！我在善說的法和律之中出家！我有得著，我有善得！我的同修具有戒行、本性善良！”

邪惡者魔羅以他心智知道沙彌提尊者的心念，於是前往沙彌提尊者那裏，然後在沙彌提尊者附近發出使人恐懼和驚慌的大聲音，有如天崩地裂那樣。

於是，沙彌提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以上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世尊。

“沙彌提，那不是天崩地裂，而是邪惡者魔羅到你那裏想迷惑你。沙彌提，你回去你那裏，繼續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吧。”

沙彌提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之後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離去。

沙彌提尊者繼續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沙彌提尊者在閒靜處時，內心再次這樣反思：“我有得著，我有善得！我的老師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我有得著，我有善得！我在善說的法和律之中出家！我有得著，我有善得！我的同修具有戒行、本性善良！”

邪惡者魔羅再次以他心智知道沙彌提尊者的心念，於是前往沙彌提尊者那裏，然後在沙彌提尊者附近發出使人恐懼和驚慌的大聲音，有如天崩地裂那樣。沙彌提尊者知道那是邪惡者魔羅，於是對他誦出這首偈頌：

“我心具敬信，
離家而出家，
念慧俱增長，
內心善入定；
任你諸變化，
我不受驚嚇。”

邪惡者魔羅心想：“沙彌提比丘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二十三·瞿提迦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瞿提迦尊者住在仙人山側邊的黑石，當他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的時候，觸證到心解脫的定，之後又從定中退失。當他第二次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的時候，第二次觸證到心解脫的定，之後又從定中退失。當他第三次……當他第四次……當他第五次……當他第六次……當他第七次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的時候，第七次觸證到心解脫的定，這時他心想：“我有六次從心解脫的定之中退失，讓我用刀自殺吧。”

邪惡者魔羅以他心智知道瞿提迦尊者的心念，於是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大雄慧名聞，
具眼具神通，
除怨越怖畏，
我今禮汝足。
但你之弟子，
受死亡征服，
一心欲求死；
此人應勸阻。

名聞之世尊，
為何你弟子，
樂法之學人，
會自殺身亡？”

這時候，瞿提迦尊者用刀自殺。

世尊知道那是邪惡者魔羅，於是以這首偈頌回答他：

“瞿提迦意堅，
不戀棧生命，
渴愛連根起，
此人已入滅。”

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來吧，我們前往仙人山側邊的黑石吧。瞿提迦用

刀自殺了。”

那些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於是，世尊和那些比丘一起前往仙人山側邊的黑石。世尊在遠處看見瞿提迦尊者反身躺在床上，有一團黑色的煙影走向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下方，走遍每一個角落。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你們看見一團黑色的煙影走向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下方，走遍每一個角落嗎？”

“大德，看見。”

“比丘們，這團黑色的煙影是邪惡者魔羅，他正在尋找瞿提迦的心識，看他的心識在哪裏攀緣。比丘們，瞿提迦的心識沒有攀緣，他已經入滅了。”

這時候，邪惡者魔羅拿著琉璃琴，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上下各方尋，
遍找瞿提迦，
不能找得著，
究竟到何方？”

世尊說：

“瞿提迦意堅，
常樂入禪定，
日夜長修習，
不執於生命，
戰勝諸魔軍，
不再受後有，
渴愛連根起，
此人已入滅。”

第三者旁述：

“夜叉不得逞，
內心生苦困，
琴從身下墮，
就此而隱沒。”

二十四·七年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優樓頻螺的尼連禪河岸邊，牧羊人的榕樹下。

這時候，邪惡者魔羅跟了世尊七年，他一直找機會來迷惑世尊但始終都找不著。於是，他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是否因受悲傷困，
是否財富招損失，
是否村中犯惡行，
故入山林來禪修？
何不跟人來交友，
不跟他人建誼情？”

世尊說：

“魔羅你是放逸者，
我已根除諸悲傷，

我亦從無犯惡行，
內心歡悅來禪修；
諸有貪愛已截斷，
心得無漏來禪修。”

魔羅說：

“沙門於諸處，
稱之為自我，
或稱為我所，
不脫我掌控。”

世尊說：

“不視為自我，
不視為我所，
我知解脫道，
邪惡者不知。”

魔羅說：

“若你能覺悟，
不死安穩道，
理應獨行踐，
何勞教他人？”

世尊說：

“欲度彼岸者，
來問不死義，
我悉解其問，
令彼得滅依。”

魔羅說：“大德，就如在村鎮附近有一個蓮池，蓮池裏有一隻螃蟹。村鎮裏的小孩子走進那個蓮池，從水中捉了那隻螃蟹放在陸地上。無論那隻螃蟹伸出哪一隻爪或鉗出來，小孩子都用木棒或石塊把它打斷、打破、擊碎。那隻螃蟹所有的爪和鉗都被打斷、打破、擊碎之後，便不能夠再回到蓮池像以前那樣生活了。

“大德，同樣地，我所有的扭曲、躁動、猶豫都被世尊打斷、打破、擊碎之後，便不能夠再走到世尊那裏找機會來迷惑世尊了。”

於是，邪惡者魔羅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失落的偈頌：

“烏鴉見石頭，
外觀如肉塊，
圍繞不捨離，
以為得美食，
啄之不得味，
奈何唯離去。
如鴉厭石頭，
我厭喬答摩。”

邪惡者魔羅離開世尊，然後在世尊附近的地上沉默不語、不知所措、雙肩下墜、頭面低垂、悶悶不樂、無言以對地盤腿而坐，拿著木枝在地上亂畫。

二十五·魔女

這時候，邪惡者魔羅三個女兒渴愛魔女、不悅魔女、貪欲魔女前往他那裏，然後對邪惡者魔羅誦出這首偈頌：

“何事不開心？
誰令父悲傷？
我等施欲網，
如林捉大象，
綁後押他來，
任由你操縱。”

魔羅說：

“善逝阿羅漢，
超越魔領域，
不受貪欲誘，
故我深悲傷。”

於是，渴愛魔女、不悅魔女、貪欲魔女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對世尊說：“沙門，我們任由你使役。”世尊盡除所有依、有無上的解脫，沒有理會她們。

於是，渴愛魔女、不悅魔女、貪欲魔女走到一旁來商議：“人的喜好各有不同，讓我們各自化作一百個童女吧。”渴愛魔女、不悅魔女、貪欲魔女各自化作一百個童女，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對世尊說：“沙門，我們任由你使役。”世尊盡除所有依、有無上的解脫，也是沒有理會她們。

……一百個少女……
……一百個少婦……
……一百個成熟女士……
……一百個中年女士……

於是，渴愛魔女、不悅魔女、貪欲魔女走到一旁來商議：“人的喜好各有不同，讓我們各自化作一百個年長女士吧。”渴愛魔女、不悅魔女、貪欲魔女各自化作一百個年長女士，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對世尊說：“沙門，我們任由你使役。”世尊盡除所有依、有無上的解脫，也是沒有理會她們。

於是，渴愛魔女、不悅魔女、貪欲魔女走到一旁來商議：“父親說‘善逝阿羅漢，超越魔領域，不受貪欲誘，故我深悲傷’，這是真的。若我們用這種方法來誘惑不離貪欲的沙門或婆羅門，他們必定會心胸破碎，或會口吐鮮血，或會瘋狂意亂，或會如割下的蘆葦草那樣枯萎、枯乾、枯謝。”

於是，渴愛魔女、不悅魔女、貪欲魔女前往世尊那裏，然後站在一邊。渴愛魔女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是否因受悲傷困，
是否財富招損失，
是否村中犯惡行，
故入山林來禪修？
何不跟人來交友，
不跟他人建誼情？”

世尊說：

“戰勝愛戀之大軍，
內心取得寂靜義，
覺悟究極之悅樂，
獨自一人來禪修；

無須跟人來交友，
無須跟人建誼情。”

不悅魔女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比丘常住於何處，
能越五流第六流¹？
比丘如何作禪修，
能息能離諸欲想？”

世尊說：

“身常猗息心解脫，
無行有念離俗事，
知法及修無覺禪，
無瞋無求不昏沉，
比丘若常如是住，
能越五流第六流。
比丘如此作禪修，
能息能離諸欲想。”

貪欲魔女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寂靜的偈頌：

“斷愛之人眾中行，
定能廣度多眾生。
離俗事者來領眾，
能離魔網越死神。”

世尊說：

“如來大威德，
以正法領眾；
汝等莫憎嫉，
知法義之人。”

於是，渴愛魔女、不悅魔女、貪欲魔女回去邪惡者魔羅那裏，邪惡者魔羅從遠處看見渴愛魔女、不悅魔女、貪欲魔女前來，便誦出這首偈頌：

“汝等愚癡人，
欲惱喬答摩：
如以牙碎鐵；
以花莖破石；
以指甲挖山；
以腹劈樹幹；
亦如頂重石，
立於懸崖邊。

汝等三魔女，
帶艷色而去，
遭如來驅散，
如風驅棉球！”

¹ 在《註釋》中說：超越五流指超越前五處眼、耳、鼻、舌、身五個根門所帶來的污染，而超越第六流是指超越意這個根門所帶來的污染；此外，五流亦視作五下分結，第六流亦視作五上分結。

第三品完



相應部·五·比丘尼相應

一·阿臘毗迦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上午，阿臘毗迦比丘尼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前往盲林作遠離。

邪惡者魔羅想令阿臘毗迦比丘尼恐懼、緊張、毛骨悚然，想擾亂她的遠離，於是前往阿臘毗迦比丘尼那裏，然後對她誦出這首偈頌：

“世間無出離，
遠離有何益！
你應受欲樂，
莫過後追悔。”

阿臘毗迦比丘尼心想：“究竟是人還是非人說這首偈頌呢？”她再心想：“這是邪惡者魔羅，他想令我恐懼、緊張、毛骨悚然，想擾亂我的遠離而誦出這首偈頌。”

阿臘毗迦比丘尼知道那是邪惡者魔羅，於是以這首偈頌回答他：

“世間有出離，
我以慧觸證；
放逸邪惡者，
此道你不知。

欲樂如矛刺，
五蘊如刑台。
我不熱衷於，
你說之欲樂。”

邪惡者魔羅心想：“阿臘毗迦比丘尼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二·須摩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上午，須摩比丘尼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前往盲林午休；當進入盲林後，坐在一棵樹下。

邪惡者魔羅想令須摩比丘尼恐懼、緊張、毛骨悚然，想擾亂她的定，於是前往須摩比丘尼那裏，然後對她誦出這首偈頌：

“此法難證覺，
唯男仙人得；
慧僅兩指淺，
女子不能成。”

須摩比丘尼心想：“究竟是人還是非人說這首偈頌呢？”她再心想：“這是邪惡者魔羅，他想令我恐懼、緊張、毛骨悚然，想擾亂我的定而誦出這首偈頌。”

須摩比丘尼知道那是邪惡者魔羅，於是以這首偈頌回答他：

“魔羅只堪作，
說長道短語：
女子或男士，
誰得誰不得。

女子豈不能：
內心善止息，
智慧常轉動，
觀察於正法！”

邪惡者魔羅心想：“須摩比丘尼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三·喬答彌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上午，基娑·喬答彌比丘尼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前往盲林午休；當進入盲林後，坐在一棵樹下。

邪惡者魔羅想令基娑·喬答彌比丘尼恐懼、緊張、毛骨悚然，想擾亂她的定，於是前往基娑·喬答彌比丘尼那裏，然後對她誦出這首偈頌：

“你因亡子故，
淚流滿面否？
獨自在林中，
思求男士否？”

基娑·喬答彌比丘尼心想：“究竟是人還是非人說這首偈頌呢？”她再心想：“這是邪惡者魔羅，他想令我恐懼、緊張、毛骨悚然，想擾亂我的定而誦出這首偈頌。”

基娑·喬答彌比丘尼知道那是邪惡者魔羅，於是以這首偈頌回答他：

“已盡亡子痛，
已盡男士心，
今我無悲哭，
連你也不懼。

我毀諸愛喜，
破除黑暗聚，
戰勝魔軍後，
安住無漏中。”

邪惡者魔羅心想：“基娑·喬答彌比丘尼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四·毗闍耶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上午，毗闍耶比丘尼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前往盲林午休；當進入盲林後，坐在一棵樹下。

邪惡者魔羅想令毗闍耶比丘尼恐懼、緊張、毛骨悚然，想擾亂她的定，於是前往毗闍耶比丘尼那裏，然後對她誦出這首偈頌：

“你年輕貌美，
我亦是青年，
賢姊來共享，
五音之樂韻。”

毗闍耶比丘尼心想：“究竟是人還是非人說這首偈頌呢？”她再心想：“這是邪惡者魔羅，他想令我恐懼、緊張、毛骨悚然，想擾亂我的定而誦出這首偈頌。”

毗闍耶比丘尼知道那是邪惡者魔羅，於是以這首偈頌回答他：

“色聲香味觸，
能令人意悅，
但於我無義，
歸還魔羅你。

此腐朽之身，
會壞會破敗，
我對此生厭，
已根除欲愛。

眾人求生於，
色界無色界；
或但求取得，
世間法寂靜。
此等大黑暗，
我已全破除。”

邪惡者魔羅心想：“毗闍耶比丘尼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五·蓮花色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上午，蓮花色比丘尼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來，然後站在一棵開滿花的娑羅樹下。

邪惡者魔羅想令蓮花色比丘尼恐懼、緊張、毛骨悚然，想擾亂她的定，於是前往蓮花色比丘尼那裏，然後對她誦出這首偈頌：

“娑羅樹上花盛開，
樹下站一比丘尼，
絕色美貌世無雙。
難道你是愚笨人，
故此膽敢獨自來，

不怕遇上放蕩人？”

蓮花色比丘尼心想：“究竟是人還是非人說這首偈頌呢？”她再心想：“這是邪惡者魔羅，他想令我恐懼、緊張、毛骨悚然，想擾亂我的定而誦出這首偈頌。”

蓮花色比丘尼知道那是邪惡者魔羅，於是以這首偈頌回答他：

“即使百千放蕩人，
不能動我一根毛，
連你魔羅也不怕，
故此膽敢獨自來。

我能夠隱沒；
能入你腹中；
能站你眼前，
你也不能見。
我心得自在，
善修四神足，
諸縛俱解除，
不怕你魔羅。”

邪惡者魔羅心想：“蓮花色比丘尼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六·遮邏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上午，遮邏比丘尼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前往盲林午休；當進入盲林後，坐在一棵樹下。

邪惡者魔羅前往遮邏比丘尼那裏，然後對她說：“比丘尼，你不稱羨什麼呢？”

“賢友，我不稱羨生。”

魔羅說：

“何不稱羨生？
由生得受欲。
誰人教你說，
對生不稱羨？”

遮邏比丘尼說：

“佛陀曾宣說，
超越生之法，
使我住真諦，
斷除一切苦。

有生便有死；
見生帶來苦，
如縛如損毀，
是故不稱羨。

眾人求生於，
色界無色界，
若不知息滅，
還復受後有。”

邪惡者魔羅心想：“遮邏比丘尼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七·優波遮邏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上午，優波遮邏比丘尼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前往盲林午休；當進入盲林後，坐在一棵樹下。

邪惡者魔羅前往優波遮邏比丘尼那裏，然後對她說：“比丘尼，你想投生在哪裏呢？”

“賢友，我不想投生在任何地方。”

魔羅說：

“有三十三天，
夜摩與兜率，
亦有化樂天，
及有自在天；
立心求彼處，
能得各種樂。”

優波遮邏比丘尼說：

“有三十三天，
夜摩與兜率，
亦有化樂天，
及有自在天；
彼俱貪欲網，
生彼受魔控。

諸世間燃燒，
諸世間冒煙，
諸世間冒火，
諸世間動搖。

不動搖之處，
非凡夫所求，
魔羅亦不達；
我心唯樂此。”

邪惡者魔羅心想：“優波遮邏比丘尼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八·尸波遮邏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上午，尸波遮邏比丘尼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前往盲林午休；當進入盲林後，坐在一棵樹下。

邪惡者魔羅前往尸波遮邏比丘尼那裏，然後對她說：“比丘尼，你稱羨哪種教派呢？”

“賢友，我不稱羨任何教派。”

魔羅說：

“於任何教派，
若都不稱羨；
你從誰剃髮，
展示沙門相？
莫非迷癡故，
而作沙門行？”

尸波遮邏比丘尼說：

“外道之徒眾，
在其教派中，
生見生淨信；
彼等義理中，
實無有智者，
我不羨其義。

佛陀無人及，
生於釋迦族，
降伏一切魔，
到處俱不敗，
解脫無貪染，
眼見一切事，
盡除所有業，
依盡得解脫。
世尊是我師，
我稱羨其教。”

邪惡者魔羅心想：“尸波遮邏比丘尼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九·舍邏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上午，舍邏比丘尼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前往盲林午休；當進入盲林後，坐在一棵樹下。

邪惡者魔羅想令舍邏比丘尼恐懼、緊張、毛骨悚然，想擾亂她的定，於是前

往舍邏比丘尼那裏，然後對她誦出這首偈頌：

“自身由誰作？
誰作此自身？
自身如何生？
自身如何滅？”

舍邏比丘尼心想：“究竟是人還是非人說這首偈頌呢？”她再心想：“這是邪惡者魔羅，他想令我恐懼、緊張、毛骨悚然，想擾亂我的定而誦出這首偈頌。”

舍邏比丘尼知道那是邪惡者魔羅，於是以這首偈頌回答他：

“自身非己作，
亦非他人作，
依因而得生，
因散則得滅。

如種播田中，
吸收水與土，
兩者之養份，
種子得生長；
五蘊與諸界、
六處亦如是，
依因而得生，
因散則得滅。”

邪惡者魔羅心想：“舍邏比丘尼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十·婆耆羅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上午，婆耆羅比丘尼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前往盲林午休；當進入盲林後，坐在一棵樹下。

邪惡者魔羅想令婆耆羅比丘尼恐懼、緊張、毛骨悚然，想擾亂她的定，於是前往婆耆羅比丘尼那裏，然後對她誦出這首偈頌：

“眾生由誰作？
誰作此眾生？
眾生如何生？
眾生如何滅？”

婆耆羅比丘尼心想：“究竟是人還是非人說這首偈頌呢？”她再心想：“這是邪惡者魔羅，他想令我恐懼、緊張、毛骨悚然，想擾亂我的定而誦出這首偈頌。”

婆耆羅比丘尼知道那是邪惡者魔羅，於是以這首偈頌回答他：

“魔羅你為何，
視實有眾生？
你為何帶著，
邪見之去處？
眾生不可得，

僅是行積聚。

如部件聚集，
稱之為馬車；
五蘊聚集時，
稱之為眾生。
實只有苦生、
苦住苦離去；
唯苦生與滅，
此外無餘物。”

邪惡者魔羅心想：“婆耆羅比丘尼知道是我在搗亂！”他苦惱、不開心，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比丘尼相應完



相應部·六·梵天相應

一·請佛說法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優樓頻螺的尼連禪河岸邊，坐在一棵牧羊人的榕樹下。這時是世尊初覺悟的時候。

世尊在閒靜處時，內心這樣反思：“我所證得的法義深奧、難見、難覺、寂靜、崇高、不從邏輯推理而得、深入、智者在當中會有所體驗。但是，人們喜歡黏著，熱衷黏著，愛樂黏著；喜歡黏著，熱衷黏著，愛樂黏著的人，是很難看見緣起這處地方的，是很難看見平息所有行、捨棄所有依、盡除渴愛、無欲、息滅、涅槃這處地方的。如果我對別人說法，人們將不會明白，我只會為自己帶來疲勞，只會白廢心機。”

這時世尊心中生起兩首獨特、以前從沒聽過的偈頌：

“此法難體證，
難為人解說，
人受貪瞋蔽，
不能覺此法。

此法逆流上，
深細及難見，
人受黑暗蔽，
不能見此法。”

世尊經過考慮，內心傾向不說法。這時候，梵天·娑婆世界主以他心智知道世尊的心念，於是心想：“如來·阿羅漢·等正覺的心傾向不說法。這真的是世間的損失！這真的是世間的損毀！”

這時候，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梵天·娑婆世界主在梵世間隱沒，在世尊跟前出現。之後他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膊，右膝跪地，向世尊合掌，然後對世尊說：“大德，願世尊說法。大德，願善逝說法。那些眼睛少塵垢的眾生，如果沒有機會聽法的話便會很可惜；總是有人會明白法義的。”

梵天·娑婆世界主說了以上的話後，再進一步說：

“從前在此摩揭陀，
只有垢人說染法，
現請無垢人說法，
為眾生開甘露門。

如人站立山峰上，
垂望各各諸眾生，
現請具眼之智者，
攀登正法之宮殿，
以無憂惱心垂望，
受制生死之眾生。

現請勝利之大雄，

無債導師作遊行，
世尊於世間說法，
將有解法義之人。”

世尊聽了梵天的請求，對眾生起了悲心，然後以佛眼觀察世間。當世尊以佛眼觀察世間時，看見有眼睛少塵垢的眾生，有眼睛多塵垢的眾生；有利根的眾生，有鈍根的眾生；有高質素的眾生，有低質素的眾生；有易受教化的眾生，有難受教化的眾生；有些眾生明白不善行為的過咎。

就正如蓮池裏的青蓮花、紅蓮花、白蓮花，它們在水中生長，依賴水份，在水中得到滋養。有些蓮花還沒長出水面；有些蓮花已經長到水面；有些蓮花已經長出水面，不沾水漬。

同樣地，當世尊以佛眼觀察世間時，看見有眼睛少塵垢的眾生，有眼睛多塵垢的眾生；有利根的眾生，有鈍根的眾生；有高質素的眾生，有低質素的眾生；有易受教化的眾生，有難受教化的眾生；有些眾生明白不善行為的過咎。

世尊觀察世間後，以偈頌回答梵天·娑婆世界主：

“之前恐說法徒勞，
寧可不說出世法；
今為眾開甘露門，
具耳之人得敬信。”

這時候，梵天·娑婆世界主心想：“世尊答應我說法了。”於是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二·敬重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優樓頻螺的尼連禪河岸邊，坐在一棵牧羊人的榕樹下。這時是世尊初覺悟的時候。

世尊在閒靜處時，內心這樣反思：“沒有老師、長輩依止的生活是苦的，哪位沙門或婆羅門值得恭敬、敬重，值得依止他來生活呢？”

世尊再心想：“若戒蘊不圓滿的人，應找一位戒圓滿、值得恭敬、值得敬重的沙門或婆羅門，依止他來生活，但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之中，我看不見任何沙門或婆羅門比我有更圓滿的戒。

“若定蘊不圓滿的人，應找一位定圓滿、值得恭敬、值得敬重的沙門或婆羅門，依止他來生活，但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之中，我看不見任何沙門或婆羅門比我有更圓滿的定。

“若慧蘊不圓滿的人，應找一位慧圓滿、值得恭敬、值得敬重的沙門或婆羅門，依止他來生活，但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之中，我看不見任何沙門或婆羅門比我有更圓滿的慧。

“若解脫蘊不圓滿的人，應找一位解脫圓滿、值得恭敬、值得敬重的沙門或婆羅門，依止他來生活，但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之中，我看不見任何沙門或婆羅門比我有更圓滿的解脫。

“若解脫知見蘊不圓滿的人，應找一位解脫知見圓滿、值得恭敬、值得敬重的沙門或婆羅門，依止他來生活，但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之中，我看不見任何沙門或婆羅門比我有更圓滿的解脫知見。

“法使我得到最高的覺悟，讓我恭敬、敬重法，依止法來生活吧。”

這時候，梵天·娑婆世界主以他心智知道世尊的心念，於是，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梵天·娑婆世界主在梵世間隱沒，在世尊跟前出現。之後他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膊，向世尊合掌，然後對世尊說：“世尊，正是這樣，善逝，正是這樣！大德，過去的阿羅漢·等正覺·世尊恭敬、敬重法，依止法來生活。未來的阿羅漢·等正覺·世尊也是恭敬、敬重法，依止法來生活。現在的阿羅漢·等正覺·世尊也是恭敬、敬重法，依止法來生活。”

梵天·娑婆世界主說了以上的話後，再進一步說：

“過去等正覺，
將來等正覺，
現在等正覺，
清除諸憂惱。
此乃佛常法，
過去與現在，
將來亦如是，
皆敬法而住。

是故求義者，
求大威德者，
皆應敬正法，
常憶佛教誡。”

三·梵摩提婆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有一位婆羅門女的兒子名叫梵摩提婆，他在世尊座下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

梵摩提婆尊者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不久便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他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梵摩提婆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在上午，梵摩提婆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逐家逐戶化食時前往自己母親的居所。

這時候，梵摩提婆尊者的母親正在做對梵天的恆常供養。梵天·娑婆世界主心想：“梵摩提婆尊者的母親正在做對梵天的恆常供養，讓我前往她那裏，然後警策她吧。”於是，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梵天·娑婆世界主在梵世間隱沒，在梵摩提婆尊者母親的居所出現。

梵天·娑婆世界主站在梵摩提婆尊者母親的居所上空誦出這首偈頌：

“婆羅門女作供養，
應知梵界離此遠，
梵天之道你不知，
梵天亦不吃此食。

梵摩提婆你兒子，

息滅眾依越天界，
離眷無物之比丘，
化食漸到你家來。

人天俱敬之智者，
排除眾惡無污染，
內有修持得清涼，
逐戶化食而到來。

寂靜無惱不動搖，
過去未來都不染，
不論強弱俱不害，
供他實屬上供養。

怨對止息心平靜，
猶如馴象無躁動，
善戒比丘心解脫，
供他實屬上供養。

你見度流聖者後，
應生淨信莫動搖，
供養最高受供者，
作福將來得樂報。

你見度流聖者後，
若生淨信不動搖，
供養最高受供者，
作福將來得樂報。”

四·波迦梵天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波迦梵天生起這種惡見：“這裏常恆、這裏牢固、這裏持久、這裏獨存、這裏是長生不死之法；這裏沒有生、沒有老、沒有死、沒有死後再投生的出現；在眾多出離的地方之中，沒有一處比這裏更高的了。”

這時候，世尊以他心智知道波迦梵天的心念，於是，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世尊在祇樹給孤獨園隱沒，在那個梵世間出現。當波迦梵天從遠處看見世尊前來，便對他說：“仁者，請過來，歡迎到來。仁者，你很久沒有到來了。仁者，這裏常恆、這裏牢固、這裏持久、這裏獨存、這裏是長生不死之法；這裏沒有生、沒有老、沒有死、沒有死後再投生的出現；在眾多出離的地方之中，沒有一處比這裏更高的了。”

波迦梵天說了這番話後，世尊對他說：“波迦梵天，你帶著無明，波迦梵天，你帶著無明！你把無常的東西說成常恆，把不牢固的東西說成牢固，把不持久的東西說成持久，把不獨存的東西說成獨存，把死亡之法說成長生不死之法；你把

有生、有老、有死、有死後再投生的出現說成沒有生、沒有老、沒有死、沒有死後再投生的出現；你把不是最高的出離地方說成最高的出離地方。”

波迦梵天說：

“具智之人喬答摩，
此有梵天七十二，
俱因福業而生此，
超越生死得自在；
世間之人無數眾，
朝向我等作祈求。”

世尊說：

“波迦但說壽命長，
實在壽短不長久。
梵天我知你壽元，
百千眾多有盡頭。”

波迦梵天說：

“你說你離生死苦，
能見世間所有事。
世尊可否看得見，
過往我有何戒行？”

世尊說：

“我能覺醒般憶念，
過往你作之戒行：
眾多口渴暑熱人，
你為他們供飲品。

我能覺醒般憶念，
過往你作之戒行：
羚羊族人被捉拿，
你救彼等出生天。

我能覺醒般憶念，
過往你作之戒行：
河龍捉食船中人，
你以奮力來拯救。

我能覺醒般憶念，
過往你作之戒行：
你曾作師教導我，
我名劫波性聰穎。”

波迦梵天說：

“知我壽元知餘事，
不愧稱之為佛陀！
你有如此之光芒，
持續照亮梵世間。”

五·捨舊見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有一個梵天生起這種惡見：“沒有沙門或婆羅門能夠到這裏來。”

這時候，世尊以他心智知道那個梵天的心念，於是，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世尊在祇樹給孤獨園隱沒，在那個梵世間出現。世尊盤腿坐在梵天的上空，進入火界定。

這時候，大目犍連尊者心想：“現在世尊在哪裏呢？”他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世尊盤腿坐在梵天的上空，進入火界定。於是，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大目犍連尊者在祇樹給孤獨園隱沒，在那個梵世間出現。大目犍連尊者盤腿坐在梵天東方的上空，低於世尊而坐，進入火界定。

這時候，大迦葉尊者心想：“現在世尊在哪裏呢？”他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世尊盤腿坐在梵天的上空，進入火界定。於是，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大迦葉尊者在祇樹給孤獨園隱沒，在那個梵世間出現。大迦葉尊者盤腿坐在梵天南方的上空，低於世尊而坐，進入火界定。

這時候，大劫賓那尊者心想：“現在世尊在哪裏呢？”他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世尊盤腿坐在梵天的上空，進入火界定。於是，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大劫賓那尊者在祇樹給孤獨園隱沒，在那個梵世間出現。大劫賓那尊者盤腿坐在梵天西方的上空，低於世尊而坐，進入火界定。

這時候，阿那律陀尊者心想：“現在世尊在哪裏呢？”他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世尊盤腿坐在梵天的上空，進入火界定。於是，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阿那律陀尊者在祇樹給孤獨園隱沒，在那個梵世間出現。阿那律陀尊者盤腿坐在梵天北方的上空，低於世尊而坐，進入火界定。

這時候，大目犍連尊者對梵天誦出這首偈頌：

“你見此光芒，
超越梵世間；
賢友你今後，
會否持舊見？”

梵天說：

“我見此光芒，
超越梵世間；
仁者我今後，
不復持舊見。
今後亦不說：
我常恆持久！”

梵天受到警策後，世尊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在梵世間隱沒，在祇樹給孤獨園出現。

這時候，梵天對一個梵天隨從說：“仁者，來吧，你前往大目犍連尊者那裏，然後對他說：‘目犍連仁者，世尊還有沒有其他弟子，有目犍連賢者、迦葉賢者、劫賓那賢者、阿那律陀賢者那樣的大威德、大力量呢？’”

那個梵天隨從回答梵天：“仁者，是的。”於是前往大目犍連尊者那裏，然後對他說：“目犍連仁者，世尊還有沒有其他弟子，有目犍連賢者、迦葉賢者、劫賓那賢者、阿那律陀賢者那樣的大威德、大力量呢？”

於是，大目犍連尊者對梵天隨從誦出這首偈頌：

“佛陀多弟子，
是漏盡羅漢，
得三明神通，
及擅他心通。”

梵天隨從對大目犍連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高興，之後回去梵天那裏，然後對他說：“仁者，大目犍連尊者說：

“‘佛陀多弟子，
是漏盡羅漢，
得三明神通，
及擅他心通。’”

梵天隨從說了以上的話後，梵天對梵天隨從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六·放逸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世尊在靜處午休。善獨居梵天和淨住獨居梵天前往世尊那裏，然後靠著門柱站立。善獨居梵天對淨住獨居梵天說：“仁者，世尊正在靜處午休，現在不是拜訪世尊的時候。仁者，有些梵世間富庶、繁榮，那裏的梵天安住在放逸之中，讓我們前往那些梵世間，然後警策那裏的梵天吧。”

淨住獨居梵天回答善獨居梵天：“仁者，是的。”於是，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善獨居梵天和淨住獨居梵天在世尊那裏隱沒，在某個梵世間出現。當那個梵世間的梵天從遠處看見善獨居梵天和淨住獨居梵天前來，便對他們說：“仁者們，剛才你們到哪裏來呢？”

善獨居梵天說：“仁者，我們到過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跟前。仁者，你應去禮敬世尊·阿羅漢·等正覺。”

善獨居梵天說了這番話後，那個梵天不接受善獨居梵天的建議，更化出一千個自身出來，然後對善獨居梵天說：“仁者，你看見我有這樣的神通嗎？”

“仁者，我看見。”

“仁者，我有這樣的大威德、大力量，還要去禮敬一些沙門或婆羅門嗎？”

於是，善獨居梵天化出二千個自身出來，然後對那個梵天說：“仁者，你看見我有這樣的神通嗎？”

“仁者，我看見。”

“仁者，世尊比起我和你有更大威德、更大力量。仁者，你應去禮敬世尊·阿羅漢·等正覺。”

於是，那個梵天對善獨居梵天誦出這首偈頌：

“善獨居梵天仁者，
我此莊嚴禪宮殿，
金翅鳥像有三百，
天鵝色像有四百，
鷹鳥色像有五百，
威光遍照於北方。”

善獨居梵天說：

“即使你之禪宮殿，
威光遍照於北方；
見人長受色所困，
智者對色不愛喜。”

善獨居梵天和淨住獨居梵天警策了那個梵天，然後就在那裏隱沒。過了一段時間後，那個梵天去禮敬世尊·阿羅漢·等正覺。

七·拘迦梨迦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世尊在靜處午休。善獨居梵天和淨住獨居梵天前往世尊那裏，然後靠著門柱站立。善獨居梵天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有關拘迦梨迦比丘的偈頌：

“衡量人有否，
受污染限量，
可知是智人，
還是一凡夫。”

八·帝須迦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世尊在靜處午休。善獨居梵天和淨住獨居梵天前往世尊那裏，然後靠著門柱站立。善獨居梵天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有關迦達摩·帝須迦比丘的偈頌：

“衡量人有否，
受污染限量，
可知是智者，
還是無智人。”

九·兜茶梵天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拘迦梨迦比丘在重病中受苦。在黎明時分，有明亮外表的兜茶獨居梵天照亮了整個祇樹給孤獨園，跟著前往拘迦梨迦比丘那裏，然後站在空中對他說：“拘迦梨迦，你要對舍利弗、目犍連心生淨信，舍利弗、目犍連有好的戒行。”

“賢友，你是誰呢？”

“我是兜茶獨居梵天。”

“賢友，世尊不是為你記說得不還果嗎，你回來這裏幹嗎！你看見你冒犯了我嗎！”

兜茶獨居梵天說：

“人從出生起，
口中有利斧，
愚人說惡語，

反傷及自己。

於受責者作稱讚，
於受讚者作譴責，
猶如口擲不祥骰，
不祥骰中無福樂。

博奕中之不祥骰，
令人失去諸財物，
或失所有連性命，
此等相對還事小；
若以瞋心對善逝，
或出惡言心惡意，
斥責侮辱諸聖者，
此是更甚不祥骰，
此人投生於地獄，
百千次數眾多番。”

十·拘迦梨迦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拘迦梨迦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舍利弗、目犍連有惡欲，被惡欲所征服。”

拘迦梨迦比丘說了這番話後，世尊對他說：“拘迦梨迦，不要這樣說。拘迦梨迦，不要這樣說！拘迦梨迦，你要對舍利弗、目犍連心生淨信，舍利弗、目犍連有好的戒行。”

……第二次……

拘迦梨迦比丘第三次對世尊說：“大德，舍利弗、目犍連有惡欲，被惡欲所征服。”

世尊第三次對他說：“拘迦梨迦，不要這樣說。拘迦梨迦，不要這樣說！拘迦梨迦，你要對舍利弗、目犍連心生淨信，舍利弗、目犍連有好的戒行。”

於是，拘迦梨迦比丘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離去。拘迦梨迦比丘離去不久，全身長遍一些芥末大小那樣的膿瘡，之後膿瘡由芥末大小變成綠豆大小，由綠豆大小變成豌豆大小，由豌豆大小變成棗核大小，由棗核大小變成棗子大小，由棗子大小變成醋栗大小，由醋栗大小變成嫩的頻螺果大小，由嫩的頻螺果大小變成頻螺果大小，膿瘡變成頻螺果大小後便破裂，流膿、流血。

拘迦梨迦比丘因為這種病而命終，他對舍利弗、目犍連心懷敵意，命終後投生在紅蓮地獄之中。

這時候，在黎明時分，有明亮外表的梵天·娑婆世界主照亮了整個祇樹給孤獨園，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拘迦梨迦比丘命終了，他對舍利弗、目犍連心懷敵意，命終後投生在紅蓮地獄之中。”

梵天·娑婆世界主說了以上的話，便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世尊在天明時把梵天·娑婆世界主前來的事情及所說的話一五一十地告訴比

丘，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有一位比丘對他說：“大德，紅蓮地獄的壽量有多長呢？”

“比丘，紅蓮地獄的壽量很長。不容易以多少年、多少百年、多少千年或多少百千年來計量。”

“大德，能否用譬喻來形容它呢？”

世尊說：“比丘，是能的。比丘，假如有二十車拘薩羅芝麻，有人每隔一百年都來取走一粒芝麻，直至把這樣大量的芝麻完全取走，膿腫地獄的壽量還沒有完。比丘，二十次膿腫地獄的壽量等如一次膿腫破裂地獄的壽量，二十次膿腫破裂地獄的壽量等如一次唇發抖地獄的壽量，二十次唇發抖地獄的壽量等如一次舌發抖地獄的壽量，二十次舌發抖地獄的壽量等如一次喉發抖地獄的壽量，二十次喉發抖地獄的壽量等如一次白荷地獄的壽量，二十次白荷地獄的壽量等如一次木蓮地獄的壽量，二十次木蓮地獄的壽量等如一次青蓮地獄的壽量，二十次青蓮地獄的壽量等如一次白蓮地獄的壽量，二十次白蓮地獄的壽量等如一次紅蓮地獄的壽量。比丘，拘迦梨迦比丘對舍利弗、目犍連心懷敵意，投生在紅蓮地獄之中。”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人從出生起，
口中有利斧，
愚人說惡語，
反傷及自己。

於受責者作稱讚，
於受讚者作譴責，
猶如口擲不祥骰，
不祥骰中無福樂。

博奕中之不祥骰，
令人失去諸財物，
或失所有連性命，
此等相對還事小；
若以瞋心對善逝，
或出惡言心惡意，
斥責侮辱諸聖者，
此是更甚不祥骰，
此人投生於地獄，
百千次數眾多番。”

第一品完

十一·長青童子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沙匹尼河岸邊。

在黎明時分，有明亮外表的梵天·長青童子照亮了整個沙匹尼河岸邊，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於族群之中，
刹帝利最勝；
於人天之中，
明行足最勝。”

梵天·長青童子說了以上的話後，導師認可他的說話。梵天·長青童子知道導師認可自己的說話，於是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十二·提婆達多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靈鷲山。

這時候，提婆達多離去不久。在黎明時分，有明亮外表的梵天·娑婆世界主照亮了整個靈鷲山，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有關提婆達多的偈頌：

“利養損害人，
如竹如芭蕉、
如蘆葦結子，
亦如騾懷胎。”

十三·安陀迦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摩揭陀的安陀迦村。

這時候，世尊在下雨的黑暗晚上坐在空曠的地方。在黎明時分，有明亮外表的梵天·娑婆世界主照亮了整個安陀迦村，跟著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為作解結之修行，
居於偏遠之森林；
若不樂於偏遠處，
可居僧中守正念。

逐家逐戶來化食，
睿智有念護根門，
居於偏遠之森林，
無懼無畏得解脫。

駭人蛇蟲出沒處，
行雷閃電長下雨，

漆黑一片之晚上，
比丘坐此無怖畏。

非流言猜想，
我親見世尊：
一人修梵行，
助人以千計，
徹底盡生死；
更多百千倍，
入流之學人，
不落惡趣道。
我之智慧小，
難以意思量，
三果之福份，
在此不妄說。”

十四·日光城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從前，有一個名叫日光的國王，日光王的王城名叫日光城，尸棄世尊·阿羅漢·等正覺依止日光城來生活，他有一雙上首弟子，名叫阿毗浮和波婆。

“那時候，尸棄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對阿毗浮比丘說：‘婆羅門，來吧，我們在飯前先前往梵世間那裏吧。’

“阿毗浮比丘回答尸棄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大德，是的。’於是，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尸棄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和阿毗浮比丘在日光城隱沒，在梵世間出現。

“尸棄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對阿毗浮比丘說：‘婆羅門，為梵天、梵眾天和梵天隨從講說法語吧。’

“阿毗浮比丘回答尸棄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大德，是的。’於是，為梵天、梵眾天和梵天隨從講說法語，對他們開示，對他們教導，使他們景仰，使他們歡喜。

“那時候，梵天、梵眾天和梵天隨從在那裏議論紛紛：‘真是罕見，真是少有！為什麼導師不說法而由弟子在導師面前說法呢？’

“於是，尸棄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對阿毗浮比丘說：‘婆羅門，梵天、梵眾天和梵天隨從在議論：為什麼導師不說法而由弟子在導師面前說法。婆羅門，既然這樣，你給他們多一些警策吧。’

“阿毗浮比丘回答尸棄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大德，是的。’於是，阿毗浮比丘讓天眾看見自己的身體來說法，讓天眾看不見自己的身體來說法，讓天眾看見下半身、看不見上半身來說法，讓天眾看見上半身、看不見下半身來說法。

“梵天、梵眾天和梵天隨從在那裏心生罕見、少有的想法，說：‘真是罕見，

真是少有！阿毗浮沙門有這樣的大威德、大力量！’

“阿毗浮比丘對尸棄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說：‘大德，我記得曾在僧團中說：‘賢友們，我能站在梵世間說話，令聲音傳遍一千個世界。’’”

“尸棄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說：‘婆羅門，現在是時候了，婆羅門，現在是時候了，你現在站在梵世間說話，令聲音傳遍一千個世界吧。’

“阿毗浮比丘回答尸棄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大德，是的。’於是，阿毗浮比丘站在梵世間誦出那首偈頌：

“‘依佛說而行，
精進奮向前，
摧毀諸魔軍，
如象毀茅廬。

法與律之中，
住於不放逸，
斷生死輪迴，
令苦得止息。’

“梵天、梵眾天和梵天隨從受到警策後，尸棄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和阿毗浮比丘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在梵世間隱沒，在日光城出現。

“那時候，尸棄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對比丘說：‘比丘們，你們聽到阿毗浮比丘站在梵世間誦出的偈頌嗎？’

“‘大德，我們聽到。’

“‘比丘們，你們聽到的偈頌是怎樣的呢？’

“‘依佛說而行，
精進奮向前，
摧毀諸魔軍，
如象毀茅廬。

法與律之中，
住於不放逸，
斷生死輪迴，
令苦得止息。

“‘大德，這是我們聽到的偈頌。’

“‘比丘們，十分好，十分好！比丘們，你們能善聽阿毗浮比丘站在梵世間誦出的偈頌。’”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十五·入滅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尸那羅武士子的優波跋多那娑羅林。這是世尊在雙娑羅樹中間，臨近入滅的時候。

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我現在對你們說，行是衰敗法，你們要不放逸地修行取證。”

這是如來最後的說話。

這時候，世尊進入初禪；他從初禪出，然後進入二禪；他從二禪出，然後進入三禪；他從三禪出，然後進入四禪；他從四禪出，然後進入空無邊處；他從空無邊處出，然後進入識無邊處；他從識無邊處出，然後進入無所有處；他從無所有處出，然後進入非想非非想處。

他從非想非非想處出，然後進入無所有處；他從無所有處出，然後進入識無邊處；他從識無邊處出，然後進入空無邊處；他從空無邊處出，然後進入四禪；他從四禪出，然後進入三禪；他從三禪出，然後進入二禪；他從二禪出，然後進入初禪。

他從初禪出，然後進入二禪；他從二禪出，然後進入三禪；他從三禪出，然後進入四禪；他從四禪出，然後立刻入滅。

當世尊入滅時，梵天·娑婆世界主說出以下偈頌：

“一切諸眾生，
皆會捨身命；
導師無倫匹，
今亦復如是；
正覺大勢力，
如來今入滅。”

當世尊入滅時，帝釋天·因陀羅說出以下偈頌：

“諸行皆無常，
是生滅之法；
止息生與死，
此是解脫樂。”

當世尊入滅時，阿難尊者說出以下偈頌：

“具足一切德，
等正覺入滅；
實使人恐懼，
實使人驚慌。”

當世尊入滅時，阿那律陀尊者說出以下偈頌：

“無有出入息，
內心住不動，
具眼者入滅，
常處於寂靜。

內心不懈怠，
承受諸病苦；
心解脫涅槃，
如燈盡火滅。”

第二品完



相應部·七·婆羅門相應

一·檀那吒尼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在頗羅墮種族之中有一個名叫檀那吒尼的女婆羅門對佛、法、僧有深厚的淨信。有一次，她在侍餐時險些跌倒，在站穩之後有感而發，說出趨吉避凶的感興語三次：“南無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南無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南無世尊·阿羅漢·等正覺。”

檀那吒尼女婆羅門說了這番話後，頗羅墮種婆羅門對她說：“卑賤婦人，你竟然這樣來稱讚一個禿頭的沙門！卑賤婦人，我現在去駁斥你老師的教說！”

“婆羅門，我看不見有眾生——不論在天世間的天神、魔羅、梵天，在人世間的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能夠駁斥世尊·阿羅漢·等正覺的教說。婆羅門，你即管去吧，去到後你便會知道。”

頗羅墮種婆羅門惱怒、不高興，他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以偈頌對世尊說：

“斷何得安睡？

斷何得無憂？

僅除何一法，

瞿曇所稱善？”

世尊說：

“斷忿得安睡。

斷忿得無憂。

婆羅門應知，

忿如刀頭蜜，

除此聖稱善，

斷此得無憂。”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頗羅墮種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喬答摩賢者，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我能在喬答摩賢者的座下出家，願我能受具足戒。”

頗羅墮種婆羅門在世尊座下出家，受具足戒。受具足戒不久，頗羅墮尊者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不久便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他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頗羅墮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二·罵人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在頗羅墮種族之中有一個經常罵人的婆羅門，他聽到“有一個婆羅門在喬答摩沙門座下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的消息而惱怒、不高興，於是前

往世尊那裏，然後以無禮與粗惡的說話來責罵、斥罵世尊。

經常罵人的婆羅門說了這番話後，世尊對他說：“婆羅門，你認為怎樣，你的朋友、親屬、賓客會不會來拜訪你呢？”

“喬答摩賢者，我的朋友、親屬、賓客經常會來拜訪我。”

“婆羅門，你認為怎樣，你會不會用硬食物、軟食物、美食來招呼他們呢？”

“喬答摩賢者，我經常會用硬食物、軟食物、美食來招呼他們。”

“婆羅門，如果他們沒有拿取食物來吃，那些食物會歸於誰呢？”

“喬答摩賢者，如果他們沒有拿取食物來吃，那些食物便會歸回我了。”

“婆羅門，同樣地，你在責罵時我沒有責罵，你在忿恨時我沒有忿恨，你在爭吵時我沒有爭吵，這就是我沒有拿取你的責罵來吃，那些責罵便會歸回你了。婆羅門，那些責罵便會歸回你了！婆羅門，任何人以責罵回應別人的責罵，以忿恨回應別人的忿恨，以爭吵回應別人的爭吵，這稱為一起共食，一起進餐。我沒有和你一起共食，一起進餐，那些責罵便會歸回你了。婆羅門，那些責罵便會歸回你了！”

“王族與民眾都知道喬答摩賢者是阿羅漢，但喬答摩賢者還是有惱怒的。”

“正智得解脫，

調伏具正命，

平息無惱怒，

惱怒從何來！

以怒還以怒，

會令人墮落；

以不怒還怒，

贏難勝之仗。

知人惱怒時，

自己要平息，

如此正念行，

自他兩得益；

人或視此為，

愚人怯弱法；

實為療怒法，

自他兩治療。”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經常罵人的頗羅墮種婆羅門對他說……頗羅墮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三·阿須連陀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阿須連陀·頗羅墮婆羅門聽到“有一個婆羅門在喬答摩沙門座下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的消息而惱怒、不高興，於是前往世尊那裏，然後以無禮與粗惡的說話來責罵、斥罵世尊。

阿須連陀婆羅門說了這番話後，世尊保持沉默。於是，阿須連陀婆羅門對世尊說：“沙門，我戰勝了你，沙門，我戰勝了你！”

世尊說：

“愚人說惡語，
自認為戰勝，
實唯有安忍，
才是勝利者。
以怒還以怒，
會令人墮落；
以不怒還怒，
贏難勝之仗。”

知人惱怒時，
自己要平息，
如此正念行，
自他兩得益；
人或視此為，
愚人怯弱法；
實為療怒法，
自他兩治療。”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阿須連陀婆羅門對他說……阿須連陀·頗羅墮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四·畢陵伽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畢陵伽·頗羅墮婆羅門聽到“有一個婆羅門在喬答摩沙門座下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的消息而惱怒、不高興，於是前往世尊那裏，然後保持沉默地站在一邊。

世尊以他心智知道畢陵伽婆羅門的心念，然後以偈頌對他說：

“愚人若然存惡念，
來對清淨無垢人；
猶如逆風擲人土，
惡業返回愚癡人。”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畢陵伽婆羅門對他說……畢陵伽·頗羅墮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五·不惱害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不惱害·頗羅墮婆羅門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我是不惱害。喬答摩賢者，我是不惱害。”

世尊說：

“若論於名稱，

你是不惱害；
不以身口意，
惱害於他人，
如此為真實，
不惱害之人。”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不惱害婆羅門對他說……不惱害·頗羅墮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六·結纏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結纏·頗羅墮婆羅門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以偈頌對世尊說：

“內結與外結，
人受結所纏，
我問喬答摩，
誰能解此結？”

世尊說：

“住戒有慧人，
修習心與慧，
勤智之比丘，
彼能解此結；

不染貪與瞋，
不染於無明，
漏盡阿羅漢，
彼能解此結；

各種名與色，
還有諸色想，
滅盡無餘者，
彼亦斷此結。”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結纏婆羅門對他說……結纏·頗羅墮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七·須提迦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須提迦·頗羅墮婆羅門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婆羅門清淨，
具戒作苦修，
明行皆具足，
故此得清淨；

其餘諸世人，
不能得清淨。”

世尊說：

“並非由種姓，
多唸咒祈福，
而能得清淨；
自心若污染，
依止偽善行，
此人不清淨。”

不論刹帝利，
不論婆羅門，
吠舍首陀羅，
乃至旃陀羅，
若常作精進，
堅定有決心，
取得極清淨；
應知此為淨。”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須提迦婆羅門對他說……須提迦·頗羅墮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八·火供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在頗羅墮種族之中有一個做火供的婆羅門，他放置好酥油飯，便做火供，舉行火供儀式。

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王舍城化食，他逐家逐戶化食，去到火供婆羅門的居所，然後站在一邊。火供婆羅門看見世尊前來化食，便以偈頌對世尊說：

“具有三明¹者，
優生與多聞，
明行皆具足，
能受我飯食。”

世尊說：

“並非由種姓，
多唸咒祈福，
而能得清淨；
自心若污染，
其隨從偽善，
此人不清淨。”

¹“明”(vijjā)有“知識”的意思，婆羅門的知識是他們的《吠陀》(veda)典籍，早期主要的《吠陀》有三部，所以通曉三部《吠陀》是婆羅門的“三明”。而佛教的知識是“四聖諦”，在四聖諦之中取得最高的成就就是取得“漏盡明”，還有其次的“宿命明”和“天眼明”。因此“宿命明”、“天眼明”、“漏盡明”是佛教的“三明”。

我具無比智，
能知往生事，
見天與地獄，
牟尼盡生死。”

火供婆羅門說：

“此是真三明！
具此三明者，
真正可堪稱：
三明婆羅門。
賢者喬答摩，
請受我飯食；
明行皆具足，
能受我飯食。”

世尊說：

“婆羅門你應要知，
此吟誦食不如法，
有此法規來依循，
諸佛皆除吟誦食。
請以另外之飲食，
供養自在大聖尊；
悔疚平息漏盡者，
是求福者之福田。”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火供婆羅門對他說……頗羅墮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九·孫陀利迦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薩羅的孫陀利迦河岸邊。

這時候，孫陀利迦·頗羅墮婆羅門在孫陀利迦河岸邊做火供，舉行火供儀式。

孫陀利迦婆羅門做完儀式，然後起座環視四方，心想：“這餘下的供品給誰食用好呢？”他看見世尊蓋著頭坐在一棵樹下，於是用左手拿著餘下的供品，用右手拿著水壺，然後前往世尊那裏。

世尊聽見孫陀利迦婆羅門的腳步聲，便露出頭部，孫陀利迦婆羅門心想：“這是一個禿頭的賢者，這是一個禿頭的賢者！”於是便想轉身離去，他再心想：“一些婆羅門賢者也是禿頭的，讓我前往他那裏，然後問他的種姓吧。”

於是，孫陀利迦婆羅門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對世尊說：“賢者，你是什麼種姓的呢？”

世尊說：

“莫問種姓應問行，
是柴便能生熱火；
即使出身低種姓，
能成牟尼意志堅，
慚愧自制根調伏，
修習梵行智究極，

此為優良之種姓，
應對此人作供養。”
孫陀利迦婆羅門說：
“能遇如此明智人，
我有善妙之祭供！
之前未遇明智人，
現請受用此供品。
喬答摩屬婆羅門，
賢者請受此供品。”

世尊說：

“婆羅門你應要知，
此吟誦食不如法，
有此法規來依循，
諸佛皆除吟誦食。
請以另外之飲食，
供養自在大聖尊；
悔疚平息漏盡者，
是求福者之福田。”

“喬答摩賢者，我將這餘下的供品給誰好呢？”

“婆羅門，我看不見有眾生——不論在天世間的天神、魔羅、梵天，在人世間的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能夠消受這餘下的供品，唯有如來、如來的弟子才能消受這餘下的供品。婆羅門，你將這餘下的供品倒在沒有草的地方或沒有動物的水裏吧。”

於是，孫陀利迦婆羅門將餘下的供品倒在沒有動物的水裏。這時候，水裏的供品嘶嘶作響，不斷冒煙。就正如燒了一天的鐵棒放進水裏會嘶嘶作響，不斷冒煙，同樣地，水裏的供品嘶嘶作響，不斷冒煙。

這時候，孫陀利迦婆羅門驚慌、毛骨悚然地回到世尊那裏，然後站在一邊。世尊以偈頌對他說：

“婆羅門你燃木火，
心欲向外求清淨；
一眾善人皆講說，
向外不能得清淨。
婆羅門我捨外火，
但燃內在慧光明，
此火長燃長有定，
得阿羅漢住梵行。

我慢如你肩負物，
妄言如灰忿如煙，
舌如祭杓心如壇，
自身調伏人生光。

正法有如無波湖，
湖有戒行作渡口，

智者稱善來沐浴，
乾身之後度彼岸。

依法自制修梵行，
於中可得生梵天；
禮敬正直無漏者，
能達隨法行之地。”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孫陀利迦婆羅門對他說……孫陀利迦·頗羅墮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十·多女兒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薩羅的一個密林。

這時候，在頗羅墮種族之中有一個失去十四頭耕牛的婆羅門，他前往密林尋找耕牛，去到密林後，看見世尊在密林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把念保持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於是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沙門你應無，
耕牛十四頭，
不見已六天，
因此你快樂。

沙門你應無，
芝麻田失收，
僅葉一兩片，
因此你快樂。

沙門你應無，
穀倉空無物，
鼠群在嬉戲，
因此你快樂。

沙門你應無，
地氈七月長，
滿佈諸蚤蟲，
因此你快樂。

沙門你應無，
七個寡女兒，
各有一兩子，
因此你快樂。

沙門你應無，
赤目醜惡妻，
被其腳踢醒，

因此你快樂。

沙門你應無，
債主來討債，
催喝又催喝，
因此你快樂。”

世尊說：

“婆羅門我無，
耕牛十四頭，
不見已六天，
因此我快樂。

婆羅門我無，
芝麻田失收，
僅葉一兩片，
因此我快樂。

婆羅門我無，
穀倉空無物，
鼠群在嬉戲，
因此我快樂。

婆羅門我無，
地氈七月長，
滿佈諸蚤蟲，
因此我快樂。

婆羅門我無，
七個寡女兒，
各有一兩子，
因此我快樂。

婆羅門我無，
赤目醜惡妻，
被其腳踢醒，
因此我快樂。

婆羅門我無，
債主來討債，
催喝又催喝，
因此我快樂。”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多女兒的婆羅門對他說……頗羅墮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第一阿羅漢品完

十一·耕主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摩揭陀南山的伊迦那邏婆羅門村落。

這是播種的時候，耕主頗羅墮婆羅門大約五百副犁都上了軛。

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前往耕主婆羅門工作的地方。這時候，耕主婆羅門在分發食物，於是，世尊前往分發食物的地方，然後站在一邊。

耕主婆羅門看見世尊站著化食，然後對世尊說：“沙門，我耕田和播種，我耕田和播種後便有受用。你也耕田和播種吧，你耕田和播種後便有受用。”

“婆羅門，我也有耕田和播種，我耕田和播種後便有受用。”

“我們看不見喬答摩賢者的軛、犁、犁頭、驅趕棒或耕牛，但喬答摩賢者卻說有耕田和播種，耕田和播種後便有受用。”

於是，耕主婆羅門以偈頌對世尊說：

“你說是耕者，
不見你耕作，
請答我所問，
你如何耕作？”

世尊說：

“敬信為種子，
苦修為雨水，
智慧是我軛，
亦是我之犁，
慚愧心為轆，
連結於此軛；
念是我犁頭，
亦是驅趕棒。

護身護語言，
遠離口腹欲；
以真諦除草，
以柔和卸物。

精進是拖牽，
往前不退轉，
直達安穩地，
彼處無憂惱。

如此來耕作，
能得甘露果；
如此耕作後，
諸苦俱解除。”

“喬答摩賢者能受用甘露果，這真的是耕作！喬答摩賢者是真正的耕作者，請喬答摩賢者受用我的食物！”

世尊說：

“婆羅門你應要知，
此吟誦食不如法，
有此法規來依循，
諸佛皆除吟誦食。
請以另外之飲食，
供養自在大聖尊；
悔疚平息漏盡者，
是求福者之福田。”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耕主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十二·優陀耶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前往優陀耶婆羅門的居所，於是，優陀耶婆羅門以飯食裝滿世尊的鉢。

第二次，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前往優陀耶婆羅門的居所，於是，第二次，優陀耶婆羅門以飯食裝滿世尊的鉢。

第三次，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前往優陀耶婆羅門的居所，於是，第三次，優陀耶婆羅門以飯食裝滿世尊的鉢，然後對世尊說：“真厭煩，喬答摩沙門一次又一次不斷到來。”

世尊說：

“種子不斷播田中，
雨水不斷從天降，
農夫不斷作耕耘，
國土不斷有收成。

乞士不斷來化食，
施主不斷作布施；
施主不斷布施後，
帶來不斷生天界。

牧人不斷擠牛奶，
小犢不斷依母牛；
愚人不斷入母胎，
流轉不斷生與死，
帶來不斷疲與累，
遺骸不斷棄荒塚。
唯有得道大智者，
斷除生死無後有。”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優陀耶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終生皈依！”

十三·提婆希多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世尊生了風病，優波婆那尊者是世尊的侍者。

世尊對優波婆那尊者說：“優波婆那，你替我找一些熱水來吧。”

優波婆那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於是拿著大衣和鉢前往提婆希多婆羅門的居所，然後保持沉默地站在一邊。

提婆希多婆羅門看見優波婆那尊者保持沉默地站在一邊，於是以偈頌對優波婆那尊者說：

“禿頭持大衣，
賢者沉默站，
何求何尋找？
到來化何物？”

優波婆那尊者說：

“世間阿羅漢，
善逝患風病，
婆羅門可有，
熱水施牟尼？
牟尼於世間，
受尊者所尊，
受敬者所敬，
受重者所重，
我為此事來，
願能取熱水。”

於是，提婆希多婆羅門吩咐下人擔來一擔熱水，拿來一份糖漿，然後送給優波婆那尊者。優波婆那尊者回去世尊那裏，讓世尊用熱水沐浴，然後用熱水開糖漿給世尊喝。於是，世尊的病消退了。

這時候，提婆希多婆羅門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以偈頌對世尊說：

“誰符布施法？
施誰得大果？
應向誰供養？
供誰得大福？”

世尊說：

“具有無比智，
能知往生事，
見天與地獄，
牟尼盡生死；
彼符布施法，
施彼得大果，
應向彼供養，
供彼得大福。”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提婆希多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終生皈依！”

十四·大壇場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一個原本有大壇場，但現在窮困、衣衫襤褸的婆羅門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有大壇場的婆羅門說：“婆羅門，為什麼你這樣窮困、衣衫襤褸呢？”

“喬答摩賢者，我有四個兒子，他們受媳婦唆使將我趕出家門。”

“婆羅門，既然這樣，你學熟這首偈頌，然後在有你兒子出席的大眾場合之中說出來吧。

“生兒心高興，
願彼得成長；
今受媳唆使，
如狗逐豬出。

口雖說爹爸，
實待我卑劣，
兒子如羅刹，
臨老將我丟。
如老馬無用，
不再供飼料；
兒父今已老，
唯逐家乞食。

手杖幫助我，
勝於不肖子；
能防兇惡牛；
亦能趕野狗；
夜黑能引路；
助避深坑坎；
在我顫抖時，
助我穩站立。”

於是，有大壇場的婆羅門在世尊座下學熟這首偈頌，然後在有他兒子出席的大眾場合之中說出這首偈頌：

“生兒心高興，
願彼得成長；
今受媳唆使，
如狗逐豬出。

口雖說爹爸，
實待我卑劣，
兒子如羅刹，
臨老將我丟。
如老馬無用，

不再供飼料；
兒父今已老，
唯逐家乞食。

手杖幫助我，
勝於不肖子；
能防兇惡牛；
亦能趕野狗；
夜黑能引路；
助避深坑坎；
在我顫抖時，
助我穩站立。”

於是，有大壇場的婆羅門的四個兒子將他帶回家，替他沐浴，然後每個兒子為他披上一套衣服。

這時候，有大壇場的婆羅門拿著一套衣服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我們婆羅門會尋求學費給老師。喬答摩賢者，請你收下這套衣服作為我的學費吧。”

世尊出於悲憫，收下那套衣服。有大壇場的婆羅門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終生皈依！”

十五·摩那達陀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有一個名叫摩那達陀的婆羅門住在舍衛城，他從不禮敬母親，從不禮敬父親，從不禮敬老師，從不禮敬兄長。

這時候，人數眾多的大眾圍繞著世尊，世尊為大眾說法。摩那達陀婆羅門心想：“人數眾多的大眾圍繞著喬答摩沙門，喬答摩沙門為大眾說法。讓我前往喬答摩沙門那裏，如果喬答摩沙門跟我打招呼，我便跟他打招呼；如果喬答摩沙門不跟我打招呼，我便不跟他打招呼。”

於是，摩那達陀婆羅門前往世尊那裏，然後保持沉默地站在一邊。但是，世尊沒有跟他打招呼。摩那達陀婆羅門心想：“喬答摩沙門什麼也不知。”於是想轉身離去。

世尊以他心智知道摩那達陀婆羅門的心念，於是以偈頌對他說：

“婆羅門應知，
傲慢為不善；
常生傲慢者，
到來解此義。”

摩那達陀婆羅門心想：“喬答摩沙門知道我的心念。”於是，當場以頭伏在世尊雙腳之上，以口親吻世尊雙腳，以手輕撫世尊雙腳，然後報上自己的姓名：“喬答摩賢者，我是摩那達陀婆羅門。大德，我是摩那達陀婆羅門。”

這時候，大眾生起罕有之心，心想：“真是罕見，真是少有！這個摩那達陀婆羅門從不禮敬母親，從不禮敬父親，從不禮敬老師，從不禮敬兄長，但對喬答摩沙門作出這樣大的頂禮！”

世尊對摩那達陀婆羅門說：“婆羅門，足夠了。你對我已經心生淨信了，起

來去自己的座位吧。”

於是，摩那達陀婆羅門去自己的座位坐下來，然後以偈頌對世尊說：

“對於何等人，
不應生傲慢？
於誰應尊敬，
尊崇善供養？”

世尊說：

“父親與母親，
兄長與老師，
對於此四者，
不應生傲慢；
於彼應尊敬，
尊崇善供養。

無漏阿羅漢，
修行已完成，
清涼得平息；
於彼心柔軟，
禮敬無傲慢，
此是無上敬。”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摩那達陀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終生皈依！”

十六·波闍尼迦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有一個名叫波闍尼迦的婆羅門住在舍衛城，他心想：“讓我前往喬答摩沙門那裏，無論喬答摩沙門說什麼，我都跟他說相反的說話。”

這時候，世尊在空曠的地方行禪，波闍尼迦婆羅門前往世尊那裏，對正在行禪的世尊說：“沙門，說法吧。”

世尊說：

“若人不反逆，
內心不污染，
不常作執拗，
能知善說義。

若人除執拗，
捨棄敵對意，
內心具淨信，
能知善說義。”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波闍尼迦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終生皈依！”

十七·船匠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薩羅的一個密林。

這時候，船匠頗羅墮婆羅門在那個密林工作，他看見世尊在一棵娑羅樹下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把念保持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於是心想：“在這密林工作能令我心悅，在這密林有什麼東西能令喬答摩沙門心悅呢？”

於是，船匠婆羅門前往世尊那裏，然後以偈頌對世尊說：

“於此娑羅林，
你做何工作？
獨自在林中，
瞿曇何所悅？”

世尊說：

“不善之根已截斷，
渴愛之林亦乾枯，
我於此林無工作；
貪愛已滅無箭刺，
不悅之心亦斷除，
我受獨處之悅樂。”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船匠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終生皈依！”

十八·拾柴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薩羅的一個密林。

這時候，頗羅墮種婆羅門有一些婆羅門學童弟子前往那個密林拾柴，他們看見世尊在密林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把念保持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於是回去頗羅墮種婆羅門那裏，然後對他說：“賢者，真好了，你要知道，有個沙門在密林中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把念保持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

頗羅墮種婆羅門和那些婆羅門學童一起前往那個密林，看見世尊在那裏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把念保持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於是前往世尊那裏，然後以偈頌對世尊說：

“深山密林多駭事，
空洞森林無人居，
比丘到來作禪定，
不動外觀感人心！

牟尼獨自依林住，
森林無歌無音樂；
此事令我深得知，
獨住林中能意悅。

我心帶有疑惑想：
賢者到此作苦修，
是否求生無上處，
於梵世間作隨從？”

世尊說：

“凡夫不知不善根，

長受各種界所縛，
當中有求有愛喜；
我已根除此等事。

我於諸法得淨見，
無求無欲無貪著，
完滿覺悟得吉祥，
靜處禪定具自信。”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頗羅墮種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終生皈依！”

十九·供養父母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有一個要供養父母的婆羅門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我過如法化食的生活，我如法化取食物，然後供養父母。喬答摩賢者，我這樣做是否盡到我的責任呢？”

“婆羅門，你這樣做肯定是盡到你的責任的。婆羅門，任何人過如法化食的生活，他如法化取食物，然後供養父母，能帶來很多福德。

“如法之所得，
用以供父母；
敬重父母故，
此人是智者，
現生受稱譽，
死後得生天。”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供養父母的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終生皈依！”

二十·化食者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有一個化食的婆羅門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我是一個化食的人，喬答摩賢者也是一個化食的人，我們有什麼不同呢？”

世尊說：

“不僅因化食，
稱為化食者；
若行居家法，
不稱化食者。

惡行與福德，
兩者都離棄，
世間修梵行，
人稱化食者。”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化食的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終生皈依！”

二十一·僧伽羅婆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有一個名叫僧伽羅婆的婆羅門住在舍衛城，他是一個浸浴者，認為以水浸浴能帶來淨化，早晚都會在水中浸浴。

在上午，阿難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舍衛城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來，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有一個名叫僧伽羅婆的婆羅門住在舍衛城，他是一個浸浴者，認為以水浸浴能帶來淨化，早晚都會在水中浸浴。大德，願世尊悲憫，前往僧伽羅婆婆羅門的居所就好了。”世尊保持沉默以表示接受阿難尊者的建議。

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前往僧伽羅婆婆羅門的居所，然後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僧伽羅婆婆羅門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僧伽羅婆婆羅門說：“婆羅門，聽說你是一個浸浴者，認為以水浸浴能帶來淨化，早晚都會在水中浸浴。這是真的嗎？”

“喬答摩賢者，是的。”

“婆羅門，你是基於什麼原因而這樣來浸浴的呢？”

“喬答摩賢者，我日間做了惡業，可在晚上浸浴而將那些惡業清除；我夜間做了惡業，可在早上浸浴而將那些惡業清除。我是基於這個原因而這樣來浸浴的。”

世尊說：

“正法有如無波湖，
湖有戒行作渡口，
智者稱善來沐浴，
乾身之後度彼岸。”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僧伽羅婆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終生皈依！”

二十二·拘摩荼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釋迦人一個名叫拘摩荼的市鎮。

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拘摩荼鎮化食。這時候，拘摩荼鎮的婆羅門居士聚集在聚集堂裏處理一些事務，天正在下雨，世尊前往那個聚集堂避雨。

拘摩荼鎮的婆羅門居士從遠處看見世尊前來，便說：“這個禿頭沙門是誰呢，他不知‘智者才可從正門而入’這條聚集堂法規嗎！”

世尊以偈頌對他們說：

“不論何種聚集堂，
當中不能無智者，
智者講說正法故；
大士斷除貪瞋癡，
然後為眾而說法，
此人堪稱為智者。”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拘摩荼鎮的婆羅門居士對他說：“喬答摩賢者……終生皈依！”

第二優婆塞品完



相應部·八·鵬耆舍相應

一·出離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鵬耆舍尊者和親教師尼拘陀·迦葉尊者一起住在阿臘毗的最勝廟。
鵬耆舍尊者新出家不久，留在寺院作看守。

這時候，一些女士裝扮好自己，然後前往園林觀看寺院。鵬耆舍尊者看見那些女士後，失去法喜，貪欲侵蝕他的心，他心想：“我真的是沒有得著，我真的是沒有善得！我失去法喜，貪欲侵蝕我的心！現在沒有別人幫我清除缺失和重拾法喜，讓我自己清除缺失和重拾法喜吧！”

鵬耆舍尊者自己清除缺失和重拾法喜，然後誦出這首偈頌：

“雖修出離行，
離家至出家，
黑暗不善覺，
仍然緊跟隨。

應如將帥子，
勇健弓箭手，
千敵來圍繞，
於陣不退縮；
應立於正法，
縱使諸女士，
萬千數而來，
不受其動心。

我曾親聽聞，
日族佛陀說，
通往涅槃道，
我唯傾慕此。
死神到來時，
若我住此道，
魔羅不見我，
亦不見此道。”

二·不悅

有一次，鵬耆舍尊者和親教師尼拘陀·迦葉尊者一起住在阿臘毗的最勝廟。

尼拘陀·迦葉尊者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寺院，他會在黃昏離開或在第二天早上外出化食。有一次，尼拘陀·迦葉尊者不在寺院的時候，鵬耆舍尊者失去法喜，貪欲侵蝕他的心，他心想：“我真的是沒有得著，我真的是沒有善得！我失去法喜，貪欲侵蝕我的心！現在沒有別人幫我清除缺失和重拾法喜，讓我自己清除缺失和重拾法喜吧！”

鵬耆舍尊者自己清除缺失和重拾法喜，然後誦出這首偈頌：

“不悅歡悅俱捨棄，
在家諸覺亦如是，
各種貪愛無由生，
滅除貪愛名比丘。

事物存在於世間，
或於地上或空中，
終會毀壞皆無常；
明此義者得解脫。
人受眾依所束縛；
見聞感知事物後，
能除愛著能離欲，
不染眾依名牟尼。

世間邪見六十餘，
凡夫傾於此非法；
離此邪見無由生，
不宣邪說名比丘。

聰穎能幹常入定，
不妄無貪有修持，
牟尼緣此得寂靜，
只待人滅之時刻。”

三·驕慢

有一次，鵬耆舍尊者和親教師尼拘陀·迦葉尊者一起住在阿臘毗的最勝廟。
這時候，鵬耆舍尊者因自己的才華而對一些好戒行的比丘生起驕慢，他心想：
“我真的是沒有得著，我真的是沒有善得！我竟然因自己的才華而對一些好戒行的比丘生起驕慢！”

鵬耆舍尊者自己生起悔疚，然後誦出這首偈頌：

“我慢之途唯迷亂，
長夜使心生悔疚；
瞿曇徹底斷我慢，
我慢之途盡無餘。

我慢之途生怨恨，
眾人因此墮地獄；
我慢之途長憂悲，
眾人因此生地獄。

比丘正確入正道，
各種憂悲無由生；
於法喜悅住真義，
能具名聲得快樂。

故應精勤不疏懶，
捨棄五蓋得清淨，
斷除我慢令無餘，
以明盡苦得平息。”

四·阿難

有一次，阿難尊者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上午，阿難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鵬耆舍尊者以後學沙門的身份隨後而行。這時候，鵬耆舍尊者失去法喜，貪欲侵蝕他的心，他以偈頌對阿難尊者說：

“我遭貪欲困，
內心受燃燒；
請瞿曇悲憫，
為我說滅法。”

阿難尊者說：

“不恰當之想，
燃燒你內心；
應避應遠離，
誘人諸外相。
應視行如敵，
是苦是無我；
此能滅貪欲，
大火不復再。

應修不淨想，
入定心一境，
你應修身念，
修習厭離行，
修習無相定，
斷我慢性向；
看破我慢後，
長久得平息。”

五·善說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具有四種要素的說話是善說而非惡說，受智者讚揚而不受智者譴責。是哪四種要素呢？

“說善而不是惡的說話，說如法而不是非法的說話，說使人鍾愛而不是使人不鍾愛的說話，說真實而不是虛假的說話。

“比丘們，具有這四種要素的說話是善說而非惡說，受智者讚揚而不受智者

譴責。”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說話首要說善語，
第二是說如法語，
第三是說鍾愛語，
第四是說真實語。”

這時候，鵬耆舍尊者起座，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膀，向世尊合掌，然後對世尊說：“世尊，我心裏有些說話。善逝，我心裏有些說話。”

世尊說：“鵬耆舍，你說出來吧。”

於是，鵬耆舍尊者在世尊面前說出相應的偈頌：

“人應說善語，
說此話語時，
於己無燥熱，
亦不惱他人。

應說鍾愛語，
如此歡悅語，
不帶來惡行，
他人皆鍾愛。

實語為甘露，
此乃古常法；
能建立實義，
此稱為法語。

佛陀所說語，
帶來苦滅盡，
得安穩涅槃；
此是至極語。”

六·舍利弗

有一次，舍利弗尊者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舍利弗尊者為比丘講說法語，對他們開示，對他們教導，使他們景仰，使他們歡喜。他的說話有禮、清楚、清晰、有意義、明確，那些比丘求取義理、思維作意、全心全意地聆聽法義。

鵬耆舍尊者心想：“舍利弗尊者為比丘講說法語，對他們開示，對他們教導，使他們景仰，使他們歡喜。他的說話有禮、清楚、清晰、有意義、明確，那些比丘求取義理、思維作意、全心全意地聆聽法義。讓我在舍利弗尊者面前說出相應的偈頌吧。”

於是，鵬耆舍尊者起座，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膀，向舍利弗尊者合掌，然後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賢友，我心裏有些說話。舍利弗賢友，我心裏有些說話。”

舍利弗尊者說：“鵬耆舍，你說出來吧。”

於是，鵬耆舍尊者舍利弗尊者面前說出相應的偈頌：

“大智舍利弗，
聰慧具深智，
明道明非道，
為比丘說法。

能為眾略說，
亦能詳盡說；
說話之音聲，
猶如舍利鳥。

尊者說法時，
話語皆甘美，
使人心嚮往，
使人心愛著，
快慰與喜悅，
比丘一心聽。”

七·自恣日

有一次，世尊和大約五百人的大比丘僧團住在舍衛城的東園鹿母講堂，那些比丘全都是阿羅漢。

這時候，在半月布薩的自恣日¹之中，比丘僧團圍繞著世尊，坐在空曠的地方。世尊觀察寧靜的比丘僧團後，對比丘說：“比丘們，現在我要作出自恣，請你們指出我在身體上或語言上的任何錯處。”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舍利弗尊者起座，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膊，向世尊合掌，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們找不到世尊在身體上或語言上有任何錯處。大德，世尊指出一條之前從沒人指出的道路，知道一條之前從沒人知道的道路，講說一條之前從沒人講說的道路；世尊是一位知道、理解、熟悉道路的人。現在世尊的弟子在後跟隨道路而行。

“大德，我也向世尊作出自恣，請世尊指出我在身體上或語言上的任何錯處。”

“舍利弗，我找不到你在身體上或語言上有任何錯處。舍利弗，你是一位智者，你有大智慧，你有許多智慧，你有歡悅的智慧，你有快捷的智慧，你有銳利的智慧，你有具洞察力的智慧。

“舍利弗，就正如轉輪王轉動了王輪，他的長子能正確無誤地繼續轉動下去。同樣地，我轉動了無上法輪，你能正確無誤地繼續轉動下去。”

“大德，我聽到世尊說找不到我在身體上或語言上有任何錯處。那麼請世尊指出這五百位比丘在身體上或語言上的任何錯處。”

“舍利弗，我也找不到這五百位比丘在身體上或語言上有任何錯處。舍利弗，在這五百位比丘之中，有六十位具有三明，有六十位具有六無比智，有六十位俱解脫，其餘的是慧解脫。”

這時候，鵬耆舍尊者起座，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膊，向世尊合掌，然後對世尊說：“世尊，我心裏有些說話。善逝，我心裏有些說話。”

¹ “自恣日” (*pavāraṇā*) 是雨季安居後，僧團所舉行一年一度的集會，與會中每一位比丘都會請長老比丘指出自己的錯處，目的是請別人找出自己不易察看得到的過失。

世尊說：“鵬耆舍，你說出來吧。”

於是，鵬耆舍尊者在世尊面前說出相應的偈頌：

“今天半月淨潔日，
五百比丘來聚集，
俱是斷結之仙人，
盡除後有不動搖。

猶如一位轉輪王，
眾多眷屬所圍繞，
天下各地皆遊遍，
大海之內皆降服；
無上導師亦如是，
眾多弟子所圍繞，
一起參與戰鬥陣，
以三明勝生死魔。

此處完全無糟粕，
俱能拔除渴愛箭。
我等皆是世尊子，
如今頂禮日族尊。”

八·一千餘

有一次，世尊和一千二百五十人的大比丘僧團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世尊為比丘講說連接涅槃的法語，對他們開示，對他們教導，使他們景仰，使他們歡喜。那些比丘求取義理、思維作意、全心全意地聆聽法義。

鵬耆舍尊者心想：“世尊為比丘講說連接涅槃的法語，對他們開示，對他們教導，使他們景仰，使他們歡喜。那些比丘求取義理、思維作意、全心全意地聆聽法義。讓我在世尊面前說出相應的偈頌吧。”

這時候，鵬耆舍尊者起座，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膀，向世尊合掌，然後對世尊說：“世尊，我心裏有些說話。善逝，我心裏有些說話。”

世尊說：“鵬耆舍，你說出來吧。”

於是，鵬耆舍尊者在世尊面前說出相應的偈頌：

“千餘比丘眾，
圍繞善逝坐；
所說無畏法，
無垢得涅槃。

等正覺說法，
莊嚴散光芒，
僧團以敬心，
聆聽離染法。

世尊實龍象，

至極之仙人，
如雲下甘露，
灑遍眾比丘。

弟子鵬耆舍，
午休靜處出，
心欲見導師，
現禮大雄足。”

“鵬耆舍，你這首偈頌是在之前仔細想好還是當下就在心中出現的呢？”

“大德，我這首偈頌不是在之前仔細想好的，而是當下就在心中出現的。”

“鵬耆舍，既然這樣，你說多一首即興的偈頌吧。”

鵬耆舍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之後再說多一首即興的偈頌：

“世尊破除心障礙，
降服魔羅斷邪道，
能見結縛能解除，
各種事物不依附。

領眾橫越生死流，
各種方式說法義，
於中能證不死道；
弟子見法得堅立。

世尊智慧散光明，
超越外道一切見，
親知親證最上法，
為眾宣說正見義。

如此善說之法義，
弟子自會盡心證，
故在世尊教誡中，
尊敬隨學不放逸。”

九· 憍陳如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很久沒出現的阿若憍陳如尊者前往世尊那裏，然後以頭伏在世尊雙腳之上，以口親吻世尊雙腳，以手輕撫世尊雙腳，然後報上自己的姓名：“世尊，我是憍陳如。善逝，我是憍陳如。”

鵬耆舍尊者心想：“很久沒出現的阿若憍陳如尊者前往世尊那裏，然後以頭伏在世尊雙腳之上，以口親吻世尊雙腳，以手輕撫世尊雙腳，然後報上自己的姓名。讓我在世尊面前說出跟阿若憍陳如尊者相應的偈頌吧。”

這時候，鵬耆舍尊者起座，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膀，向世尊合掌，然後對世尊說：“世尊，我心裏有些說話。善逝，我心裏有些說話。”

世尊說：“鵬耆舍，你說出來吧。”

於是，鵬耆舍尊者在世尊面前說出跟阿若憍陳如尊者相應的偈頌：

“長老憍陳如，
隨佛得覺悟，
堅毅得樂住，
常在遠離中。

因其不放逸，
盡心修學故，
導師所教導，
一切皆盡得。

佛陀大弟子，
威德具三明，
擅長他心智，
頂禮世尊足。”

十·目犍連

有一次，世尊和大約五百人的大比丘僧團住在王舍城仙人山側邊的黑石，那些比丘全都是阿羅漢。大目犍連尊者以他心智觀察那些比丘的解脫、無執。

鵬耆舍尊者心想：“世尊和大約五百人的大比丘僧團住在王舍城仙人山側邊的黑石，那些比丘全都是阿羅漢。大目犍連尊者以他心智觀察那些比丘的解脫、無執。讓我在世尊面前說出跟大目犍連尊者相應的偈頌吧。”

這時候，鵬耆舍尊者起座，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膀，向世尊合掌，然後對世尊說：“世尊，我心裏有些說話。善逝，我心裏有些說話。”

世尊說：“鵬耆舍，你說出來吧。”

於是，鵬耆舍尊者在世尊面前說出跟大目犍連尊者相應的偈頌：

“世尊坐山邊，
滅苦度彼岸；
弟子眾圍繞，
三明斷生死。

威德目犍連，
施以他心智，
觀察眾人心，
皆解脫無執。

瞿曇具眾德，
滅苦度彼岸；
弟子多所作，
侍奉於導師。”

十一·瞿伽羅

有一次，世尊和大約五百人的大比丘僧團、七百位優婆塞、七百位優婆夷、

無數千天神住在瞻波的瞿伽羅蓮池岸邊。世尊的外觀都比大眾明亮，名聲都比大眾高。

鵬耆舍尊者心想：“世尊和大約五百人的大比丘僧團、七百位優婆塞、七百位優婆夷、無數千天神住在瞻波的瞿伽羅蓮池岸邊。世尊的外觀都比大眾明亮，名聲都比大眾高。讓我在世尊面前說出相應的偈頌吧。”

這時候，鵬耆舍尊者起座，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膊，向世尊合掌，然後對世尊說：“世尊，我心裏有些說話。善逝，我心裏有些說話。”

世尊說：“鵬耆舍，你說出來吧。”

於是，鵬耆舍尊者在世尊面前說出相應的偈頌：

“猶如明月照朗天，
亦如日光無霧霾，
日族牟尼之名聲，
光芒勝於諸世間。”

十二·鵬耆舍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鵬耆舍尊者證得阿羅漢不久，在體驗解脫之樂，他說出這首偈頌：

“以往尋詩偈，
村鎮至村鎮，
後遇等正覺，
對其生敬信。
佛為我宣說，
蘊處界等義，
我聞法義後，
離家而出家。

牟尼得覺悟，
利益無數眾；
比丘比丘尼，
能見正直道。

我於佛座下，
任何佛教誡，
俱用心而學，
由此得三明；
我知過往生，
具清淨天眼，
亦具神通智，
擅長他心智。”

鵬耆舍相應完



相應部·九·林相應

一·遠離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一位比丘住在拘薩羅的某個密林。

這時候，那位比丘在午休時不斷生起有關在家生活的惡不善覺。一位居住在密林的天神欲想悲憫他、利益他，欲想警策他，於是前往那位比丘那裏，然後對他誦出這首偈頌：

“你為遠離入此林，
但卻心念逐外物。
你應清除俗世愛，
取得離欲之快樂；
你應具念斷不悅，
具念之人我所尊；
莫墮貪垢之深淵，
於中難以得究極。

猶如鳥身染塵土，
抖擻其身土悉落；
精勤比丘具有念，
抖擻其心垢悉落。”

那位比丘受到天神的警策，生起警醒之心。

二·醒

有一次，一位比丘住在拘薩羅的某個密林。

這時候，那位比丘在午休時睡覺。一位居住在密林的天神欲想悲憫他、利益他，欲想警策他，於是前往那位比丘那裏，然後對他誦出這首偈頌：

“比丘醒莫睡，
夢睡有何益；
受中箭之苦，
為何還睡眠！
因信而出家，
從家至無家，
應令信增長，
莫讓睡眠纏！”

那位比丘說：

“欲樂無恆久，
使人迷於中；
解結無依賴，
出家何所疚！

愛著已清除，

無明已超越，
有此清淨智，
出家何所疚！

以明破無明，
盡除各種漏，
無憂無哀傷，
出家何所疚！

精進志意專，
堅定常努力，
涅槃得所願，
出家何所疚！”¹

三·迦葉種

有一次，迦葉種尊者住在拘薩羅的某個密林。

這時候，迦葉種尊者在午休時教誡一個名叫獵豹的獵人。一位居住在密林的天神欲想悲憫迦葉種尊者、利益迦葉種尊者，欲想警策迦葉種尊者，於是前往他那裏，然後對他誦出這首偈頌：

“獵豹山野行，
無智無心思，
迦葉非時教，
我看如傻子。

他聽但不知，
他看但不明；
對他說法時，
愚癡不解義。
即使以神通，
十指燃光芒，
他也不見色，
有眼而無知。”

迦葉種尊者受到天神的警策，生起警醒之心。²

四·一些比丘

有一次，一些比丘住在拘薩羅的某個密林。

那些比丘度過三個月雨季安居後，便離去遊行。那些居住在密林的天神看不

¹ 在《註釋》中說，那位比丘是一位漏盡比丘，因長途化食後需要休息，天神因他睡眠而認為這是放逸而警策他，於是那位比丘以偈頌說明，出家修行的意義在於清除各種漏，在於取證涅槃。

² 在《註釋》中說，獵豹是一個愚鈍的獵人，即使迦葉種尊者對他說法甚至施以神通燃亮手指，他也只是一心想著獵物；天神對迦葉種尊者的警策只是著他不用白廢心機。此經可對照《雜阿含經·一三三九經》（《大正藏》第二冊三六九頁中、下）。

見那些比丘而感到悲哀，一位天神誦出這首偈頌：

“唯見眾去留空座，
今天我實感不樂；
彼等多聞善說法，
瞿曇弟子往何方？”

那位天神誦了這首偈頌後，另一位天神對他誦出這首偈頌：

“此等比丘無定所，
如鹿而行無拘束；
摩揭陀與拘薩羅，
跋祇方向各別行。”

五・阿難

有一次，阿難尊者住在拘薩羅的某個密林。

這時候，阿難尊者持續過多地安撫在家人。一位居住在密林的天神欲想悲憫他、利益他，欲想警策他，於是前往阿難尊者那裏，然後對他誦出這首偈頌：

“進入密林住樹下，
心中唯應向涅槃；
瞿曇禪思莫放逸，
為何作諸閒雜想？”

阿難尊者受到天神的警策，生起警醒之心。¹

六・阿那律陀

有一次，阿那律陀尊者住在拘薩羅的某個密林。

在三十三天之中有一位名叫闍離尼的天神，他前生是阿那律陀尊者的好友。這時候，闍離尼天神前往阿那律陀尊者那裏，然後對他誦出這首偈頌：

“此三十三天，
欲樂極殊勝；
亮麗之天女，
前後而圍繞。
之前你內心，
傾慕此生活。”

阿那律陀尊者說：

“因確立自身，
天女在苦中；
因取著天女，
你亦在苦中。”

闍離尼天神說：

“聞名歡喜園，

¹ 在《註釋》中說，這時佛陀剛入滅，大迦葉尊者著令阿難尊者進入山林精進修行，以取得最高的果證然後參與結集；阿難尊者前往山林住下來，第二天入村化食時人們看見他，於是日夜都有人前往阿難尊者的住處，阿難尊者很多時都在安撫在家人，所以天神前來警策他，著他心向涅槃。

天神聚集處，
未見此園者，
不知何為樂。”

阿那律陀尊者說：

“愚者你不知，
羅漢之說話：
諸行皆無常，
是生滅之法；
止息生與死，
此是解脫樂。”

闍離尼當知，
我今生死盡，
不傾慕天身，
不再受後有。”

七·那伽達多

有一次，那伽達多尊者住在拘薩羅的某個密林。

這時候，那伽達多尊者在白天入村過早，回來過遲。一位居住在密林的天神欲想悲憫他、利益他，欲想警策他，於是前往那伽達多尊者那裏，然後對他誦出這首偈頌：

“那伽達多在白天，
入村過早出村遲，
緊密連繫在家人，
同受彼等苦與樂。”

我替尊者感憂慮，
恐受家族所束縛；
死神具有大力量，
莫受魔羅所掌控。”

那伽達多尊者受到天神的警策，生起警醒之心。

八·家族女士

有一次，一位比丘住在拘薩羅的某個密林。

這時候，那位比丘持續過多地進入某個家族之中。一位居住在密林的天神欲想悲憫他、利益他，欲想警策他，於是化作那個家族女居士的外觀，前往那位比丘那裏，然後對他誦出這首偈頌：

“河邊與市集，
大堂與街道，
眾集而相問，
你我何關係？”

那位比丘說：

“修行應忍受，
眾多阻礙聲；
不應生畏縮，
於此無苦楚。

如鹿心怯弱，
林中懼微聲，
修行若如是，
難以得成就。”¹

九·跋祇子

有一次，一位跋祇子比丘住在毗舍離的某個密林。

這時候，在毗舍離有一個整晚的節日巡遊。那位比丘聽到鑼聲、鼓聲、琴聲、人群聲後感到悲哀，他誦出這首偈頌：

“我於林中修獨住，
猶如獨木離群居；
如此歡樂吉祥夜，
有誰比我更悽苦！”

一位居住在密林的天神欲想悲憫那位比丘、利益那位比丘，欲想警策那位比丘，於是前往他那裏，然後對他誦出這首偈頌：

“你於林中修獨住，
猶如獨木離群居；
多人對你感欣羨，
如地獄眾望生天。”

那位比丘受到天神的警策，生起警醒之心。

十·背誦

有一次，一位比丘住在拘薩羅的某個密林。

這時候，那位比丘之前持續過多地作背誦，之後過少事務的生活，保持沉默。一位居住在密林的天神聽不到那位比丘背誦法義，於是前往那位比丘那裏，然後對他誦出這首偈頌：

“比丘常誦諸法句，
為何你今不相同？
聽法能得淨信心，
人皆稱讚誦法者。”

那位比丘說：

“之前未能得無欲，

¹ 在《註釋》中說，那位比丘在那個家族化食的第一天便證得阿羅漢，而那個家族對那位比丘十分尊敬，邀請他長期受供，他出於感恩而讓那個家族種福，所以長期到那個家族中去。可作對照的《雜阿含經·一三四四經》（《大正藏》第二冊三七零頁中）則有所不同，內容是比丘跟長者婦嬉戲而起惡名聲，那位比丘因此而想自殺，天神化作那位長者婦而勸誡那位比丘，那位比丘之後成為阿羅漢。

故此愛著誦法句；
由於現得無欲故，
各種見聞與所想，
知後全部皆放下。
此受智者所稱譽。”

十一・不如理

有一次，一位比丘住在拘薩羅的某個密林。

這時候，那位比丘在午休時生起貪欲覺、瞋恚覺、惱害覺這些惡不善覺。一位居住在密林的天神欲想悲憫他、利益他，欲想警策他，於是前往那位比丘那裏，然後對他誦出這首偈頌：

“不如理思維，
賢者受覺侵；
應捨不如理，
如理起心念。

心應向導師，
向法向僧團，
持戒心歡悅，
由此得喜樂，
充滿歡悅故，
將能得苦盡。”

那位比丘受到天神的警策，生起警醒之心。

十二・中午

有一次，一位比丘住在拘薩羅的某個密林。

這時候，一位居住在密林的天神前往那位比丘那裏，然後在他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炎夏中午時，
鴉雀俱無聲，
唯有林寂靜，
使我心恐懼。”

那位比丘說：

“炎夏中午時，
鴉雀俱無聲，
唯有林寂靜，
使我心歡喜。”

十三・放縱根門

有一次，一些比丘住在拘薩羅的某個密林，他們愛說話，說話雜亂無章，內心混濁、散亂、搖擺、失念、沒有覺知、沒有定、迷亂，放縱根門。一位居住在

密林的天神欲想悲憫他們、利益他們，欲想警策他們，於是前往那些比丘那裏，然後對他們誦出這首偈頌：

“瞿曇之比丘，
過往生活樂，
飲食無貪求，
住處無貪求；
知世無常後，
唯作苦盡行。

現如村首長，
此眾難供養，
貪吃又嗜睡，
迷醉於俗事。

我實敬僧團，
只斥汝小眾，
猶如亡者般，
遭棄無功用。

於不放逸者，
受我所稱說；
於不放逸者，
受我所禮敬。”

那些比丘受到天神的警策，生起警醒之心。

十四·蓮花

有一次，一位比丘住在拘薩羅的某個密林。

這時候，那位比丘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來，然後走進蓮池中聞花香。一位居住在密林的天神欲想悲憫他、利益他，欲想警策他，於是前往那位比丘那裏，然後對他誦出這首偈頌：

“仁者是盜賊，
如此水生花，
無問准許可，
便自取來聞。”

那位比丘說：

“我只離遠聞，
無摘無侵損，
為何如此說，
我是盜香賊？”

對於掘藕人，
侵損蓮花者，
如是粗惡事，

為何不作聲？”
那位天神說：
“於粗劣之人，
如裹糞尿布，
我無從為說；
但你除垢人，
長期尋清淨，
視毛端小惡，
猶如大黑雲，
故我為你說。”
那位比丘說：
“夜叉深知我，
夜叉悲憫我，
若再見我惡，
願你告誡我。”
那位天神說：
“我非你下屬，
亦非你工人；
比丘你自知，
何者為善道。”
那位比丘受到天神的警策，生起警醒之心。

林相應完



相應部·十·夜叉相應

一·因陀迦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因陀迦山，因陀迦夜叉的住處。
這時候，因陀迦夜叉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佛說色身不是命¹，
可知身軀由何來？
骨肉臟腑從何生？
胎中如何得孕育？”

世尊說：

“精卵先和合，
和合生胚囊，
胚囊長肉團，
肉團成堅實，
堅實有肢體，
有髮有毛甲；
母親所受用，
食物與飲料，
往至母胎中，
滋養腹中人。”

二·釋迦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靈鷲山。
這時候，釋迦男夜叉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你斷所有結，
完全得解脫；
沙門應平息，
教人有何益！”

世尊說：

“釋迦男應知：
一般人而言，
對話生情結；
但於善智者，
悲憫而對話，
淨心教他人，
不會生結縛，
只帶悲憫心。”

三·針毛

¹ 命(jīva)有“生命”、“活命”、“心理活動”、“生命中一個常恆的實體”等意思。根據經文的上文下理，這裏應是第三種的意思，即相對於物質色身的“心理活動”。

有一次，世尊住在伽耶城的石床，針毛夜叉的住處。

這時候，迦羅夜叉和針毛夜叉在世尊附近經過，迦羅夜叉對針毛夜叉說：“這是一個真正的沙門。”

針毛夜叉對迦羅夜叉說：“這不是一個真正的沙門，只是一個普通的沙門。讓我弄清楚他究竟是真正的沙門還是普通的沙門吧。”

於是，針毛夜叉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將身軀靠向世尊，世尊避開他。針毛夜叉對世尊說：“沙門，你怕我了嗎？”

“賢友，我不是怕你，只是觸碰你是一種穢惡。”

“沙門，那麼我問你，如果你解答不到我的問題，我就會擾亂你的心智，打碎你的心臟，或是捉你雙腳將你摔往對岸！”

“賢友，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之中，我看不見有眾生能擾亂我的心智，打碎我的心臟，或是捉我雙腳將我摔往對岸的，然而，隨你的意欲問吧。”

“貪欲瞋恚緣何起？

愛恨驚懼從何生？

何出諸覺折騰意——

如孩折騰繩中鴉？”

世尊說：

“緣於我執生於愛，

如榕樹幹生眾枝；

貪欲攀緣多事物，

猶如蔓藤遍園林。

貪欲瞋恚緣此起；

愛恨驚懼從此生；

此出諸覺折騰意——

如孩折騰繩中鴉。

汝等夜叉應細聽，

知此義後除此緣，

此流難渡汝未渡，

渡此流者無後有。”

四·寶吉祥

有一次，世尊住在摩揭陀寶地廟，寶吉祥夜叉的住處。

這時候，寶吉祥夜叉前往世尊那裏，然後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常有念之人，

樂增吉祥長，

日日俱提昇，

彼能解怨恨。”

世尊說：

“常有念之人，

樂增吉祥長，

日日俱提昇，
猶未解怨恨；
再復於日夜，
常樂不惱害，
慈心待眾生，
怨恨無由生。”

五·沙奴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某位優婆夷有一位名叫沙奴的兒子被夜叉捉著。她感到悲哀而誦出這首偈頌：

“我聽羅漢說：
半月逢第八、
十四十五日，
此是聖潔日，
於此布薩日，
應修八戒支。
今日我所見，
夜叉捉沙奴。”

夜叉說：

“我聽羅漢說：
半月逢第八、
十四十五日，
此是聖潔日，
於此布薩日，
應修八戒支。
我應修梵行，
夜叉不捉人。”

沙奴醒過來後，對夜叉說：

“公開隱蔽處，
俱莫作惡業！
若作惡業者，
現作或將作，
不論飛或跑，
不能逃脫苦。”

沙奴對他母親說：

“母親為何哭，
猶若見兒死？
今見兒活命，
母親為何哭？”

沙奴母親說：

“人或因兒死，
於此而痛哭；

或兒雖活命，
不能見而哭。
我兒曾出家，
捨棄諸欲樂，
之後還俗歸，
我為此而哭。

兒應離熱惱，
但你向熱惱；
兒應離惡道，
但你向惡道。
如在火場中，
搶救出眾物，
兒欲將眾物，
再投火場燒；
願我兒吉祥，
盡速逃離苦。”¹

六·喜行

有一次，阿那律陀尊者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阿那律陀尊者在黎明的時候起床，然後讀誦法句。這時候，喜行母夜叉鼓勵她的兒子：

“喜行我兒莫作聲，
聆聽比丘讀法句；
若然我等能知義，
行踐此法得利益。

自我節制不殺生，
不會故意說妄語，
我等修學善戒行，
脫此毗舍遮之身。”

七·賓那波須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世尊為比丘講說涅槃的法語，對他們開示，對他們教導，使他們景仰，使他們歡喜。那些比丘求取義理、思維作意、全心全意地聆聽法義。這時候，賓那波須母夜叉鼓勵她兩個兒子：

“賓那波須靜！
優陀羅肅靜！”

¹ 可作對照的《雜阿含經·一三二五經》（《大正藏》第二冊三六四頁上、中）內容有些不同，大略是優婆夷的兒子受八戒時犯戒而被夜叉所捉，經優婆夷的請求後夜叉便放人，之後優婆夷的兒子出家但又還俗，所以優婆夷因此而哭，她的兒子最終再出家，之後成為阿羅漢。

佛陀我所尊，
我聽導師法。

世尊說涅槃，
能解一切結，
對於此法義，
我深心愛惜。
我愛惜兒子，
我愛惜丈夫，
然我更愛惜，
法義之正道。
丈夫與兒子，
不能助脫苦；
唯有聽正法，
能解眾生苦。

受生死束縛，
世間常有苦，
等正覺之法，
能解生死苦；
我欲聽此法，
請保持肅靜！”

賓那波須夜叉子對他的夜叉母親說：

“母親我無語，
優陀羅亦靜，
可一心聽法，
聽法實快樂。
母親與我等，
過往因不知，
如此正法義，
現活在苦中。

佛陀最後身，
具眼宣法義，
為愚癡天人，
帶來大光明。”

賓那波須母夜叉對賓那波須夜叉說：

“我養育之子，
善哉真智者！
子亦尊佛陀，
亦愛惜正法。
賓那波須子，
優陀羅與我，
從今共昇進，
齊得見聖諦。”

八·須達多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尸陀林。

這時候，須達多·給孤獨長者前往王舍城處理一些事務，他聽到佛陀出現於世上的消息，便欲想前往探望世尊，但他心想：“今天不是前往探望世尊的適當時候。讓我明天一早前往探望世尊吧。”

給孤獨長者睡覺時一心想念去見佛陀，在晚上以為是黎明而起了三次床。之後，他前往通往荒塚方向的城門，一些非人打開城門，給孤獨長者便離開都城。

這時候，光亮消失，黑暗出現，給孤獨長者恐懼、緊張、毛骨悚然，欲想轉身回去。

隱身的尸婆迦夜叉說：

“即使有百象，
百馬百寶車，
更有百千女，
佩戴寶飾物，
不及前一步，
十六分之一。

長者請前行，
長者請前行，
前行實優勝，
不要往回走。”

這時候，一些光亮為給孤獨長者出現，黑暗消失，他的恐懼、緊張、毛骨悚然都平息下來。

這時候，光亮第二次消失……都平息下來。

這時候，光亮第三次消失，黑暗出現，給孤獨長者恐懼、緊張、毛骨悚然，欲想轉身回去。

隱身的尸婆迦夜叉第三次說：

“即使有百象，
百馬百寶車，
更有百千女，
佩戴寶飾物，
不及前一步，
十六分之一。

長者請前行，
長者請前行，
前行實優勝，
不要往回走。”

這時候，一些光亮為給孤獨長者出現，黑暗消失，他的恐懼、緊張、毛骨悚然都平息下來。

給孤獨長者前往尸陀林。這時候，世尊在黎明的時候起床，然後在空曠的地方行禪，他在遠處看見給孤獨長者前來，於是離開行禪的地方，坐在為他預備好

的座位上，然後對給孤獨長者說：“須達多，歡迎到來。”

給孤獨長者心想：“世尊叫我的名字。”於是，他頂禮世尊雙足，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世尊睡得好嗎？”

“寂滅婆羅門，
每天能安睡。
離欲不染著，
無依得清涼。

內心無惶恐，
截斷諸牽掛，
平息及寂靜，
此人能安睡。”

九·須迦之一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須迦比丘尼對圍繞著身邊的大眾說法，一位對須迦比丘尼有淨信的夜叉在王舍城街道至街道、廣場至廣場到處說這首偈頌：

“王舍城人現為何，
如飲蜜酒醉坐臥，
還不快往須迦處，
彼說甘露之法句。

智者若飲此甘露，
能得無礙不退轉，
取得精髓具力量，
如跋涉者遇雲雨。”

十·須迦之二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有一位優婆塞布施食物給須迦比丘尼，一位對須迦比丘尼有淨信的夜叉在王舍城街道至街道、廣場至廣場到處說這首偈頌：

“智者優婆塞，
施食予須迦，
能積多福德，
諸縛能解除。”

十一·毗羅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有一位優婆塞布施衣服給毗羅比丘尼，一位對毗羅比丘尼有淨信的夜叉在王舍城街道至街道、廣場至廣場到處說這首偈頌：

“智者優婆塞，
施衣予毗羅，
能積多福德，
諸結能解除。”

十二·阿臘毗

有一次，世尊住在阿臘毗，阿臘毗迦夜叉的住處。
這時候，阿臘毗迦夜叉對世尊說：“沙門，出去。”

“賢友，好的。”於是世尊出去。

“沙門，入去。”

“賢友，好的。”於是世尊入去。

第二次……

第三次，阿臘毗迦夜叉對世尊說：“沙門，出去。”

“賢友，好的。”於是世尊出去。

“沙門，入去。”

“賢友，好的。”於是世尊入去。

第四次，阿臘毗迦夜叉對世尊說：“沙門，出去。”

“賢友，我不出去了，你想怎樣做就怎樣做吧。”

“沙門，那麼我問你，如果你解答不到我的問題，我就會擾亂你的心智，打碎你的心臟，或是捉你雙腳將你摔往對岸！”

“賢友，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之中，我看見有眾生能擾亂我的心智，打碎我的心臟，或是捉我雙腳將我摔往對岸的，然而，隨你的意欲問吧。”

“何者人之優勝財？
何者善修帶來樂？
何者最甘之上味？
何種生活為上活？”

世尊說：

“敬信人之優勝財。
正法善修帶來樂。
真諦最甘之上味。
智慧生活為上活。”

阿臘毗迦夜叉說：

“人以何者渡水流？
人以何者渡大海？
人以何者越眾苦？
人以何者得清淨？”

世尊說：

“人以敬信渡水流。
以不放逸渡大海。
人以精進越眾苦。
人以智慧得清淨。”

阿臘毗迦夜叉說：

“如何能夠得智慧？
如何能夠得財富？
如何能夠獲聲譽？
如何維繫諸朋友？
人從此世到他世，
如何於中無憂愁？”

世尊說：

“善學羅漢之法義，
善學涅槃之法義，
敬信之人得智慧。
留心觀察不放逸，
做事妥善負責任，
及以上進得財富。
真誠能夠獲聲譽。
付出能繫諸朋友。
人從此世到他世，
此人於中無憂愁。

自我調伏與真誠，
慷慨付出與堅定，
在家信眾具四法，
命終之後無憂愁；
人從此世到他世，
此人於中無憂愁。

你可復問其餘人，
凡夫沙門婆羅門，
問其可否找得出，
還有更勝之善法。”

阿臘毗迦夜叉說：

“何須復問其餘人，
凡夫沙門婆羅門；
我於今日已得知，
有關來生之法義。

佛陀到來阿臘毗，
令我得知諸法義；
我於今日已得知，
於此布施得大果。

我將到處而行走，
村至村及城至城，
讚頌禮敬等正覺，
讚頌禮敬正法義！”

夜叉相應完



相應部·十一·帝釋相應

一·善毗羅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從前，阿修羅進攻天神，這時候，帝釋天·因陀羅對善毗羅天子說：‘我兒善毗羅，那些阿修羅進攻天神了，你去迎敵吧。’

“‘天父，是的。’

“比丘們，善毗羅天子回答帝釋天，之後放逸不理。

“帝釋天第二次……之後放逸不理。

“帝釋天第三次對善毗羅天子說：‘我兒善毗羅，那些阿修羅進攻天神了，你去迎敵吧。’

“‘天父，是的。’

“比丘們，善毗羅天子回答帝釋天，之後放逸不理。

“於是，帝釋天對善毗羅天子誦出這首偈頌：

“‘若懶不精進，
能達快樂處，
善毗羅可往，
我亦隨你行！’

“善毗羅天子說：

“‘父可知何處，
即使懶散者，
不作任何事，
眾欲也達成？’

“帝釋天說：

“‘若有一地方，
懶散得妙樂，
善毗羅可往，
我亦隨你行！’

“善毗羅天子說：

“‘父可知何處，
不用作世事，
能得天之樂，
無愁無哀傷？’

“帝釋天說：

“‘若不作世事，
俗事皆不作，
以謀生活命，
唯有涅槃道，
善毗羅可往，
我亦隨你行！’

“比丘們，帝釋天自己有這樣高的福德果報，能管治三十三天，也對努力和精進作出這樣的讚嘆。你們在這善說的法和律之中出家了，你們要照亮自己，為還沒有取得、還沒有達到、還沒有證悟的果證而作出努力和精進。”

二·善尸摩

……(除了“善毗羅”改作“善尸摩”之外，其餘部分跟第一經相同)……

三·戰旗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從前，天神和阿修羅發起一場大戰，那時帝釋天·因陀羅對三十三天的天眾說：‘仁者們，如果天神在大戰時生起恐懼、緊張或毛骨悚然，這時你們可看看我的戰旗，當看見我的戰旗時，恐懼、緊張或毛骨悚然將會斷除。’

“‘如果看不見我的戰旗，可看看波闍波提天王的戰旗，當看見波闍波提天王的戰旗時，恐懼、緊張或毛骨悚然將會斷除。’

“‘如果看不見波闍波提天王的戰旗，可看看水天王的戰旗，當看見水天王的戰旗時，恐懼、緊張或毛骨悚然將會斷除。’

“‘如果看不見水天王的戰旗，可看看伊舍那天王的戰旗，當看見伊舍那天王的戰旗時，恐懼、緊張或毛骨悚然將會斷除。’

“比丘們，連帝釋天自己也沒有清除貪欲、瞋恚、愚癡，自己也會有恐懼、緊張、驚慌、逃竄，又憑什麼說‘看見帝釋天、波闍波提天王、水天王或伊舍那天王的戰旗，恐懼、緊張或毛骨悚然將會斷除’呢！

“比丘們，我說，如果你們在森林、樹下、靜室生起恐懼、緊張或毛骨悚然，這時可憶念我：‘世尊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當你們憶念我時，恐懼、緊張或毛骨悚然將會斷除。

“如果你們不是憶念我，而是憶念法：‘法是由世尊開示出來的，是現生體證的，不會過時的，公開給所有人的，導向覺悟的，智者能在其中親身體驗的。’當你們憶念法時，恐懼、緊張或毛骨悚然將會斷除。

“如果你們不是憶念法，而是憶念僧：‘世尊的弟子僧善巧地進入正道，正直地進入正道，方法正確地進入正道，方向正確地進入正道，是四雙八輩的聖者；世尊的弟子僧值得受人供養，值得受人合掌，是世間無上的福田。’當你們憶念僧時，恐懼、緊張或毛骨悚然將會斷除。

“比丘們，這是什麼原因呢，如來·阿羅漢·等正覺清除了貪欲、瞋恚、愚癡，沒有恐懼、緊張、驚慌、逃竄。”

世尊·善逝·導師說了以上的話後，進一步再說：

“比丘住森林、

樹下或靜室，

憶念等正覺，

不會生恐懼。

若不憶念佛，
世間人中尊；
亦可憶念法，
佛說出離道。

若不憶念法，
佛說出離道；
亦可憶念憎，
無上之福田。

比丘們諦聽，
憶念佛法僧，
無恐懼緊張，
無毛骨悚然。”

四·毗摩質多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從前，天神和阿修羅發起一場大戰，那時毗摩質多阿修羅王對阿修羅大眾說：‘仁者們，天神和阿修羅大戰，如果阿修羅戰勝，天神戰敗，你們便將帝釋天·因陀羅五花大綁，然後將他押來阿修羅城我的跟前。’

“帝釋天·因陀羅也對三十三天的天眾說：‘仁者們，天神和阿修羅大戰，如果天神戰勝，阿修羅戰敗，你們便將毗摩質多阿修羅王五花大綁，然後將他押來正法堂我的跟前。’

“比丘們，在那場戰爭中天神戰勝，阿修羅戰敗，三十三天的天眾將毗摩質多阿修羅王五花大綁，然後將他押到正法堂帝釋天的跟前。在那裏，毗摩質多阿修羅王被綁在正法堂，當帝釋天在正法堂出入時，毗摩質多阿修羅便以無禮與粗惡的說話來責罵、斥罵帝釋天。

“比丘們，這時候，摩提利車伏對帝釋天誦出這首偈頌：

“‘聽毗摩質多，
如此粗惡語，
帝釋可軟弱，
忍他如是說？’

“帝釋天說：

“‘不是因軟弱，
忍毗摩質多；
智者怎可能，
跟愚者舌戰！’

“摩提利車伏說：

“‘對於愚癡者，
應加以重罰；
若不以制止，

愚者忿恨增。’

“帝釋天說：

“‘我則如是想，
以此制愚人：
知人惱怒時，
自己要平息。’

“摩提利車伏說：

“‘強者忍弱者，
我認為不可，
對愚人忍讓，
他視你畏怯，
令他欺凌增；
如人遇惡牛，
人越急逃走，
牛越怒追撞。’

“帝釋天說：

“‘不論諸愚者，
如何視忍讓；
帶來究極利，
莫過於安忍。

弱者常忍讓；
但身為強者，
對弱者忍讓，
是忍讓之極。

以武力欺人，
實則愚者力；
如法守護力，
此力受讚許。

以怒還以怒，
會令人墮落；
以不怒還怒，
贏難勝之仗。

知人惱怒時，
自己要平息，
如此正念行，
自他兩得益；
人或視此為，
愚人怯弱法；
實為療怒法，
自他兩治療。’

“比丘們，帝釋天自己有這樣高的福德果報，能管治三十三天，也對安忍和

柔和作出這樣的讚嘆。你們在這善說的法和律之中出家了，你們要照亮自己，為還沒有取得、還沒有達到、還沒有證悟的果證而作出安忍和柔和。”

五·善說比賽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從前，天神和阿修羅發起一場比賽，那時毗摩質多阿修羅王對帝釋天·因陀羅說：‘因陀羅，我們來一場善說比賽吧。’

“帝釋天說：‘好的，我們就來一場善說比賽吧。’

“於是，他們安排好天神和阿修羅的評判大眾，判定誰是善說、誰是惡說。

“毗摩質多阿修羅王對帝釋天說：‘因陀羅，你先誦偈頌吧。’

“毗摩質多阿修羅王說了這番話後，帝釋天對他說：‘毗摩質多，你是長輩，你先誦偈頌吧。’

“帝釋天說了這番話後，毗摩質多阿修羅王誦出這首偈頌：

“‘對於愚癡者，
應加以重罰；
若不以制止，
愚者忿恨增。’

“毗摩質多阿修羅王誦這首偈頌時，阿修羅都隨喜，天神都保持沉默。於是，毗摩質多阿修羅王對帝釋天說：‘因陀羅，你誦偈頌吧。’

“毗摩質多阿修羅王說了這番話後，帝釋天誦出這首偈頌：

“‘我則如是想，
以此制愚人：
知人惱怒時，
自己要平息。’

“帝釋天誦這首偈頌時，天神都隨喜，阿修羅都保持沉默。於是，帝釋天對毗摩質多阿修羅王說：‘毗摩質多，你誦偈頌吧。’

“毗摩質多阿修羅王說：

“‘強者忍弱者，
我認為不可，
對愚人忍讓，
他視你畏怯，
令他欺凌增；
如人遇惡牛，
人越急逃走，
牛越怒追撞。’

“毗摩質多阿修羅王誦這首偈頌時，阿修羅都隨喜，天神都保持沉默。於是，毗摩質多阿修羅王對帝釋天說：‘因陀羅，你誦偈頌吧。’

“毗摩質多阿修羅王說了這番話後，帝釋天誦出這首偈頌：

“‘不論諸愚者，
如何視忍讓；
帶來究極利，

莫過於安忍。

弱者常忍讓；
但身為強者，
對弱者忍讓，
是忍讓之極。

以武力欺人，
實則愚者力；
如法守護力，
此力受讚許。

以怒還以怒，
會令人墮落；
以不怒還怒，
贏難勝之仗。

知人惱怒時，
自己要平息，
如此正念行，
自他兩得益；
人或視此為，
愚人怯弱法；
實為療怒法，
自他兩治療。’

“帝釋天誦這首偈頌時，天神都隨喜，阿修羅都保持沉默。

“於是，天神和阿修羅的評判大眾說：‘毗摩質多阿修羅王所誦的偈頌帶有杖、刀、爭論、爭執、爭吵，帝釋天所誦的偈頌不帶有杖、刀、爭論、爭執、爭吵。帝釋天·因陀羅勝出善說比賽！’

“比丘們，帝釋天這樣勝出了那場善說比賽。”

六·鳥巢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從前，天神和阿修羅發起一場大戰，在那場戰爭中阿修羅戰勝，天神戰敗，天神向北面敗退，阿修羅追擊他們。

“這時候，帝釋天·因陀羅對摩提利車伏誦出這首偈頌：

“‘摩提利避棉樹園，
棉樹園中多鳥巢，
我寧敗命予修羅，
莫害巢中金絲鳥。’

“摩提利車伏回答帝釋天：‘仁者，是的。’於是，駕著那輛千馬車掉頭而行。這時候，阿修羅心想：‘現在帝釋天的千馬車掉頭前來，要再一次戰爭了。’他

帶著恐懼逃回阿修羅城。

“比丘們，帝釋天因這樣依循善法而得勝。”

七·不傷害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從前，帝釋天·因陀羅在靜處的時候，內心這樣反思：‘即使是敵人，我也不要傷害他。’

“這時候，毗摩質多阿修羅王以他心智知道帝釋天的心念，於是前往帝釋天那裏。帝釋天從遠處看見毗摩質多阿修羅王前來，便對他說：‘毗摩質多，我綁著你了，不要動！’

“毗摩質多阿修羅王說：‘仁者，你是否還保持剛才的想法，不會捨棄？’

“帝釋天說：‘你先發誓不傷害我吧。’

“毗摩質多阿修羅王說：

“‘惡行出妄言，
惡行聖者責，
惡行損友情，
惡行無感恩，
惡行招惡果，
我不傷害你。’”

八·韋羅蹉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世尊在靜處午休。帝釋天·因陀羅和韋羅蹉阿修羅王前往世尊那裏，然後靠著門柱站立。韋羅蹉阿修羅王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人應作精進，
一直往目標，
目標散光芒；
韋羅蹉所說。”

帝釋天說：

“人應作精進，
一直往目標，
目標雖光芒；
不及安忍勝。”

韋羅蹉說：

“眾生為目標，
而作種種事，
內心連繫於，
極妙受用物，
目標散光芒；
韋羅蹉所說。”

帝釋天說：
“眾生為目標，
而作種種事，
內心連繫於，
極妙受用物，
目標雖光芒；
不及安忍勝。”

九·林中仙人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從前，一些具有戒行、具有善法的仙人居住在森林裏的茅屋。那時候，帝釋天·因陀羅和毗摩質多阿修羅王前往那些仙人那裏，毗摩質多阿修羅王穿靴，帶著佩劍，傘蓋向著門頂進入茅廬，然後對那些仙人不敬，從那些仙人身邊走過。帝釋天脫靴，將佩劍交給下人，傘蓋向著門側進入茅廬，然後站在當風處對那些仙人合掌禮敬。

“那些仙人對帝釋天誦出這首偈頌：

“‘長久修習眾仙人，
身出之味隨風傳；
千眼天王莫當風，
仙人體味不清淨。’

“帝釋天說：

“‘長久修習眾仙人，
身出之味隨風傳；
大德之味天所願，
如鮮花環戴頭上。’”

十·海岸仙人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從前，一些具有戒行、具有善法的仙人居住在海岸的茅屋。那時候，天神和阿修羅發起一場大戰，那些仙人心想：‘天神如法，阿修羅不如法。阿修羅會做使我們畏懼的事情，讓我們前往三巴羅阿修羅王那裏，然後請他施與我們無畏吧。’

“於是，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那些仙人在茅屋隱沒，在三巴羅阿修羅王面前出現，他們對三巴羅阿修羅王誦出這首偈頌：

“‘三巴羅王能作出，
畏懼事或安穩事；
我等仙人到此來，
請求作出無畏施。’

“三巴羅阿修羅王說：

“‘你們仙人難安穩，
侍奉帝釋皆敵人，
即使來求無畏施，
只給你們畏懼事！’

“那些仙人說：

“‘我等到來求無畏，
你卻只給畏懼事；
若然遭受你加害，
你亦長受畏懼事！

猶如播下何種子，
便會收成何果實：
作善行時得善果，
作惡行時得惡果。
你若播下惡種子，
將會隨其受果報！’

“比丘們，那些仙人對三巴羅阿修羅王說了惡咒，然後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那些仙人在三巴羅阿修羅王面前隱沒，在茅屋出現。三巴羅阿修羅王受仙人的惡咒影響，在晚上驚醒了三次。”

第一品完

十一·天之一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帝釋天·因陀羅在過去生投生為人的時候，曾經確立七願，完滿七願。他因為行踐七願而投生為帝釋天。是哪七願呢？

“終生都侍奉父母！

“終生都尊敬族中的長者！

“終生都說柔和的說話！

“終生都不兩舌！

“終生都內心清除吝嗇的污垢，不受吝嗇的束縛，慷慨，大方，樂於施捨，不拒人所求，樂於和人分享！

“終生都說真話！

“終生都不忿怒，如果生忿怒，都要盡快將它清除！

“比丘們，帝釋天·因陀羅在過去生投生為人的時候，曾經確立這七願，完滿這七願。他因為行踐這七願而投生為帝釋天。

“人若奉父母，

族中敬長者，

講說和善語，

捨棄於兩舌，

清除吝嗇垢，

真語伏忿怒；

三十三天說，

此為一善人。”

十二·天之二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帝釋天·因陀羅在過去生投生為人的時候，曾是一位稱為摩伽的婆羅門學童，因此他現在稱為摩伽婆。

“比丘們，帝釋天·因陀羅在過去生投生為人的時候，曾在各個都城作布施，因此他現在稱為城布施。

“比丘們，帝釋天·因陀羅在過去生投生為人的時候，時常用心布施，因此他現在稱為帝釋。

“比丘們，帝釋天·因陀羅在過去生投生為人的時候，時常布施住處，因此他現在稱為娑娑婆。

“比丘們，帝釋天·因陀羅一會兒便可想及一千件事情，因此他稱為千帝釋。

“比丘們，帝釋天·因陀羅的妻子是一位稱為善生的阿修羅女，因此他稱為善生主。

“比丘們，帝釋天·因陀羅在三十三天有最高的王權，他管治三十三天，因此他稱為因陀羅。

“比丘們，帝釋天·因陀羅在過去生投生為人的時候，曾經確立七願，完滿七願。他因為行踐七願而投生為帝釋天。是哪七願呢？

“終生都侍奉父母！

“終生都尊敬族中的長者！

“終生都說柔和的說話！

“終生都不兩舌！

“終生都內心清除吝嗇的污垢，不受吝嗇的束縛，慷慨，大方，樂於施捨，不拒人所求，樂於和人分享！

“終生都說真話！

“終生都不忿怒，如果生忿怒，都要盡快將它清除！

“比丘們，帝釋天·因陀羅在過去生投生為人的時候，曾經確立這七願，完滿這七願。他因為行踐這七願而投生為帝釋天。

“人若奉父母，
族中敬長者，
講說和善語，
捨棄於兩舌，
清除吝嗇垢，
真語伏忿怒；
三十三天說，
此為一善人。”

十三·天之三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毗舍離大林的尖頂講堂。

這時候，離車人摩訶梨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世尊是否見過帝釋天·因陀羅呢？”

“摩訶梨，我見過帝釋天·因陀羅。”

“大德，除非是一個跟帝釋天·因陀羅相近的人，否則是很難看見他的。”

“摩訶梨，我也知道他成為帝釋天的原因，我也知道他行踐哪些法而投生為帝釋天。

“摩訶梨，帝釋天·因陀羅在過去生投生為人的時候，曾是一位稱為摩伽的婆羅門學童……(除了“比丘們”改作“摩訶梨”之外，其餘部分連偈頌跟十二經相同)……此為一善人。”

十四·貧窮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從前，有一個貧窮、卑微、潦倒的人住在王舍城，他在如來講授的法和律之中著手修習信、戒、聞、施、慧，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的三十三天之中，他的外貌和名聲都比其他天神優勝。

“三十三天其他的天神在那裏對他議論紛紛：‘真是罕見，真是少有！這位天子前生是一個貧窮、卑微、潦倒的人，他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到這裏來，外貌和名聲都比其他天神優勝。’

“於是，帝釋天·因陀羅對那些天神說：‘仁者們，你們不用對他議論紛紛，這位天子前生是人的時候，在如來講授的法和律之中著手修習信、戒、聞、施、慧，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到這裏來，他的外貌和名聲都比其他天神優勝。’

“帝釋天以這首偈頌教導三十三天的天眾：

“敬信於如來，
堅立不動搖；
善美之戒行，
聖者所稱譽；
敬信於僧伽，
所見俱正直；
此人不貧乏，
生活不空過。

智者明此義，
修習信與戒，
見法心歡喜，
常憶佛教誡。’”

十五·怡人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帝釋天·因陀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你覺得哪裏是怡人的地方呢？”

世尊說：

“不論村或林，
低地或高地，
羅漢住於中，
就是怡人處。

攝心之園林，
蓮池善裝潢，
人稱怡人處，
若無羅漢住，
不及於前者，
十六分之一。”

十六·化食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靈鷲山。

這時候，帝釋天·因陀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作祭祀之人，

或求福眾生，
布施於何者，
能得大果報？”

世尊說：

“此正直僧團，
立於戒定慧，
有得四果位，
亦有四向位。
作祭祀之人，
或求福眾生，
布施於僧團，
能得大果報。”

十七·尊敬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世尊在靜處午休。帝釋天·因陀羅和梵天·娑婆世界主前往世尊那裏，然後靠著門柱站立。帝釋天在世尊跟前誦出這首偈頌：

“戰勝煩惱之大雄，
猶如明月照夜明，
無債心得善解脫，
請於世間作遊行。”

梵天對帝釋天說：“因陀羅，你這樣說對如來不夠尊敬，這樣說才尊敬：

“現請勝利之大雄，
無債導師作遊行，
世尊於世間說法，
將有解法義之人。”

十八·帝釋所敬之一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從前，帝釋天·因陀羅對摩提利車伏說：‘摩提利賢友，準備好千馬車，我要到園地遊覽。’

“摩提利車伏回答帝釋天：‘賢者，是的。’在安排好車輛後，便對帝釋天說：‘仁者，千馬車已經準備好了，如果你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於是，帝釋天從勝利殿下來，向各個方向合掌禮敬。摩提利對帝釋天誦出這首偈頌：

“熟悉吠陀者，
地上剎帝利，
四王天等眾，
皆對你禮敬；
然而有何人，

受帝釋禮敬？’

“帝釋天說：

“‘熟悉吠陀者，
地上刹帝利，
四王天等眾，
皆對我禮敬；
然而摩提利，
具有戒行者，
長期修定者，
正行出家者，
行踐梵行者，
在家修福者，
具戒優婆塞，
如法顧家者，
如此之人等，
皆受我所敬。’”

“摩提利說：

“‘善人在世間，
受帝釋所敬；
婆娑婆所敬，
我亦同尊敬。

摩伽婆天王，
善生主說後，
再向各方禮，
然後登王車。’”

十九·帝釋所敬之二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從前，帝釋天·因陀羅對摩提利車伕說：‘摩提利賢友，準備好千馬車，我要到園地遊覽。’”

“摩提利車伕回答帝釋天：‘賢者，是的。’在安排好車輛後，便對帝釋天說：‘仁者，千馬車已經準備好了，如果你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於是，帝釋天從勝利殿下來，向世尊合掌禮敬。摩提利對帝釋天誦出這首偈頌：

“‘婆娑婆天王，
天人所禮敬；
然而有何人，
受帝釋禮敬？’”

“帝釋天說：

“‘無上等正覺，

天神世間中，
導師具大名，
我對彼禮敬。

諸漏盡羅漢，
不染貪與瞋，
亦不染無明，
我對彼禮敬。

求止息學人，
隨學不放逸，
將除貪與瞋，
將超越無明；
摩提利車伏，
我對彼禮敬。’

“摩提利說：

“‘善人在世間，
受帝釋所敬；
婆娑婆所敬，
我亦同尊敬。

摩伽婆天王，
善生主說後，
再向世尊禮，
然後登王車。’”

二十·帝釋所敬之三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從前，帝釋天·因陀羅對摩提利車伏說：‘摩提利賢友，準備好千馬車，我要到園地遊覽。’

“摩提利車伏回答帝釋天：‘賢者，是的。’在安排好車輛後，便對帝釋天說：‘仁者，千馬車已經準備好了，如果你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於是，帝釋天從勝利殿下來，向比丘僧團合掌禮敬。摩提利對帝釋天誦出這首偈頌：

“‘你禮敬之人，
帶著腐臭身，
如屍般走動，
常受飢渴苦。
為何婆娑婆，
欣羨無家者？
我欲聽你說，
仙人之德行。’

“帝釋天說：

“‘此等無家者，
受我所欣羨，
發願行化取，
求人所供養，
精舍不儲物，
無儲物籃瓶，
離開村落時，
內心無戀棧；
堅定有修養，
靜默行平息。

天與修羅鬥，
人與人相爭，
此等無家者，
身處爭鬥中，
或處執取中，
俱無鬥無取；
是故摩提利，
我對彼禮敬。’

“摩提利說：

“‘善人在世間，
受帝釋所敬；
婆娑婆所敬，
我亦同尊敬。

摩伽婆天王，
善生主說後，
再禮比丘僧，
然後登王車。’”

第二品完

二十一·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帝釋天·因陀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斷何得安睡？
斷何得無憂？
僅除何一法，
瞿曇所稱善？”

世尊說：

“斷忿得安睡。
斷忿得無憂。
婆娑婆應知，
忿如刀頭蜜，
除此聖稱善，
斷此得無憂。”

二十二·醜陋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從前，有一個相貌醜陋、形體憔悴的夜叉坐在帝釋天·因陀羅的座位上。三十三天的天眾在那裏對他議論紛紛：‘真罕見，真少有！這個相貌醜陋、形體憔悴的夜叉竟然坐在帝釋天·因陀羅的座位上！’

“隨著三十三天的天眾在那裏不斷議論紛紛，那個相貌醜陋、形體憔悴的夜叉竟然變得越來越美麗、好看、美妙。於是，那些天眾前往帝釋天那裏，然後對帝釋天說：‘仁者，有一個相貌醜陋、形體憔悴的夜叉坐在你的座位上。我們在那裏對他議論紛紛，隨著我們不斷對他議論紛紛，那個相貌醜陋、形體憔悴的夜叉竟然變得越來越美麗、好看、美妙。’

“帝釋天說：‘仁者們，那個一定是吃忿怒夜叉。’於是，帝釋天前往吃忿怒夜叉那裏，然後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膊，右膝跪地，向吃忿怒夜叉合掌，然後報上自己的姓名三次：‘仁者，我是帝釋天·因陀羅。仁者，我是帝釋天·因陀羅。仁者，我是帝釋天·因陀羅。’

“隨著帝釋天報上自己的姓名，那個夜叉又變回越來越相貌醜陋、形體憔悴，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於是，帝釋天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然後以這首偈頌教導三十三天的天眾：

“我心不易倒，
不易受牽動，
忿怒不長留，
不受忿怒轉。

怒時我不說，
惡語或善義，

觀見己利益，
故此自節制。”

二十三·幻術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從前，毗摩質多阿修羅王生了病，病得很重。於是，帝釋天·因陀羅前往毗摩質多阿修羅王那裏探病，毗摩質多阿修羅王從遠處看見帝釋天前來，便對他說：‘因陀羅天王，請你治好我吧。’

“帝釋天說：‘那你先教我三巴利幻術吧。’

“毗摩質多阿修羅王說：‘仁者，我要問准其他阿修羅，才可對你說三巴利幻術。’

“於是，毗摩質多阿修羅王去問其他阿修羅：‘仁者們，帝釋天叫我教他三巴利幻術。’

“其他阿修羅說：‘仁者，你不要對帝釋天說三巴利幻術。’

“於是，毗摩質多阿修羅王對帝釋天誦出這首偈頌：

“‘帝釋摩伽婆，
天王善生主，
習此幻術者，
如三巴羅王，
生恐怖地獄，
受苦以百計。’”¹

二十四·犯錯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有兩個比丘一起爭吵，一個比丘對另一個比丘做了犯錯的事情，於是，犯錯的比丘在另一個比丘跟前發露懺悔，但那個比丘不接受。

於是，一些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事情告訴世尊。

世尊說：“比丘們，有兩種愚人，一種是犯錯後不見自己犯錯，一種是不如法接受犯錯人的發露懺悔。比丘們，有這兩種愚人。

“比丘們，有兩種智者，一種是犯錯後見自己犯錯，一種是如法接受犯錯人的發露懺悔。比丘們，有這兩種智者。

“比丘們，從前，帝釋天·因陀羅在正法堂以這首偈頌教導三十三天的天眾：
“汝應伏忿怒，

¹ 可作對照的《雜阿含經·一一一八經》（《大正藏》第二冊二九六頁上、中）內容比較詳細，該經前半部跟這篇經文相若，而後半部當毗摩質多阿修羅王問准其他阿修羅時，其中一個阿修羅對毗摩質多阿修羅王說，帝釋天的個性正直，不懂欺詐，只要騙他說，學這種幻術會墮落地獄及長期受苦，帝釋天便會不想學，而且他也不會不醫治毗摩質多阿修羅王的。於是，毗摩質多阿修羅王就這樣欺騙帝釋天，帝釋天聽後果然不想學，也治好了毗摩質多阿修羅王。接著佛陀對比丘說，帝釋天“長夜真實不幻不偽賢善質直”而比丘身為出家人，也應“不幻不偽賢善質直”。

切莫損友情，
勿罵無過者，
不說離間語；
忿怒者自毀，
如山自崩裂。”

二十五·不忿怒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從前，帝釋天·因陀羅在正法堂以這首偈頌教導三十三天的天眾：

“勿被忿怒伏，
莫以怒還怒，
聖者常住於，
不怒不惱害；
忿怒者自毀，
如山自崩裂。”

第三品完

